

彰化媽祖信仰圈內的曲館與武館：

彰化縣部份(三)

林美容

一、埔心鄉

- (一)埔心鄉梧鳳同義堂(存)……………(二四)
- (二)埔心鄉埤脚馨梨園(散)……………(二五)
- (三)埔心鄉埤脚菜寮巷同義堂(存)……………(二六)
- (四)埔心鄉二重溝長春園(散)……………(二七)
- (五)埔心鄉油車共和軒(散)……………(二七)
- (六)埔心鄉芎蕉脚勤習堂(散)……………(二九)
- (七)埔心鄉羅厝永梨園(散)……………(二九)
- (八)埔心鄉羅厝勤習堂(存)……………(二九)
- (九)埔心鄉舊館員樂軒(散)……………(三一)
- (十)埔心鄉新館曲館(散)……………(三一)
- (十一)埔心鄉新館朝南宮金獅陣(存)……………(三一)
- (十二)埔心鄉義民村集成軒(散)……………(三二)
- (十三)埔心鄉義民村勤習堂(散)……………(三四)
- (十四)埔心鄉東門村勝樂珠、東義珠(散)……………(三五)
- (十五)埔心鄉東門村勤習堂(存)……………(三六)
- (十六)埔心鄉大華村雅南珠(南管，散)……………(三七)
- (十七)埔心鄉仁里村勤習堂(存)……………(三九)
- (十八)埔心鄉瓦窑厝勤習堂(存)……………(三〇)

二、永靖鄉

- (一)永靖鄉竹仔脚竹雅軒(存)……………(三二)
- (二)永靖鄉竹仔脚春盛堂、同義堂(存)……………(三六)
- (三)永靖鄉南墘同義堂(散)……………(三七)
- (四)永靖鄉四塊厝賜樂軒(散)……………(三八)
- (五)永靖鄉四塊厝玉同軒(散)……………(三九)
- (六)永靖鄉四塊厝勤習堂(散)……………(三九)
- (七)永靖鄉同安村同義堂(散)……………(四〇)
- (八)永靖鄉同仁村勤習堂(存)……………(四〇)
- (九)永靖鄉福興庄同樂成(南管，存)……………(四一)
- (十)永靖鄉福興庄福樂軒(散)……………(四一)
- (十一)永靖鄉福興庄勤習堂(散)……………(四二)
- (十二)永靖鄉獨鰲勤習堂(散)……………(四四)
- (十三)永靖鄉崙仔尾以成軒(散)……………(四四)
- (十四)永靖鄉崙仔尾勤習堂(散)……………(四五)
- (十五)永靖鄉永靖街新樂軒(散)……………(四六)
- (十六)永靖鄉永靖後街同義堂(散)……………(四七)
- (十七)永靖鄉南港西和樂軒(散)……………(四九)
- (十八)永靖鄉南港正(玉)樂軒(散)……………(五〇)
- (十九)永靖鄉南港同義堂(存)……………(五〇)
- (二十)永靖鄉新庄仔同義堂、順武堂(散)……………(五一)

三、田尾鄉

- | | |
|--------------------------------|------|
| (一) 田尾鄉海豐崙福興軒 (散) | (五九) |
| (二) 田尾鄉海豐崙同義堂 (存) | (六〇) |
| (三) 田尾鄉饒平厝振樂園 (散) | (六一) |
| (四) 田尾鄉饒平厝順武堂 (存) | (六二) |
| (五) 田尾鄉曾厝崙 (南曾村) 新樂興 (散) | (六三) |
| (六) 田尾鄉曾厝崙振興館 (存) | (六三) |
| (七) 田尾鄉柳樹浦涼樂軒 (散) | (六四) |
| (八) 田尾鄉柳樹浦龍英堂 (散) | (六五) |
| (九) 田尾鄉鎮平厝仔曲館 (散) | (六五) |
| (十) 田尾鄉鎮平厝仔振興館 (散) | (六六) |
| (十一) 田尾鄉鎮平同樂 (玉磬) 軒 (散) | (六六) |
| (十二) 田尾鄉鎮平同義堂 (散) | (六七) |
| (十三) 田尾鄉新厝仔曲館 (南管, 散) | (六九) |
| (十四) 田尾鄉睦宜和義堂 (存) | (六九) |
| (十五) 田尾鄉紅毛社集和軒 (散) | (七〇) |
| (十六) 田尾鄉紅毛社振興館 (散) | (七一) |
- 附錄：非彰化媽祖信仰圈內的曲館、武館
- | | |
|-------------------------|------|
| (一) 秀水鄉陝西庄西樂社 (存) | (七三) |
| (二) 秀水鄉陝西庄勤習堂 (存) | (七四) |

- | | |
|-----------------------------|------|
| (三) 花壇鄉番仔墩祥樂軒 (散) | (七四) |
| (四) 溪湖鎮竹園仔三鳳珠 (南管, 散) | (七五) |
| (五) 溪湖鎮竹園仔振興館 (散) | (七七) |
| (六) 彰化市後港仔木金國術館 (存) | (七七) |

一、埔心鄉

(一) 埔心鄉梧鳳同義堂

梧鳳即梧鳳村，共有十二鄰，約二百多戶，近一千人，主要姓氏為黃姓，庄廟是顯聖宮，主祀關聖帝君。

梧鳳同義堂是在近二、三年才由溪湖鎮中竹里搬來的陳湖所設立，陳湖是受訪者陳忠行的大哥，十多年前遷到梧鳳，原來住中竹里時，在當地武館學武，中竹里是由阿丁（無師所致，館號是同義堂，因為中竹里就在梧鳳村的隔壁，以前梧鳳村廟裏需要熱鬧都是中竹里獅陣來支援。二、三年前陳湖想籌設一個獅陣，方便梧鳳庄裏需要，而且也可教些小孩子學舞獅，遂組織一館，只有在庄裏迎媽祖時才出陣，梧鳳的媽祖是彰化南瑤宮五媽，平時祀奉在南瑤宮裏，每年迎媽祖時才請出來。目前梧鳳同義堂因為小孩子不肯學，人手不足，已經無法單獨出陣，必須和阿丁（無師教過的其他地方，如本鄉埤脚港後、埤脚菜寮，大村鄉田洋仔、加錫，溪湖中竹里合出一陣，互調人手，其他地方要出陣也相同。

八十四年元月二十七日電話訪問陳忠行先生（四十七歲，成員），羅世明採訪記錄。（編按：八十四年之後係補錄，下同。）

(二) 埔心鄉埤脚馨梨園

〈訪問黃魏部分〉

埤脚馨梨園成立於日據時期，因農業社會，庄內無娛樂性的休閒活動，也不像現代社會有電視、電影、卡拉OK等娛樂，所以村民發動學曲藝，作為平常的娛樂，而庄內神明熱鬧，也可以用本庄的子弟館來出陣。當初是請彰化花壇口庄的劉東獻先生（人稱臭獻先）來教，約有三、四十個成員在學習，臭獻先教到光復前，以後就沒再請師父了。

戰爭時曲館暫停活動，至光復後再重整馨梨園，並聘本庄人陳牛（阿牛仔先）教曲藝。然而工業社會，大家忙著做生意、上班賺錢，曲館也無法繼續維持，所以馨梨園已荒廢十幾年了。

當年馨梨園的成員也各自發展，受訪者黃魏平日在五通宮任職，遇有神明熱鬧，則以埤脚村五通宮的名義出大鼓陣，由黃馨慶負責召集人手，採訪當日找到黃馨慶的家，他已外出到員林出陣了。

由於採訪日正值菜寮五龍宮至埤脚五通宮「請爐」，黃魏帶五通宮的鼓陣出陣，所以無法接受詳細的訪問。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訪問黃魏先生（五通宮廟祝、曲脚），李秀娥採訪記錄。

〈訪問黃石部分〉

據受訪者黃石說，埔心埤脚馨梨園自清朝末期就有了，即日據初期開始，距今已有上百年的歷史。最初是由彰化口庄的臭獻先（劉東獻）來本庄教曲藝，臭獻先是個瞎子，音感很好，後來也搬至埔心埤脚定居，他除了教過本館外，也

教過「隔壁庄」大村鄉新興村的和梨園，及溪湖、三汫頭等地。

臭獻先之後，繼續由他的徒弟陳牛（阿牛仔先）教導，陳牛是本館出身的曲館先生。他自日據時期到光復後，持續在本館教了三十年之久。直到十幾年前，阿牛仔先搬到臺北定居，本館才散掉。阿牛仔先除了教本館外，也教新興村和梨園（小三角潭）、員林東山、及臺北的曲館。

自日據時期，本庄曲館即在三界公廳練習，學的人共同出資請師父來教，經過勤學苦練為日後打下基礎。公廳奉祀西秦王爺，然而以前的三界公廳如今已重建，另蓋新房子了。北管使用的樂器有鈸、鑼、古吹、殼仔絃、北三絃（小的）、大管絃等，另有在歌仔班用的日本三味絃（較大）。

黃石現年七十三歲（圖一），約十七歲時開始學藝，當初約有二、三十個人在學，因他小時候，沒工作可做，所以當村人找他學曲藝時，便爽快的答應了。黃馨慶和黃魏都學得比他晚，年紀也比他晚一輩。黃石本身非常積極的學習，除了技藝可配合北管陣和鑼鼓陣出陣外，也曾任歌仔戲班的後場伴奏和為廟裡鸞生的誦經團演奏。

日據時期，黃石就已參加「戲園」（戲院）的演出，還曾和員林新和興歌劇團合作十幾年，常常半夜二、三點才回到家，出外當後場演奏很累，趕來趕去，常常頭痛。他現在年紀漸老，且現代流行康樂隊、脫衣舞，歌仔戲沒什麼人要請，乾脆退休回家休息。

此外，黃石沒正式拜師，而是自己摸出製作北管樂器的竅門，他認為人是活到老學到老，他憑著音感與自修的方式，而且懂得隨機應變，因此製作傳統樂器就非難事了。目前

他家裡買了電子琴，平常自修自彈。他曾在民國七十四年度，參加彰化縣老人人才藝比賽，榮獲溪湖區初賽歌唱第二組第一名，獎狀是縣長黃石城頒贈，事實上這次比賽是以樂器二胡參賽得名的。

以前埤脚馨梨園在神明生日、迎媽祖、民間叩謝平安時，往往會出陣熱鬧，約十幾年前迎媽祖改在正月十五日合併一次迎神，仍會排場對曲。若有娶新娘的來邀請也會參加，而喪事一日出陣約有一千兩百元可拿。原本黃石的職業是理髮師，大庄同義堂的蘇柏淇是他的徒弟，蘇柏淇仍繼續開業，而黃石則已不繼續營業。

·八十一年一月三十日訪問黃石先生（七十三歲，成員），李秀娥採訪記錄。

（三）埔心鄉埤脚菜寮巷同義堂

埤脚村的武館，只有菜寮巷一帶才有，同義堂約成立於日據初期，據他們推斷至少有七十年歷史。當初的師父是由溪湖鎮中竹里（竹圍）請來的黃上（上師），而上師是唐山師傅教的。上師曾教過很多地方，但記不清楚教過那裡。永靖的楊六經是上師的師兄弟。上師之後，換陳萬已來教，他也是溪湖中竹里的人。之後就沒再由外庄請師父來教，而是由老一輩學成後教年輕一輩的。

黃炎步是上師的「頭叫師仔」，約十多歲開始學，直到六年前去世，享年八十二歲，日據時代起他便指導本庄同義堂。其師弟黃魚（受訪者），大正三年（一九一四）生，也是十幾歲開始學武術，擅長舞獅。由於黃炎步家中經濟好，所以可請師父回家教導，並從中學得更多武學，這也是他能

指導村人武術的一大原因，其子黃維涯也學武。黃炎步教後，由其徒黃木柱接著教，練習地點是在村廟五龍宮前。菜寮五龍宮主祀五顯大帝，是由埔心埤脚的五通宮分身出來的，五龍宮於民國七十八年動工建廟，正於訪問當日舉行「接火」（請爐）大典，訂於明日舉行「入火安座」大典。

當初菜寮巷會組織同義堂，是為了迎神、舞獅熱鬧，自己村內有獅陣較熱鬧。菜寮五龍宮是直到民國八十年才落成，至於主神五顯大帝以前是每年由爐主奉祀，因爐主的更替，並無固定處所。傳說早年有位大陸人來此地賺錢，隨身帶著五顯大帝中四王的香火，後四王顯靈指示廟地應建廟於埤脚，故建了埤脚五通宮，而當初來此做生意的商人，最後定居於大村鄉加錫村。五顯大帝每年九月二十八日熱鬧。

埔心鄉埤脚村屬於彰化南瑤宮老四媽會內的「埤脚角」，日據時期本有「吃會」（聚餐），但某次輪到埤脚角要辦食會，因局勢不好，物資欠缺，有錢也買不到豬肉來辦桌，自此便停止舉辦了，但仍有參加老四媽會。另外埤脚村也有參加老五媽會，老五媽會的吃會則至今仍繼續舉辦。

本庄一遇熱鬧，獅陣都會出來助陣，最初迎媽祖是在六月十九日觀音媽生日時，順便迎媽祖，當初觀音媽也是跟隨爐主變更奉祀地點。後因六月是大家農忙的時節，會影響農事，所以十年前乾脆將迎媽祖的活動改在正月十五日，同時拜天公及去南瑤宮請媽祖。

埤脚村菜寮巷同義堂在日據時期頗負盛名，以前曾在大肚拚館，那是老四媽會過爐時，十二個角頭的獅陣、北管陣皆會傾全力來拚館，在太平時代，日本政府還曾賞賜金牌給本庄武館。直到日據末戰爭時期，日本政府禁止武館活動，因

怕臺灣人練武會與日本敵對，所以武館傢俬都收起來，後來也都廢掉了。

到了光復後，武館又重整起來，男女皆學武術，但卻以舞獅和打拳套為主。因以前彰化縣縣長黃石城是溪湖中竹里人，阿上師的親戚，與蔡寮黃姓也有堂兄弟關係，所以曾在任內頒獎狀給蔡寮同義堂，作為賞識與鼓勵。

目前武館有二十個成員，凡是遇熱鬧，就會出來練習參加出陣。採訪當日五龍宮前往五通宮「請爐」的儀式，就是由蔡寮同義堂出獅陣的。因獅頭可以避邪，所以神要出門時，要舞獅燃炮來參神、送神，隨香隊前往刈香的主廟時，也要舞獅參拜，直到迎神返回本廟時，也要舞獅參神。

同義堂練武時重視腳馬（兩腳），有「雙頭架」、「四門」（防衛四角頭的招式）、「大龍形」、「小龍形」、「馬連腿」等基本架式。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訪問黃魚先生（七十八歲，成員），李秀娥採訪記錄。

(四)埔心鄉二重溝長春園

二重溝長春園約成立於日據大正時期，約於六十多年前，由村人召集，大家不但有興趣學，而且也希望子弟學，因為大家認為學曲藝才不會學壞，也能學得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人生道理。

最初是請大村埤脚，靠近埔心溝底的阿牛仔先（陳牛，已歿），來教兩館，當時約有十二至十五個人左右跟他學，成員中包括黃金寶、黃村興、黃耀坤等人。後來因老一輩的（現年多已八、九十歲）很多人死了，團員有的開店、有的

受雇於人，忙著生活，所以長春園無法持續下來，便於三十多年前解散了。

以前臺中軒園不和，曾拚館十多日，在員林公園也拚過。本庄迎媽祖熱鬧是在清明節後，不限定日期，有時二月、有時三月，長春園以前皆會參加。二重溝屬於埤脚五通宮的祭祀範圍，主神五顯大帝，是九月二十八日熱鬧。長春園除了參加本庄熱鬧外，外庄也會聘請，一年一、兩次，只有一點點收入而已。

二重溝北管陣長春園解散三十多年後，約於五、六年前，成立老人會大鼓陣，是由長春園成員黃金寶指導，但他已於民國七十七年去世，他並沒到外庄教過，因本庄長春園的成員只學基礎而已，無法到外庄當師父。要做師父沒那麼容易，得「八九隻交椅坐到透」才有資格，指鼓、絃、吹（噴呐）、鑼、鼓、鑼鈸等八項樂器皆熟透，亦能任總綱的才行。

受訪者黃還今年已七十三歲，約於五年前才開始學樂器，成員共六個人，目前老人會裡面一般樂器皆有，如小鼓、大鼓、鑼、鈸、絃、吹、響盞等。老人會內並沒拜祖師爺，出陣的場合通常是迎神明熱鬧，或是刈香、婚喪等，只要有人請，大家湊得起來就去。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訪問黃還先生（七十三歲，成員），李秀娥採訪記錄。

(五)埔心鄉油車共和軒

油車共和軒成立於日據時期，距今約六十年前，因當時鄉下地區興起學獅陣和曲藝的風潮，而本庄主要是組織曲館

，廟裡熱鬧時才不用請外人。當初的負責人是蔡昭年，他約二十歲開始學曲藝，已去世十九年，若現在還活著則有八十四歲了，他是受訪者之一蔡面章的父親。蔡面章是在二二八事變過後才開始學，當年約十七歲，如今已六十歲了。與蔡昭年同輩的黃金魚則於十八歲開始學，今年已七十五歲，他是蔡面章的舅舅。黃金魚自年輕時代就一直是共和軒的「總綱」，並與員林雷震天合作近三十年歷史。

共和軒的曲館師父是永靖街的張文田，他同時也做過布袋戲（小籠）的後場及大戲（大人扮演的戲）的後場，日據時期教過三年，光復後也來教了三年之久。最早是在民宅裡學，到了光復前後則改在公地（學校）學曲。早期約有二十個成員，與黃金魚同輩的還有吳圳卿（偏名菜脯），人還健在。日據時期人手較齊，現在只剩下四、五人健在而已，沒辦法完全出場，若有必要出陣熱鬧，則必須借調人手，所以目前連村裡熱鬧，都請外庄陣頭助陣。

本庄迎媽祖熱鬧時，約在三、四月間，沒有確定日期，會去請彰化南瑤宮媽祖、或是員林福寧宮媽祖，後來也會請埔心五湖宮的媽祖來遶境一日，主要是以北管陣來迎接，沒請武館的獅陣出陣。油車村內以前並沒有公廟，直到三十年前，才發動村人組織靈聖宮，主神是神農大帝，日據時便奉祀在民宅內，靈聖宮成立時才奉迎過來，每年四月二十五日作戲。廟內熱鬧時，北管陣不是每年都出來，只有在請不到戲班時，怕場面太冷清，才會由共和軒出來排場。

共和軒的祖師爺是西秦王爺，若有開館教曲就會奉祀西秦王爺的神位和香爐，要來學曲的人，會上香拜拜，凡是學戲曲的，皆要有寄託，求平安。如學「軒」的系統，及亂彈

戲的，皆奉祀西秦王爺；學「園」的系統及歌仔戲的，皆奉祀田都元帥。祖師爺有避邪的功力，能保佑團員平安無事。一般請戲班來演戲，常常早上十點多戲班就來了，頭人（主辦人）多安排戲班在「閒間」（無人住的房子）休息，而村落中會成為「閒間」的，往往是沒人敢住的凶宅，所以得賴祖師爺庇佑。

以前共和軒出陣，凡是神明生日排場、娶妻、熱鬧等皆參與，只要出去活動，就會打出知名度，以後知道的人自然會來請，所以以前也會被外庄邀請出陣。至於新廟開廟門是請紅頭道士，而不用北管陣，而本庄靈聖宮本身有乩童，就可以開廟門，不用請道士。

北管陣內，負責打嗒鼓的是頭手（頂手），也是總綱，負責大管絃、三絃的屬二手，負責殼仔絃和噴吶的又分頂手和二手，其餘是鑼鼓、鑼鈸。共和軒以前並沒設公金，買傢俬、請師父的錢由成員平均分攤。

靈聖宮訂於今年農曆十一月七日舉行建醮大典，距上次建醮已有十九年之久。花費預計上千萬元，經費除了本庄人捐獻外，也靠外庄人之支助。

油車村內並沒有正式的武館，記得在清代有一些人會練武術，但沒立館名，只是親叔姪之間相傳而已，較有名的拳師是吳乞師和吳萬億師兩位，他們沒到外庄教，到日據時代就散了，且當時也從沒出陣。另據義民村勤習堂的徐清溪說，油車村的武術非正式的武學，是屬「做戲仔拳」而已，沒公開立館。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訪問黃金魚先生（七十五歲，成員），蔡面章先生（六十歲，成員），李秀娥採訪記錄。

(六)埔心鄉芎蕉脚勤習堂

芎蕉脚即芎蕉村，武館是勤習堂，請過一位溪湖的師傅來教，和鄰庄羅厝是同樣源頭。芎蕉脚武館已解散很久，庄裏的武館師傅也都去世了。

八十四年元月二十七日訪問村裏老人會內十餘名村眾，羅世明採訪記錄。

(七)埔心鄉羅厝永梨園

羅厝永梨園約成立於七、八十年前的日據時代，自受訪者邱白之父邱長那個時代開始。邱長約於二十多歲參加曲館，當時已結婚，但邱白尚未出世，邱白現年五十九歲，若邱長至今仍活著，已近百歲。最初聘埔心鄉埤脚（霞）馨梨園的陳牛（阿牛仔先）來指導，陳牛是邱長之妻的義弟，少邱長二、三歲。早期約有二十個人參加，後來只剩十多人，當初學的人至今都已九十歲以上了，「先生禮」是由大家共同出資。

阿牛仔先教後，並沒有另聘其他師父來教，到了光復後則由老一輩教下一輩，逐漸傳承下來，雖然也曾教了一批一、二十歲的年輕人，但後來紛紛出外工作，永梨園沒辦法只好解散了，至今已散了二、三十年。

永梨園的成員有：邱長、邱莊慶、邱義得、邱新助、邱天有、邱夢、邱錢鼠、邱和解、李繼承、邱慶章、邱考、邱明串、邱瑞東、邱舜藹等人，這些人比較有出場表演經驗，本庄人雖然學曲藝的歷史很長，但習成後卻沒有到外庄傳授的例子出現。其中邱瑞東便是光復後所傳的年輕一代，現年

三十七歲，除學曲藝外，也習武術，是羅厝村勤習堂的成員，羅厝村內武館、曲館主要是邱姓族人在支持。

以前的永梨園並不常到外地去表演，往往只在附近村庄表演而已，獅陣才有北上、南下表演。本庄神明熱鬧主要是三堯宮的媽祖生日，至於媽祖是來自彰化南瑤宮的大媽、二媽、三媽，此外羅厝村也有參加聖四媽，主要是到埔心義民村的五湖宮刈香，刈香的時間大約是在每年三月二十日左右。而永梨園以前只要是三堯宮熱鬧時，或是要到彰化南瑤宮刈香時，北管陣皆會出陣，迎媽祖巡庄。永梨園解散後，大部份的樂器乃存放在三堯宮的後面，由於本庄獅陣仍很活躍，舞獅需要鑼（圖二）、鼓、銅鈸等，便借用永梨園的樂器來操練。

八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訪問邱白先生（五十九歲，村民），李秀娥採訪記錄。

(八)埔心鄉羅厝勤習堂

羅厝勤習堂是在民國三十四年臺灣光復時成立的。成立勤習堂的原因是村中人口太少，只有五鄰，共一百多戶，其中邱姓是大姓，人口少又沒習武的話，居民太軟弱會被外庄的人欺侮，所以村長（現已歿）便鼓勵招募村人練武防身，以團結村人。

村長發動村人動手做排水溝，再向水利會申請工資，而所得的工資則用來聘請武師到本庄指導。最早聘來的師父是西螺人，姓名忘了，只知他是先到溪湖湖西里傳勤習堂，之後再來羅厝村傳勤習堂，而勤習堂的淵源是來自福建九龍山的少林寺。

師父教幾年後，便囑其「頭叫師仔」楊金發（現已歿）來羅厝村繼續教，楊金發也是溪湖湖西里勤習堂的一員，他來教一年多後，便由羅厝村人一代傳一代，迄今已傳至第四代。受訪者邱白（圖三）共五個兄弟，其中四個兄弟皆熱心參與練武，屬第一代的傳人，老大邱前，現在年紀大了，較沒處理武館的事，老二邱返、老三邱湖、老四邱白，邱白現年五十九歲，約十二歲時開始練武，當初約有二十多個師兄弟。邱白和三兄邱湖繼續傳給四十多歲邱三平等十多個村人，屬第二代傳人，接下來邱瑞東（三十七歲），屬三十幾歲的第三代，也有十多人參加，他又傳給第四代的國中生，現共有二十多人在學習。

羅厝村的勤習堂可以說傳承得很好，目前是由邱湖、邱白、邱瑞東三人負責指導，然而時代不同，教武術的作風也得改變，從前是徒弟對師父百般侍候，輪流奉茶水點心，現在作師父的卻得和顏悅色的教導，以多方鼓勵的方式，替代苛責，而且師父還要煮點心給徒弟們吃，讓他們參加武術團體，能覺得快樂些。

這批國中生是在民國八十年二、三月時開始訓練的，之前邱白曾向國小學校的老師商量，是否可保留一堂體育課來教舞獅，日後也可參加比賽，老師不敢答應。他想既然此路行不通，乾脆自己找人來學算了，鼓勵村中國中生來參加看看，學得有興趣時，便會介紹其他同學一起來學，大家一起練筋骨。出陣表演的紅包也照樣分給他們作為鼓勵，那些孩子們看到出陣時所拍的照片，都很高興，大家學習的興趣很高昂。

勤習堂的師父義務指導，通常都會留一、兩萬元作為公

金，以備不時之需，但本館從未動用公金，因時常有出陣的紅包作為補貼，所以經費不缺。羅厝村勤習堂出陣的範圍包括四湖、三條崙昭安村、松柏坑、鹿耳門、臺北景美、三重市、板橋等地，只要有人請出陣，安排上沒問題皆會答應。本館傢俬有大刀、鐵尺、雙刀、鉤鏢、叉耙、雙掛架、鐵叉、踢刀、斬馬、藤牌等，全套皆有，獅頭是紙糊而非塑製，並經過開光點眼，與一般的開嘴獅純表演性質的不同。獅頭有獅神，女人月經來時，因為不潔淨，不可摸獅頭。

傢俬全部出籠得二十八個人分別拿著，若是「牽陣」（或稱走圈）需二十四個人，排演起來非常好看，論彰化縣內，屬本館規模最齊全，可全套排場，一般獅陣都較簡省，因為人手不夠，湊不齊全。

本庄神明熱鬧主要是三堯宮（媽祖宮），已有一百七十年的歷史，奉祀彰化南瑤宮的大媽、二媽、三媽，三月二十三日媽祖生日，會提前在三月二十日左右出去刈香，另外本庄也歸屬埔心義民村五湖宮的聖四媽，所以獅陣皆會出陣迎媽祖巡庄和去刈香，三堯宮在民國八十年三月時還去湄洲刈香，邱白現任三堯宮的委員。臺北景美順天宮安排正月十八日要來三堯宮進香，勤習堂要出陣迎接，而在正月初三日，溪湖有一寺廟也請羅厝村勤習堂的金獅陣出陣熱鬧，活動可說相當頻繁。

臺北縣的板橋市和三重市，都有人想請邱白去教國術，但他認為現代年輕人性情較暴躁，很難管教，怕麻煩而推辭，自己的兩個孩子也沒興趣學，而年輕人要上班根本沒辦法來參加，只有年紀大一點的，白天忙完農事，晚上才有時間參加。

· 八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訪問邱白先生（五十九歲，師父）
，李秀娥採訪記錄。

(九)埔心鄉舊館員樂軒

舊館員樂軒的歷史可上溯至日據時代，最初是由本庄人李厝的李大²⁵（不知何字）在山頂教曲藝，本庄人賴天祥受其指導學成之後，便於光復初期重新鼓勵招募庄人學曲藝。這時約有十多人參加，而受訪者蔡垂發（圖四）是在二十九歲去當兵，服完二年兵役返回家鄉時，正逢重新招募而加入的，他今年已六十一歲。記得以前去當兵時，北管和獅陣都有出來送行。

員樂軒的成員，屬老一輩（七十多歲）的有楊風池和楊加，兩人皆有總綱的資格。至於和蔡垂發同輩的則有蔡困、蔡風國、吳指、劉埔德、吳文禮等人，其中蔡垂發、吳文禮兩人也有總綱的資格，蔡垂發主持員樂軒的館務已有十多年左右，本留有許多曲簿，但因北管日漸沒落，沒什麼人要學，在疏忽中，許多曲簿讓孩子撕破，十分可惜。

當初他們只學了六個月就上場演奏，曾到彰化、員林街對曲，到北港刈香時也可鎮場，若只學基礎沒繼續學的話，容易荒廢，以前農業社會，大家晚上較有時間學曲藝，現在年輕人事業忙碌，沒時間投入，只有老一輩的人，白天忙於農作，夜裡尚有時間學習，所以成員一直沒辦法擴增。原本在蔡垂發隔壁的霖興宮（主神三山國王）希望他能繼續招生練習，以便神明熱鬧時之用。蔡垂發表示若他們能招到十多個學生來學就願意教，可惜一般若能找到十六個人，學成只剩八個，後來因人手湊不齊而作罷。員樂軒是在民國七十八

年底逐漸解散。目前請曲館先生來教的行情，一個月只教十天，卻要好幾萬元，最好是村裡有自己的曲館先生較好，大家負擔才不會那麼重。

以前北管很盛，凡是本庄神明生日、迎熱鬧、刈香、婚事、喪事，有人請員樂軒，曲館子弟就會出陣熱鬧。神明生日熱鬧，在本庄就有二月二十五日三山國王生日、三月二十三日媽祖生日、四月二十六日聖四媽聖壽、六月十九日觀音媽生日等。以前三月二十三日迎媽祖時，每個人都會穿紅背心，並參加吃會，非常熱鬧，後來因人手太少，以及為節省經費，所以在四、五年前修改成於二月二十五日王爺生時，一併迎媽祖。本庄三山國王廟霖興宮，主神是由荷婆崙請來的大王爺，屬「正七十二庄」內的，王爺很靈，去年曾到大陸刈香。傳說清朝時期，有一個皇帝問楊本縣楊廷魁是否要到臺灣²⁶，意思是看一下地理，而他卻誤為要將臺灣「敗」掉，所以楊本縣到臺灣後，便陸續破壞各地方及廟宇的風水，後來發覺誤解皇帝本意之後，只好自殺謝罪，所幸荷婆崙王爺宮很「興」（神明很有靈驗），風水並沒被破壞。

以前天門宮枋橋頭媽祖很興旺，後因廟後修建時，被挖了兩個洞，正對著土地公廟，好像土地公的雙眼，傳說土地公因增了雙眼看上媽祖，欲娶媽祖為妻，原本土地公並沒土地婆相陪伴的，也因此而娶了土地婆。

軒與園原本是如兄弟般的系統，所用傢俬一樣，只是譜不同而已。而軒是正板外江，屬北的，園則近南的，非正本，屬段仔底，二者使用鼓界不同。以前軒園對臺拚館，拚贏的獲賞金杯。北管原本很興盛，約十年前左右誦經團興起，

便取代了北管的地位。

大鼓陣是自北管陣脫衍出來的，如沒有北管陣的基礎便沒有辦法組大鼓陣，大鼓陣與北管的區別是，唱詞不同，且大鼓陣較簡省，一般只要五個人就可出陣，而北管則至少需要八個人。

只要同是屬軒的系統，換到別的曲館也有辦法參加演奏，但基本上還是平常認真學習的老一輩才有辦法做到這點。目前一般北管陣扮仙時，多只扮「小三仙」，需半個小時就可完成，而正北管底的曲館則可扮「舊三仙」、「新三仙」，各約需一個小時，新三仙曲調較好聽。至於「醉仙」則更難扮，得十多人才可表演，其中鼓界、詩詞也很多，且需費時三個小時，若無真本事是不敢扮醉仙的。

·八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訪問蔡垂發先生（六十一歲，管理人），李秀娥採訪記錄。

(十) 埔心鄉新館曲館

新館日據時代有北管曲館，是屬於軒的系統，但光復之後北管陣頭就散失了。

·八十四年元月二十七日訪問林老澎先生（七十一歲，村民），羅世明採訪記錄。

(十一) 埔心鄉新館朝南宮金獅陣勤習堂

新館即新館村，共有十一鄰，二百多戶，約一千多人，庄內姓氏很複雜，庄廟是朝南宮，主祀媽祖，是彰化南瑤宮分香而來的，已有二十多年歷史，本庄參加彰化南瑤宮的聖四媽會。

新館在日據時代有請本鄉瓦窯厝的勤習堂師傅來教，但光復後就解散了，當時有學拳套及獅套，十多年前，庄裏因朝南宮改建落成後，一些場合需要獅陣都得向外調，花費不少，於是又重新請瓦窯厝的張姓師傅（已去世）來教一館，只教獅套，共有成員十餘人，命名為「朝南宮金獅陣」，屬於廟裏的組織，由受訪者林老澎負責。至於以前勤習堂的那些成員，都已經去世了。

·八十四年元月二十七日訪問林老澎先生（七十一歲，負責人），羅世明採訪記錄。

(十二) 埔心鄉義民村集成軒

義民村集成軒約成立於日據昭和十年（一九三五），爲了庄內廟會熱鬧、娶妻、喪事有陣頭可用，而組成北管子弟館，最初是請彰化白沙坑的庚先來教曲，後因戰爭事起而中斷，待光復後約民國四十年才重整庄內曲館，重新聘師來教。首先村長找大村鄉過溝人賴江火來教，開館那晚在義民村公廟排場起鼓。本庄人謝富有（受訪者）原先就學過曲藝，且在布袋戲班待過，並自組「埔心慶樂團掌中班」（圖五），所以有曲館師父的資格，但村長不欣賞他，因此向外村聘請師父來教。開館時謝富有也去觀看，賴江火見到謝富有，即知其實集成軒可以不用他來教，便婉求謝富有有空就到公廟學習地點共同指導，而賴江火每隔兩天才來教兩晚，也要求謝富有既然有空就一起教，如此持續十幾個晚上後，賴江火便推說太遠沒空，乃由謝富有來指導義民村的集成軒，如此經過兩個月之後，謝富有發現賴江火竟然不再來了，便去找他詢問，賴江火才告知已向村長表明義民村聘謝富有來教

就夠了。如此一來，謝富有先生才於民國四十一年正式於義民村集成軒開館。

當時集成軒的成員如下：謝玉典、謝文堂、徐清懷、黃界良、徐欽章、徐海森、許輝、張杭、徐振宗、江金連、謝墩仁、邱有裡、張紹煌、曾慶任、徐杉、張深淮、徐四村、張添財、謝慶堂、謝發、謝長福、顏金秋、謝益、余圓、黃力、徐金發、鐘境耀、徐如炳、徐文材、徐水木、楊界農、鐘文財、徐金章、黃世界、徐慶賀、徐萬字、謝塗龍、徐清園。

如此維持一年多之後，村長忽然希望為本庄土地公廟熱鬧，請謝富有安排排場演奏，謝富有也答應了，誰料當日其妻娘家埔心大崙熱鬧，臨時要求謝富有去演布袋戲，令他左右為難，幸遇其親戚亦懂北管，便央求其替代本庄土地公廟晚上的排場之嗒鼓部份，未料欠缺默契，導致演奏失調，村長極為不悅，以後二人失和，所以自此謝富有便不再任集成軒的指導老師。之後村長又聘彰化白沙坑的阿騰先來教，他是庚先的姪子，謝富有雖不再教習，仍舊很關心集成軒的情形，昔日弟子偶而來訪，探問阿騰先所教的曲目後，心知大事不妙，因騰先所教之曲太深，而集成軒的學生還不到那種程度，不出所料，兩館之後便解散了。

謝富有先生，大正元年（一九一二年）生，約十二、三歲開始學曲藝，並到姊夫陳知高（社頭人）所組的「涼樂班掌中團」學布袋戲。直到十七歲時，南投集集某掌中團因連續在農曆二、三月期間演了一個月沒有休息，使得主演者很不舒服，而於三月二十二日與頭家發生衝突，導致罷演，掌中團因而陷入困境。而三月二十三日是大日子，怕臨時無法調

人手，便主動找陳知高商量調人手，陳知高知道謝富有可以演下午的正本戲，但不知其是否可以擔任晚上的主演，便讓謝富有自己抉擇。

謝富有原以為只要幫忙兩天，且晚上只須演到半夜十二點即可，集集街上又從未去過，想順道去玩玩，便一口答應下來。在集集車站下車時，頭家感動的牽著他的手，而整班人也擔心著晚上演出活動是否會泡湯，爐主看到來的是個十七歲的毛頭小伙子，也沒什麼信心。那日吃完午飯，團員問了他的師承，知是知高的徒弟，稱讚陳知高文戲很擅長，便較為放心。到了兩點時要正式上場演戲了，才知道要跟另一團對臺，嚇得他差點上不了臺，說道早知如此便不來了，但時間已到，不上場都不行了，所以只好硬著頭皮，演出正本戲「天水關」內的「孔明收姜維」一齣，頗獲觀眾好評。晚上上演古書段，至十二點收場，對臺的雙方觀眾幾乎一樣多，可謂平手，因此頭家團員都很高興。當晚棚內很多賞金，亦有場內賣小吃的小販私下贊助，以助聲勢，表明演完後得歸還賞金。

本言明只借調演兩棚的，誰知竟兩棚接著又是兩棚，直演了八棚才停止，班主除了給他車費、膳食費外，另外包了一個大紅包作為酬謝，並希望他能成為他班內的主演，謝富有認為應該繼續待在姊夫那裡多學些，而辭謝，所以每次遇演出時，集集的班主便親自開車來社頭接他，之後因路程實在太遠，便以寄信通知演出日期，如此有兩年之久，以後謝富有就接收集集班主的戲籠，自立一團「埔心慶樂團掌中班」，並參加多年的戲劇大賽，於民國四十七年至五十三年一連獲七年的優等獎，民國五十四年到臺東參加全省地方戲劇

大賽獲得冠軍。

日據時期跟謝富有學布袋戲的學生有五、六個，後來發生戰爭便中斷一陣子，光復後繼續學，少他二歲的張輝奎（羅厝庄人）就跟了十二年之久，掌中班的班底除了張輝奎外，另有弟弟謝萬足、姪謝文同，及同村人徐文材。謝富有因年紀大了，於二十年前結束掌中團。

埔心太平老人會曾請謝富有去教樂器，另外埔心武聖廟想組織大鼓陣，花壇口庄也希望他能去教，但他自認年紀已大而婉拒。

目前他還留有許多戲本，戲文內的專有名詞及牌指大致解釋如下：

旦引：指講口白，不論那種角色，演出者站在簾內準備出場時講的話。有如下之定場詩：「拳打深山猛虎，腳踏北海蛟龍，彈打飛天鳥，英雄出少年」

笑科：指笑之動作

斬科（殺科）：指刀劍、殺斬之動作

跳臺：指角色在戲臺上翻筋斗等動作

鑼三下：指武棚的鑼敲三下

樂曲部分，大致可區分為吹譜和絃譜：

吹譜：刁子：唱曲時用之牌指

排子：兵馬出兵時用之牌指，不唱曲

小過場：也可算絃譜，指皇帝出場時用，或飲酒

、辦酒侍候時，到花園遊玩時用

起點、尾聲、合前（指收場時用）、耍孩兒、清

江引、皮子、北坤尾、上引、新清板（拜壽用）

、一江風

點江：出場時用，吹止才可坐椅，但男、女出場之點江又有區別。

坤頭：也可同謂絃譜、吹譜（用小嗒鼓）

絃譜：西皮、二簧、聚板、倒板、慢中緊、緊中慢等。

鼓界：水波浪。

謝墩仁補充說，本村公廟五湖宮，屬彰化南瑤宮聖四媽會，其信徒範圍在埔心、永靖、田尾、溪洲四鄉鎮。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媽祖生日時會迎媽祖巡庄一天，十年前還有去南瑤宮刈香，現在則只有私廟較會去南瑤宮刈香，五湖宮似已獨立出來了，不再去南瑤宮刈香。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訪問謝富有先生（九十歲，曲館老師）、謝墩仁先生（成員），李秀娥採訪記錄。

(五)埔心鄉義民村勤習堂

義民村的勤習堂成立於日據時期，自受訪者徐清溪的上一輩就已開始學，而徐清溪今年六十七歲，約二十多歲才開始學武。

日據時期的勤習堂是由埔心瓦寮厝勤習堂的張露（阿露師）來教。到了光復後，則由埔心鄉仁里村（大溝尾）勤習堂的朱金水先生來傳授，當時約有二、三十個學生，教一館四個月後就沒再練習了。以前義民村的武館就設在張厝，即縣議員徐紹家宅附近，館主提供煙茶招待師父。

雖然朱金水不再來武館教，但因徐清溪很敬重他，所以朱金水常到徐清溪家中個別指導他，持續有十多年之久，直到朱金水生病逝世為止。朱金水除了教義民村勤習堂外，也教過東門村、王功和溪湖三塊厝等地的勤習堂；由於朱金水

經濟較拮据，所以徐清溪也常在經濟上支助他，朱金水生病後，也常去照顧他，並幫他作田裡的工作，師徒二人感情非常好。朱金水病故後，喪事由徐清溪「發落」（負責主辦），所有的師兄弟都去送殯，由於獅頭有獅神，且寫有「王」字，師喪不可用「王」送，獅頭不可正面向死者敬神，而得背面參拜，因老師只是百姓而非天子，承受不起。

本庄熱鬧是三月二十三日媽祖生日，公廟五湖宮是由彰化南瑤宮分出來的，歸屬聖四媽會，其中埔心角，由埔心村、義民村、東門村、大華村共同組成。若要刈香時，爐主會出面發落，巡境的路程在十五天前就得事先安排好，看接香後是否可趕回本庄赴媽祖生日的儀式。途經之路線只要經過廟宇，就得進入參拜，而所經之村庄若有武館，就得出獅陣「會獅」以示歡迎之意。若趕赴刈香的團體沒時間停留，就送金紙給當地廟宇自行燒化。至於所經路線要不要停留，則視邊境黃封條是直貼或斜貼而定，直貼表示不停留，而斜貼表示要停留。有誠心的善男信女便會擺上四果香案來敬拜。以前的人很兇惡，若不去貼封條，有的會擋路。

由於以前屬農業社會，大家較清閑，年輕人對武館好奇，所以有時訓練，遇庄內熱鬧就會出陣；但進入工業社會後，工廠要加班，請假出陣老板便不高興，所以本庄武館也逐漸冷淡下來，約四、五年前漸漸散了。但是五湖宮要熱鬧時，徐清溪會去請瓦寮厝勤習堂的人來幫助。

徐清溪教過永靖關帝廟的同義堂，即邱英龍那館，雖屬同義堂，但也學勤習堂的拳路，但現在已散了。很多人擬再請徐清溪出來教，但他不願意教，因現代社會變了，人變得兇悍不講理，若教了徒弟出去胡作非為，反而不好。

徐清溪家內留有一些武器：鐵尺、軟鞭、雙劍、三節棍，他身體還相當硬朗，師兄弟若要出陣欠人手會來請他去幫忙，如溪湖三塊厝勤習堂的阿甲，阿甲曾學醫藥，徐清溪則學得較少。

勤習堂、同義堂皆學長肢拳。集英堂學鶴拳、太祖拳。猴拳則屬短枝拳。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訪問徐清溪先生（六十七歲，成員），李秀娥採訪記錄。

(五)埔心鄉東門村勝樂珠、東義珠

東門村的曲館屬九甲的系統，並有兩館，在光復後相隔不到一個月內先後成立。首先成立的是謝厝的勝樂珠，當初是由謝厝謝永全鼓勵招募，成員中成人較少，約有七、八個人，受訪者江松亦是其中一員，十多歲者有十多個人。成立曲館是爲了平常多個娛樂的活動，而熱鬧時可由庄內子弟出來，不用多花錢請人。

曲館師父是大華村的劉煙，劉煙學自和美九甲先生，當初不選擇學北管是因北管講北方的正音，一般人聽不懂，而九甲則是南方的言語，較親切好聽，且鄰村大華村九甲很興盛，因此由大華村請師父來教。早期一館四個月，一個月的先生禮幾十元，大夥學個基礎後，利用過年時「歡春」，即去人家廳堂表演講好話迎春，獲得的紅包存作曲館公金，作爲請師父指導及買傢俬的基金。開始學時有算幾館，等學出興趣時，不再計算館數，持續一、二年的時間。

勝樂珠的成員有謝慶賀（頭手）、徐玉麟（絃、吹手）徐有發（絃吹手）等人，但勝樂珠在當年只算普通，正式的

大排場就不行了，所以出陣時，會請先生劉煙來助陣，而劉煙又會調其弟子來幫忙，如社頭、崙仔尾、枋橋頭的學生皆來。

勝樂珠的祖師爺是田都元帥，以前在教曲的時代，每晚要去曲館學曲譜的弟子，每人皆得上一柱香，請祖師指導，庇佑學得好。田都元帥生日時，就買餅及香燭慶祝以示感恩。

持續到十多年前，大家日漸失去興趣，便決定解散，也不願再與陳厝的東義珠相互競爭，希望同村人能和平相處，所以乾脆停止活動。

至於晚一個月成立的東義珠，是由陳厝的陳春池負責發落，聘請原是大華村人的九甲先生巫連通來指導，巫連通後住仁里村。原本照慣例，同村中已有曲館組織成立，想學的人應該去附合才是，誰料陳厝的人爲了面子，不願加入謝厝的曲館，所以在短短不到一個月內便另組新的曲館，這種舉動也種下東門村內謝厝勝樂珠與陳厝東義珠長達十多年互別苗頭之心結，只要庄內迎媽祖熱鬧等，兩陣都會出來競技。

陳厝的陳春池除了負責館務外，也是東義珠的頭手，成員約有二十至三十個人，奉祀的祖師也是田都元帥。持續十多年後，也因大家日漸淡漠而於十多年前自動解散。東義珠與勝樂珠兩館竟然不約而同的解散了，也平息了謝厝與陳厝間持續十幾年的緊張狀況。陳春池另組誦經團，並教了十多隊誦經團。

東門村兩館曲館停息一陣子之後，陳厝的陳茂成認爲平常沒什麼娛樂，便興起發動村人另組北管大鼓陣的念頭，由他擔任正主持，並找來徐傳乾任副主持。大鼓陣剛成立時，

經濟較差，所以要求武聖宮幫忙出經費，並掛名「武聖宮大鼓陣」，武聖宮管理委員認爲很有面子，熱鬧時有自屬的大鼓陣來熱鬧很好，因而提供經費支援。

最初的北管先生是由埔心鄉芎蕉村請來的黃阿出，教兩個月後，因阿出先平常也在「撿金」（撿拾骨骸），較忙沒空，所以改請二重滴（二重村）的黃金寶（偏名阿標）來教，阿標先教了一、二年，他本身是掌中團的後場樂師，曲韻很好。

然而本庄人所組成的大鼓陣，人手不夠，無法出陣，有人介紹陳茂成去聘請大村鄉過溝人賴清海來幫忙，之後賴清海也來指導近一年，先生禮是由縣政府出的，因縣政府鼓勵民間推行正當的休閒娛樂，包括各種運動項目、下棋、樂器等多種休閒娛樂。所以武聖宮大鼓陣也可稱是「東義社區俱樂部」（由東門村和義民村合併的社區）。阿海先教完之後就散了，大鼓陣可說已散了五、六年，前兩年要熱鬧出陣時，還會向外村借調人手，後來嫌麻煩乾脆請別團較快，如員林鎮雷震天大鼓陣很有名。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訪問江松先生（七十歲，勝樂珠成員），李秀娥採訪記錄。

(五)埔心鄉東門村勤習堂

東門村勤習堂約成立於日據大正時代，在受訪者江松之父江春那一代成立的，江松（屬狗）已七十歲，在他未出生前就有勤習堂了。早先江春等人先去埔心瓦窰厝的勤習堂接受張王的指導，並由師兄弟中尋得志同道合者義結金蘭，共有六位：老大張漢鑼，埔心瓦窰厝人；老二姓名不記得了；

老三王成，原是東門村人，後入贅大溝尾（仁里村）；老四張永饒，其子張良嚴現為武聖宮廟祝，並任庚口村村長；老五江春，東門村人，約十幾二十歲開始習武；老六張露，出外教地教很多武館，其子張清泉已歿。據江松聽其父江春說，張露和朱金水常來請教江春武術，朱金水為張露的大弟子，大溝尾勤習堂由其負責。除了上述六位結拜兄弟外，另有一位師兄弟張金美很有名氣，教過王功勤習堂。

東門村勤習堂成立後，江春並不任主持，而由陳文炳（偏名阿兵）來管教並任負責人，而結拜兄弟張露也來指導過。陳文炳過世後，改由其弟陳文讚來主持，而陳文炳之子陳春長，是財政課長退休，現任埔心鄉老人會總幹事。最初勤習堂約有二、三十個人左右，光復後有五、六十個人，日後則逐漸減少了，但仍足以出陣。

江春那一代出陣時非常辛苦，如到鹿港刈香巡街時，得沿路打招式，鞭炮一路放，有時不慎會被刀砍傷，怕被人取笑，不敢聲張，就直接到鹿港海口沙地或蕃薯田內，將手插入土裡止血，此外，牆壁角落的蜘蛛絲也可拿來止血。至於後來出陣，傢俬（雙叉、鐵尺、七尺、籐牌等）都已收起來，只出獅頭和表演拳技而已。

由於江春任勤習堂的副主持，所以出陣時都會參加。他拳套學得很好，也很謙虛，日據時期至光復初皆從事包裝香蕉的工作，所以南部鳳山、旗山、彰化溪洲、南投、屏東潮州等地皆去過，晚上留在當地過夜，有人想學便會指導，但不肯留在外地固定教。

埔心村、義民村、東門村屬於南瑤宮聖四媽會的大角頭，三月二十二日會分別去彰化南瑤宮請聖四媽，及枋橋頭

天門宮請大媽、二媽來巡庄，三月二十三日再送回去過生日。本庄熱鬧除了媽祖生日外，另有六月十九日香山庵觀音佛祖得道日的慶祝，備壽龜讓村民乞討，明年再歸還。而東門村的公廟是武聖宮（主神孚佑帝君），另奉有元始天尊、太子元帥，在年底謝平安時，要拜斗、拜天公，酬謝全年平安。

目前庄內迎媽祖、迎熱鬧時，陣頭都會出來，東門村內陳厝、謝厝是兩個主要的聚落，獅陣多是陳厝內的人組成的，人數已夠出陣之用。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訪問江松先生（七十歲，成員），李秀娥採訪記錄。

（六）埔心鄉大華村雅南珠

〈訪問吳上海部分〉

雅南珠在日據時期是由大華村和仁里村兩村村民共同組成的，直到光復後才分成兩團。日據時期曲館設在大華村劉厝劉微的隔壁，很多人都到劉厝學九甲，當時是由巫連通（仁里村）教，老一輩成員有劉微、劉阿報二人，皆已歿。

光復後雅南珠就分成大華村和仁里村兩團，大華村雅南珠由劉仲報傳下來，受訪者吳上海及吳炳旦、吳慶風等人，都是光復後開始學，但一到當兵階段，只好中斷，大華村的雅南珠也就這麼解散了。記得當初是溪湖鎮西勢湖人的兩兄弟來教了兩館，接著吳上海就去當兵。他與曲館師父久沒來往，也忘了師父姓名。雅南珠以前沒設公金，傢俬皆已廢掉了。

雅南珠的成員至目前為止，只剩十多人而已，七、八十

歲者有兩位，一是大華村吳場，一是仁里村巫連通（正名：巫啓東）；五、六十歲者約五、六人，即吳上海、吳炳旦、吳慶風等人；三、四十歲者也是剩五、六人。

從吳上海的曾祖父時代起，庄內迎熱鬧是以舊館霖興宮三山國王生日二月二十五日為主，霖興宮為這一帶庄頭的公廟，三山國王的祖厝在溪湖鎮荷婆崙，王爺在每年的一月二十四日去刈香，共有七十二庄聯合迎熱鬧，眾人會用大轎、陣頭送王爺的金身至埔鹽鄉中古園出海。兩岸交流未開放前，由乩童請示並表明去大陸刈香時間一個月及其返回日期，約定時間，信眾再去海邊迎接。

後來大華村吳厝的吳振鴻由溪湖荷婆崙迎回三山國王，成立私廟德成堂，並組織「吳厝德成堂大鼓陣」，其實德成堂大鼓陣的真正負責人是吳上海，目前是由吳上海及其堂兄弟吳炳旦兩人組合一些年輕人，並指導他們大鼓陣的樂器。成員共有七、八個人，皆在德成堂內練習。以前雅南珠有奉祀田都元帥，現在仍然奉祀著。

以前大華村有迎媽祖，但在三年前就沒有了。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訪問吳上海先生（成員），李秀娥採訪記錄。

〈訪問巫連通部分〉

由於埔心鄉的仁里村與大華村相鄰，所以日據時期兩村的曲館雅南珠是同一館，直到光復後才分為兩團。雅南珠約成立於昭和元年（一九二六）左右，受訪者巫連通為民前一年生，記得雅南珠是在他十六歲時成立的，並由大華村劉厝的長輩劉微等人召集組織，而劉微即為負責人，曲館也設在劉微的隔壁。當時同輩學曲藝的至少有十幾個

人。

雅南珠屬於九甲，由於北管講正音，排場沒人看，而南管的排場則較有人愛看，因此大華村、仁里村選擇成立九甲的曲館。最早師父是從彰化拉哩山（？）請來的明華先（姓不詳），一個月來教十日，持續了一年多，後來又請社頭新厝仔、芋寮仔的兩位師父來教，後因雅南珠的子弟已學出師，所以便沒再請師父了。

直到日據末期，因局勢緊迫，日本政府全面禁止戲曲活動，所以雅南珠也暫停活動。光復後約民國三十六年雅南珠又重整，由巫連通來指導。但學曲藝的風氣因社會經濟、娛樂狀態的改變，而日漸沒落，所以雅南珠約於民國四十五年解散了。

巫連通為仁里村的人，後遷鄰村太平村居住，他約二十出頭時就已出師，四處教曲藝，日據時曾在大華村吳厝教二、三年，吳厝那兒沒立館號，教了十六、七個學生，幾個學得好的因年紀漸大過世，也沒再請別的先生去教，所以吳厝的曲館也散了近二十年了。巫連通（圖六）在日據時，除了教大華村曲館外，也在新館教一年多，但仍沒立館號。到了光復後，則在東門村教東義珠，教了一年多。

雅南珠是純曲館排場，沒學演戲。使用的樂器有：大管絃、殼仔絃、品仔（笛）、古吹（嗩吶）、月琴、三絃、銅鑼、銅鈸、鈔、響盞、拍板（二片木片）等。祖師爺是田都元帥，正在學藝時才有拜，沒學時就拜後謝掉神位。

由於日據末日本政府禁止學曲藝，光復後曲藝也沒人愛學，為了抽煙，沒煙紙，便把許多曲本拿去捲煙絲抽完了，所以巫連通沒留下什麼曲簿。曲簿是看所學角色是老生或旦

等而分別抄集一冊，而師父也得依角色不同而輪流教不同的學生。以前的人不容易學曲，學旦角音要細要收，小生得斯文些，現代人較聰明，四個月就可學成。

以前雅南珠遇本庄熱鬧、娶妻喜慶等皆會出陣熱鬧。主廟是在舊館的王爺宮，每年得去溪湖荷婆崙肇霖宮刈香；也參加新館朝南宮迎媽祖，請媽祖來巡庄，隔日再送回去本廟。後來也請五湖宮的四媽來巡庄。雅南珠曾被邀請到許多地方表演，如社頭、寶斗（北斗）等地，也曾與北管陣拚館，如果樂器好，音色好，會有較多人聽，當時沒有賞金，但由觀察獲得肯定。往往南北管拚館時，南的多會拚贏。

使用的牌指有「風入松」屬吹奏譜，「大板足」是皇帝出門時用，「二凡」是元帥出門時用。另有一江風、玉芙蓉等牌指。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訪問巫連通先生（七、八十歲，曲館老師），李秀娥採訪記錄。

(七)埔心鄉仁里村勤習堂

仁里村勤習堂的歷史，據說有上百年之久，自受訪者涂俊成（偏名俊德）的父親那輩就成立了，而涂俊成今年已六十五歲（圖七）。最初是由埔心瓦窰厝勤習堂聘請張露（本庄人稱為空露）來教，練習地點便在北邊角的涂厝，阿露師教很多年，涂俊成的父親也學，共二、三十個人一起學，直到光復後阿露師還來教過，一直教到過世。涂俊成本人十五、六歲便開始學武術，也是經張露教過，當時約有一、二十個同輩的人一起學習。

原本仁里村內南邊角和北邊角都合起來在涂厝學武術，

後來北邊角的涂厝和南邊角的村民爲了拚面子而結下大冤仇，使得仁里村的勤習堂在阿露師死後各自另聘師父來指導，並從此分裂爲兩館，一是北邊角勤習堂，一是南邊角勤習堂。

北邊角勤習堂是邀請埔心瓦窰厝勤習堂的張福富來教，他也是一直教到過世。而教南邊角勤習堂的朱金水（本庄人），據說便是在涂厝這邊向張露學武術的，與涂俊成之父是師兄弟，朱金水與張福富也算是師兄弟。阿露師的功夫很好，據說日本據臺時期有一次埔心鄉的街役所所長在埔心開會，有人找碴要打所長，幸好張露師出面解圍，而所長則嚇得躲在阿露師背後。

北邊角勤習堂已有十多年沒繼續教了，現在年輕人要上班工作、孩子要讀書，所以沒辦法繼續學習武術，只有老人家較有空閒，所以北邊角的勤習堂只剩下老輩在支撐獅陣和鼓陣，練功夫部份則比較沒人學。若遇到神明生日、迎熱鬧、刈香時，也是由老人家出陣。

本庄公廟是奉天宮，拜觀音菩薩，歷史較久，經費也較充足。而涂厝內另外成立聖化宮奉天庵，有二十二年歷史，經費較不足，也算是公有廟宇，主神也是觀世音菩薩，平常每逢農曆初三、初九，皆有代天宣教、扶鸞闡教醒世，屬於聖教系統。奉天庵管理委員會曾在民國八十年農曆九月五日出發前往中國浙江省南海普陀山，並迎回一尊玉觀音，據說普陀山是所有觀音寺的「總根頭」（肇基地），自臺灣去南海普陀山的諸多廟宇中，第一個去的是聖安宮，而奉天庵則是第二個去迎觀世音菩薩的。奉天庵在迎回觀音佛祖時，北邊角勤習堂的獅陣也出陣到臺西，迎接觀音佛祖到奉天庵。

此外，本庄迎媽祖熱鬧時，北邊角的獅陣也會出來湊熱鬧，而祈求平安時，也會去請媽祖回來巡庄，由於南瑤宮信徒很多，沒辦法完全將裝好金身的媽祖奉在供桌上，往往是事先訂好許多神像，裝在箱子內，待信徒要迎回去時，才找出來，並安裝好才讓信徒恭迎回去。

北邊角的獅陣只剩下神明生日、過爐、迎匾、進香時才出陣，而且只出獅頭，因此只要七、八個人就可以了，至於全套獅陣需更多人手，就沒辦法出陣了。近來打算繼續整理武館，重新招生訓練，由涂羽任教，獅頭已糊好，但尚未正式開始，涂厝算是仁里村的模範村，希望能努力推廣獅陣的傳承。

至於南邊角的勤習堂，約有四、五十年的歷史，由本庄人朱金水傳授，他除了在涂厝隨阿露師學拳術外，也曾到埔心瓦厝厝勤習堂向阿露師學武術。朱金水在南邊角勤習堂教了二十多年，最初有四、五十人學習，李其是其中一個，已過世，到了受訪者張金逢（圖八）這一代約有三、四十個人學習，張金逢約十多歲開始學，現年五十八歲。後來大家忙著工作，漸漸失去興趣便解散了，至今已散了二十五年左右。南邊角勤習堂解散後，朱金水才去溪湖三塊厝勤習堂教，另外也教過義民村勤習堂，他已去世多年。

以前朱金水在教武術時，並沒有收「先生禮」，但是武館內的茶錢、點心錢、及買傢俬的花費由徒弟們分攤，因朱金水家境並不富裕，所以對武館的開銷並沒辦法分攤，南邊角勤習堂會解散的原因也涉及成員們認為無法負荷開銷，怕會被吃倒，因此而解散的。至於出陣時所拿的紅包則由師父朱金水收去，因他平常是義務教的，如果不幸被砍傷，則得

自己出錢包傷口。

本庄歸屬埔心義民村五湖宮的聖四媽會，在三月二十三日之前迎媽祖；二月二十五日是舊館霖興宮的三山國王生日；三月初三日是上帝爺生日，本庄都會參加神明生日的熱鬧，在獅陣未解散前都會出陣迎熱鬧。

以前獅陣還曾爲了迎媽祖，用步行的方式走到鹿港天后宮，從下午一直走到天亮，天亮又走，直到晚上才返回本庄來巡庄。衣服都穿髒了，非常辛苦。

八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訪問張金逢先生（五十八歲，南邊角成員）、涂俊成先生（六十五歲，北邊角成員），李秀娥採訪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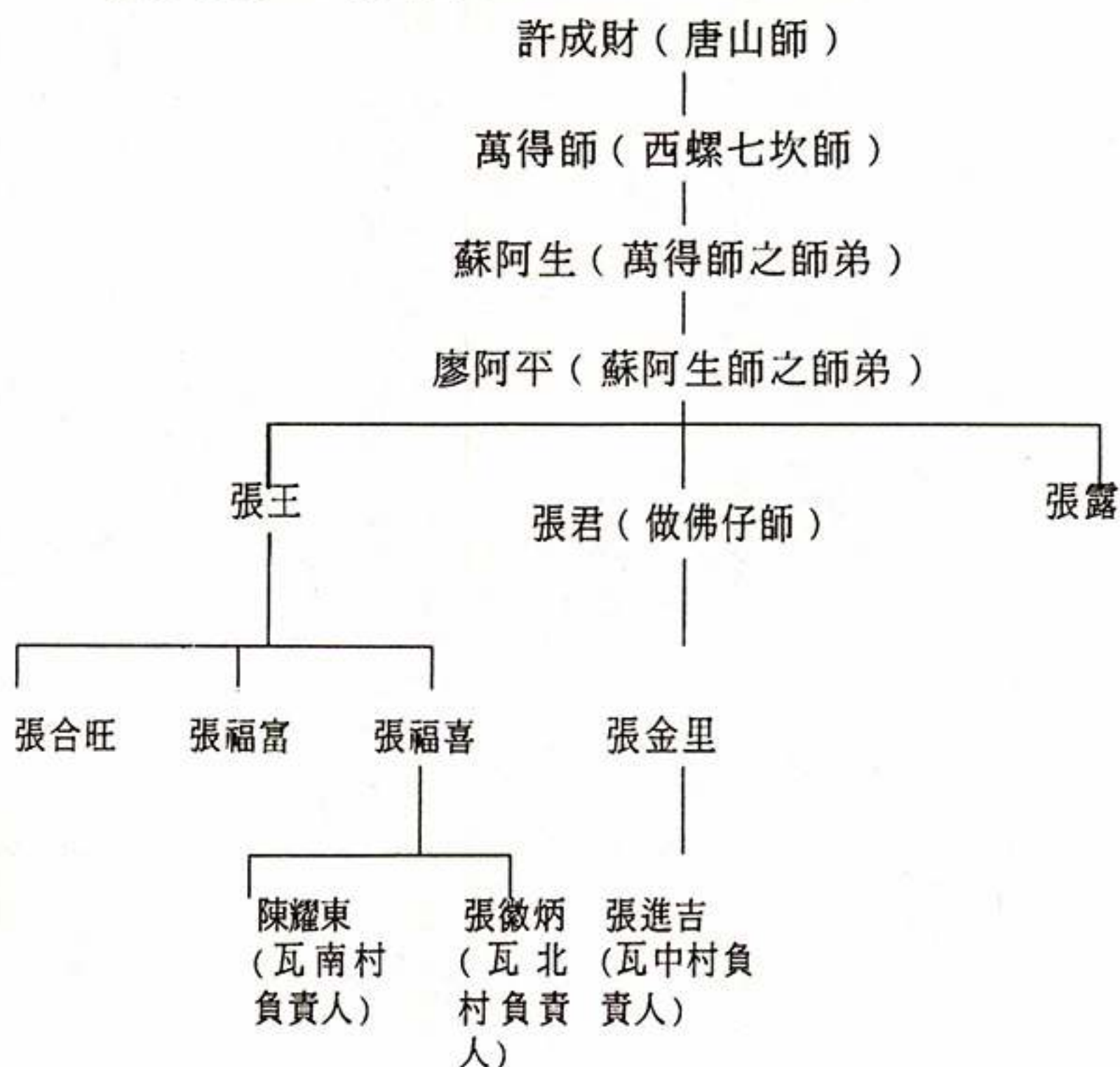
（六）埔心鄉瓦厝厝勤習堂

瓦厝厝勤習堂約成立於清朝末，或日據初，至少有九十年以上的歷史，當初是由唐山師許成財來本地起館，他教了二、三年後返回大陸，便沒再來臺，且失去連絡。瓦厝厝人非常熱衷學武術，便聘西螺七坎的萬得師（忘記其姓）來傳授，有七、八年之久，之後萬得師再派其師弟蘇阿生來教，也有七、八年的時間，蘇阿生教後，換其師弟廖阿平來指導。因此瓦厝厝的勤習堂武術很盛，很多埔心鄉、員林鎮的勤習堂皆是源自瓦厝厝的勤習堂。

清代瓦厝厝是一個大的地域範圍，日據時期分爲一保、二保、三保，至光復後則分別改爲瓦北村、瓦中村、瓦南村。目前瓦厝厝勤習堂是由三村合併的，各村各有負責人，若有活動時，則由三村負責人聯合召集。本館第一代弟子是張玉、張露、及一位佛像雕刻師父；第二代傳人是張福喜

— 彰化媽祖信仰圈內的曲館與武館 —

瓦窰厝勤習堂武術傳承圖：



、張福富、張合旺（福富之堂兄）、張金里；第三代傳人也是現今的負責人陳耀東、張進吉、張徽炳三人。其關係如下圖：

張王除了教過本館外，也教過溪湖三塊厝（現中山里）勤習堂，及臺中沙鹿、龍井等地之勤習堂。張王之師弟張露（阿露師）傳了員林田中央勤習堂及埔心鄉大華村、仁里村、東門村之勤習堂。做佛仔師則傳彰化王功、寶斗、中寮、

員林溝自勤習堂，其子張金里教過彰化阿夷庄、山頂大竹圍的勤習堂。而陳耀東的師父是張福喜，此外張福富、張合旺二人則任助教。待第二代傳人去世後，便由第三代傳人承接起來，並分別指導各村之人。張徽炳（瓦北村）於去年還在教武術，有三十多人在學習。陳耀東在十多年前曾教了四、五十人，其中女弟子有十多人，目前庄內學的人較少了，因工業社會的限制，不像農業社會大家較清閒可以學武，民國七十九年時，陳耀東曾在員林源潭里教二館。目前陳耀東（圖九）、張徽炳、張進吉三人以接骨為發展的重心。中國國術應包括法術（符法）、醫藥、武術三種，但法術已較沒落了。

本館出陣的活動有：寺廟刈香、入厝、過新橋、開廟門等，出陣的範圍是臺北、花蓮、高雄，全省各地皆走過。本庄大熱鬧是每年正月十五日迎媽祖，瓦南村、瓦中村、瓦北村三村的公廟明聖宮，內供奉老四媽，故在正月十四日出陣前往彰化南瑤宮請老四媽來，於十五日巡庄，三村都得巡到，獅陣則由陳耀東、張進吉、張徽炳等三人共同張羅。

獅陣慣例是不理喪事，除非師父過世才會出陣，但有特別的禮數，備豬、羊來送行，共十六盞，得三十二人合抬，獅頭繫白花送棺出門，但送至山頭時不可舞獅。獅旗要繫黑布，還須降半旗致哀，而且獅旗要平的拿，而不能舉高。

勤習堂練武術時奉祀五祖，即下列五位：觀音佛祖、宋趙師祖、俊鶴師祖、張魁師祖、福德正神，開館之後若沒繼續教時，就將其謝掉送回。

陳耀東的國術館以醫藥為主，故奉祀醫藥五祖，即關聖帝君、錢寶天醫、達摩祖師、華陀仙師、福德正神（圖十）

。館內對達摩祖師的描述為「隻履西歸佛門聖睿，兩經弘道武學宗師」。

勤習堂的獅頭屬開嘴的青面獅，若在古代青面獅是功夫很好的，沒像現代的青頭獅塗得那麼紅。獅頭分開嘴獅、合嘴獅，或是青獅、籤仔獅、雞籠獅等。傳說以前練功夫的人，師父一大早就帶徒弟「走山」，會輕功，可爬牆，但未親眼見過。

其實武館的獅頭屬太極金獅，為天上的星宿，被凡間模仿而來，非動物園內的獅子。太極金獅獅頭上有八卦分天地，獅頭下巴有九宮卦（地卦），獅頭兩側有七星，故具辟邪之作用。為何民間會用金獅迎神熱鬧？傳說在古代時，某帝王統治天下，但天下不太平，帝王之母為天下蒼生煩惱因而致病，某次南天開門，帝王之母巧見一金獅後竟病癒，帝王之母因感念金獅，故頒請齊天大聖孫悟空耍舞，引金獅出洞，至凡間降祥遊玩；之後天庭再派雙劍童子將金獅帶回天上。因此民間才模仿金獅、猴聖等之模樣，於迎神賽會上舞金獅驅邪，使凡間獲得太平。至於現代選舉時舞獅，是候選人希望因此獲得好彩頭，並不會真的當選。臺灣以前並沒有一「虎獅」一詞，這是屬廣東獅，光復後才傳進臺灣的。

「咬青」是指主人請陣舞獅，以榕樹枝繫上紅包作賞賜，舞獅用獅嘴咬住紅包收下後，尚得吐還榕樹枝給主人，以示還禮。

勤習堂的武學傳統比同義堂早很多，勤習堂是宋朝趙匡胤未當皇帝前所傳下的，而同義堂則是在明代洪熙官得自少林寺武學後，某次遇三個流氓（以前太保為三公之列）鬧戲台，洪熙官出面解圍，三流氓甘拜下風而拜洪氏為師，洪氏

傳虎拳，並立旗號同義堂。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訪問陳耀東先生（瓦南村負責人），李秀娥採訪記錄。

二、永靖鄉

（一）永靖鄉竹仔脚竹雅軒

〈訪問村眾部分〉

大家只知道竹雅軒的師父是永靖關帝廟的人，名字叫劉永瑞，曾演過布袋戲，約在六十多年前，搬到本庄劉樹木家裡住，並在該處起館；後來又搬到庄內邱厝的邱入那邊去起館教人。現在本庄的曲館子弟零落殆盡，僅存一位「老先仔」也遷至彰化市去了，他名叫邱閩，外號叫田崎（Kis）仔，以前在本庄學過曲藝，並在本庄教過。關於本庄曲館的歷史，還是要去和他連絡才是。

邱閩的電話為〇四一七二六二六三四，經連絡約定下次訪問再去拜訪。他在電話中的言辭相當典雅，像古代的書生才子。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訪問村眾，周益民採訪記錄。

〈訪問邱閩部分〉

竹雅軒已成立一百多年，在清朝時代就有了，受訪者邱閩（圖十一）的父親、叔叔都有學。邱閩很小的時候，竹雅軒就請了先生在教，到他懂事的時候，先生都死了。他五、六歲的時候去竹雅軒亂敲亂打，當時其他的成員大都是四十幾歲。

邱閩的學名（漢文名）是錦章，又名田崎，其同母異父

兄邱田埒也有學曲館，邱田埒已逝，若在已八十四歲，他的曲書由邱閩接收，訪問時他拿出七本曲書及一本「吳絃譜簿」，都是民國五十年抄錄，但內頁寫「昭和四年（一九二九）抄」。他說這都是比較一般性的，另有好幾本較特殊的。

這些曲書都是竹雅軒的兩位老師傳下來，劉永瑞先來教，詹呈爐後來，兩人皆大邱錦章三十幾歲，皆已逝。劉永瑞住關帝廳，後來去日本，大約五十幾歲時，在臺南開元寺出家，因懂太多，看破世情。他很會講話，也很會講道理。邱閩十六歲那年，要去鵝鑾鼻，當時臺南火車站新建完成，他曾去臺南看他老師。劉永瑞教過福興鄉的曲館，永靖鄉四塊厝、崙仔尾的曲館也都是他教的。

劉永瑞去日本後，才請詹呈爐來教，那時邱閩十二、三歲。詹呈爐住在永靖街。那時館主是江欲祥，他是村內有錢人，日據時代就有三甲多地，收入很好。他為竹雅軒犧牲不少，除了負責先生的吃住，晚上要煮點心，通常煮米粉，昭和時代每個月還要給先生三百多元，那時邱閩的表叔教書，學生每人才給他兩角的紅包錢。江欲祥有三兄弟，其弟只大邱閩一歲。那時竹雅軒在江家學，本來竹雅軒有一曲館，但因人多嘴雜，江欲祥不願在原來的曲館設館，遂在他家學，他要邱閩一定要來學，因他天份很高。

邱閩七歲的時候，有一次竹雅軒與福興庄南管團（同樂成）拼館，原本是竹雅軒的成員周陣要主唱，周陣只大邱閩六歲，他會唱，會唸口白，邱閩每日聽周陣在家裡練唱，就學會唱曲了。那日是江存（人稱大箍仔）娶新婦兼作生日，邱閩的老師劉永瑞抱著他坐在交椅上，用一件大袍將他蓋住，故意不讓人見他，由他唱曲，那時人山人海，只聞唱曲聲

，不見人影，大家爭相要往前看他，卻又不得見，從此邱閩即有聲名。

邱閩四歲的時候，即隨先生劉永瑞去教館，因他不會尿床，故劉永瑞都帶他，到了當地，人家會買「糖霜」（冰糖）給他吃。他十幾歲即會唸曲、歎吹，就在竹雅軒教本庄不會的人。邱閩學總綱，會打嗒鼓，很小的時候就會「大鼓鬧」，那是一種娶新娘時用的樂陣，一人打鑼，兩人歎吹，一個鈔，大鼓用人扛著，一人站在中間打鼓。邱閩小時跟著村人去娶親，去過員林百果山、海口（沿海）牛埔厝。以前娶親的隊伍很長，要動用一百多人，新娘轎四人抬，媒人轎兩人抬，聘禮也需要很多人抬，都是用黃麻做的繩索，將之染紅。四日之後新娘回娘家，要蒸米糕，分贈「厝邊頭尾」（左鄰右舍）。以前娶親，雙方常會「冤家」（爭吵），有一次曲館的一位成員水竹娶親，其岳父邱阿成因不滿意聘禮雖然裝了三、四十槓，但有些槓內只放了五、六瓶酒，因此不讓新娘上轎。聽說有些親家，在女兒回門的時候，仍要整女婿，故意在煮熟的雞蛋上澆油，用筷子都夾不住，有經驗的人隨身帶骨針，以便夾蛋。以前娶親的男人都要穿「對襟仔衫」，窮人家要去借好看的衫褲，借皮鞋，借手錶。那時有錢人才睡「紅眠床」，一張床要五、六十元，窮人家只能睡竹床，枕頭也是竹編。娶新娘若用曲館排場，最多有二十幾人，辦喜事的人家只招待曲館的成員吃喝，事後才多少補貼一點錢，讓他們修理樂器或買新樂器。娶新婦時通常拜天公之後，才吃「圓仔」（湯圓），連曲館的人一起招待，菜色要有二、三十碗才能請客，以前都用粗碗，菜色多半是鹹菜、芹菜之類，裡面只放一點瘦肉或魷魚，再加一點雞骨粉（

日語稱 ajimoto)，以前有錢人家才買整罐甚或整箱的雞骨粉，一罐要十一、二元，沒錢的人到雜貨店買兩角錢，請客的時候才用。

永靖地區拜天公，道士要穿紅衣，喪事才用黑色衣，紅頭司公與烏頭司公不同，但彰化地區兩者混合，烏頭司公也做喜事。邱閩沒有學紅頭，也沒學唸經。拜天公時需後場，要用小鈔、嗒鼓、達仔，配合唸經的人。獨鰲有三戶人家做紅頭司公，頭上都綁紅巾。拜天公的收入一人二元至四元，後場則一人三、四元，但要「說話」(sua ue) (說好話)，拜天公的人要殺豬宰羊，一隻豬就要三、四百元。以前娶新娘辦喜事也用八音吹，即用絃、品仔等六管，鑼、響盞也都用。

邱閩的師父劉永瑞，是劉再興的兄弟，他會布袋戲，劉永瑞的師父是阿昌，很會「擇乩仔」(演布袋戲)，阿昌的兒子本來也學布袋戲。邱閩也會布袋戲，也是跟劉永瑞學的，他六歲的時候，劉永瑞就用腳踏車載他四處去做布袋戲，劉永瑞演戲很活，是奇才，他因與「流氓陣」常常在一起，口白很有江湖味。

邱閩於二十歲入贅到鹿港林投(岳父)家，起因於他十六歲去那裡演布袋戲，深獲賞識，十八歲起遂在林投的布袋戲團同樂天(屬鹿港同安村)擔任主演。邱閩的布袋戲演得非常好，他家裡還有戲偶及布袋戲的劇本，他說布袋戲扮仙與曲館扮仙之調、韻都相同，曲館中，打嗒鼓的人是「萬軍主帥」，但演布袋戲，擇戲偶的人最重要，後場要配合他。以前有一彰化人叫歪先(姓林)，布袋戲演得很好，那時七月中各村輪流普度，他一個月下來要演三十幾齣戲，還有芬

園鄉下茄荖有一庭先，也會作布袋戲，他也有很多曲書。

邱閩入贅鹿港之後，就與竹雅軒較無往來。他二十一、二歲的時候有一寶斗(北斗)人曾小寶覺得他資質很好，還去鹿港教他亂彈曲。那時曾小寶已六、七十歲了，他也會教子弟戲，而且不分軒園，他留下來的曲簿，邱閩學了幾齣。

邱閩二十八歲搬到彰化市，他演布袋戲演了很久，一直做到「非常時」(即太平洋戰爭時期)，他說光復前一棚布袋戲在彰化行情是七元，在鹿港是六元，而且不供吃住。非常時期演布袋戲很辛苦，要跟派出所講祈求太平，才能演，演時戲臺只有一盞燈，後場都暗暗的。邱閩演戲全神貫注，常常未演就要想戲齣，事前要問些當地的俚語，以便演戲時可以用。那時米、肉都是配給的，但演戲時，他們可吃到鰻魚、蟹等，而且大家爲了祈求太平，賞金一直來，常常戲快要停歇了，有人「賞金」(賞錢)，又繼續演，如此一直演到天亮，光是賞金就二、三百元，一人最少可分十元。但是當主演的人卻很辛苦，有所謂「錢大肉，人落肉」，意思是雖然錢賺得多，但人卻緊張消瘦，那時演戲都用「肉聲」，即是用原聲帶，沒有麥克風。

竹雅軒不會上棚演戲，因庄內學曲者只有邱閩認字，後來也以布袋戲及排場到外庄「賺食」。邱閩離開竹雅軒之後，他們若要出陣仍請邱閩回去。每年二月二十四日三仙國王(俗稱王爺)生日，下午要遶庄，竹雅軒出陣大約要用七、八人，而現在只剩下三、四人會打銅器，會唱曲的人都沒有了。例如邱萬字，他會鑼、鈔，也唱小旦、正旦；邱慶章(比邱閩大八歲)會吹、絃，也會細曲，即是不用鑼鼓，只用洋琴、簫、古箏時所唱的曲；周陣也會唱曲；另有劉松(與

邱閩同齡)，他會打通鼓，絃、品、洋琴、沙箏也都會，但已遷居白河。邱閩之兄邱田埕於三年前過世，享年八十一歲，他死後，竹雅軒的傢俬放在他家，原本曲館設在三仙國王廟內，因正在建新廟，故傢俬移到邱田埕家，還有大鑼、吹、鼓架都還在，去年起已連續二年未出陣。有時竹仔腳去荷婆崙進香，仍用竹雅軒的名義出陣，邱閩會找三、四個人去助陣，因竹雅軒欠缺吹手及打鑼的人。

邱閩自己教過埔尾（頂番婆再過去）及彰化市荊桐腳（屬軒），埔尾沒有開館，但有一「整布袋戲」，當時連里長有十幾人學，那是二十幾年前的事情。前一陣子，邱閩去高雄縣下茄荳教曲，這是為什麼一直到現在才找到他採訪的原因。

阿昌是邱閩學布袋戲的師公，關帝廳下厝底的鳳梨明（正名不知），以及詹有權、卜先（姓邱）、港先（不識字，會糊紙）、大鼻萬（姓邱，曾去大陸學歌仔）、邱九熊、邱晉山是其師叔，也就是劉永瑞的師兄弟，都會北管，其中鳳梨明是劉永瑞的「頭叫師仔」。

彰化集樂軒的紅番先則是邱閩學曲的師公。紅番先與林仔綢是師兄弟，紅番先擅長大花，曾去關帝廳教曲，也會在梨春園教過吊規仔曲，教了二、三館，因吊規仔是新路，梨春園欠吊規仔，故請他去教，但梨春園與集樂軒是對頭，事後他們並不承認紅番先曾去教過。

光復後，政府要滅曲館，故平劇有設學校，北管卻不提倡，因政府建工程，有錢賺（抽頭），而曲館是要花大錢的，像和美成樂軒請賴木松去教，都是吳振天出錢，花了幾百萬元，邱閩去下茄荳教，當地也花了一百多萬元。這十幾年來政府要提倡民間曲藝，但已經遲了，已經斷層，等他們這

一輩的人死掉，曲館就沒有了。不過曲館的沒落與歌仔戲的興起也有關係。

邱閩稱賴木松為師伯，賴木松接著南門口臭獻先之後去和美成樂軒教，臭獻先不會絃、吹，但粗細曲都會，曲的方面很飽學，也會行棋，已逝，其媳在賣檳榔，很多徒弟在豐原、臺北教曲，賴木松也曾向臭獻先學曲，故臭獻先在和美成樂軒教了二、三十年後，由賴木松去教。

邱閩來彰化二十幾年後，加入慶義齋，即所謂的「六館聯」，是彰化城內六個曲館的老曲腳聯合組成，邱閩加入之前，慶義齋早已成立六年，現在只剩下邱閩、吳舉財（八十歲）、賴木松（七十五歲）、林德金（八十四歲）四人。原來參加的人還有小西澤如齋的李平（大鈔）、賴水林，菜園底慶樂齋的沈阿贏、吳鎮江（人稱鎮江先）、吳鎮福（很會打鼓），石頭公集義軒的抓魚个，以及祖廟仔慶梨園的黃金樹（會絃、吹），這些人都已過世了。吳舉財是菜園底慶樂齋僅存的人，前一天我們兩次到他家，其家人都推說他不在，不願受訪，訪問邱閩當時，爲了弄清楚有關六館聯的事情，他打電話給吳舉財，我們順便託他電話中代爲求情，希望吳舉財能接受訪問，但他仍然拒絕。據邱閩說，吳舉財並不識字，但記性很好，也學了十幾齣曲。其兄亦有學曲。菜園底有三山國王廟，曲館即在那裡。林德金是下廊仔人，下廊仔曲館現名昇樂軒，這是請和美人來教後改的，但以前非此名。六館聯慶義齋尚有一成員黃媽鑑（黃麗珍之父，肖兔，已逝）參加了十幾年，都是他出錢維持，大家受其恩情。邱閩三十幾歲時，與他相識，才加入慶義齋。

八十一年八月六日訪問邱閩先生（又名邱錦章，七十四歲

，曲館先生），林美容、周益民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二)永靖鄉竹仔腳春盛堂、同義堂

受訪者邱棟樑大正五年（一九一六）生，在十七、八歲就開始學拳頭（拳術），那時是在春盛堂學的，同輩學的有二十幾人，師父多人，都是從員林三條圳春盛堂來的，有江燈，人稱阿燈師，江文開，人稱文開師，及邱樹火等人，彼時師父騎「鐵馬」（腳踏車）來本地教。

而在邱棟樑三十歲時，即距今四十多年以前，由本村人邱樹火提議，鑒於同義堂的獅較敏捷活潑，就到陳厝厝請楊六經（人稱六經師）、劉煙松（松師）來邱樹火家裡起館，在其「門口埕」教了三十一、二年，由邱樹火親自擔任堂主，他是邱棟樑的叔伯輩，也是庄內最早學拳頭的人之一。以後遷到邱棟樑家教了二、三年，改由其擔任堂主。因為暑期天氣熱，不適合學拳頭，於是大多在秋、冬時，也就是九月至十二月學習，差不多是一年練一館多。同義堂大約教了四、五年就停辦了，因為大家都去找工商界的工作，而年青人去讀書，因而散館。當初都是叔侄輩混在一起學，現只剩下一兩個做農的人，不是沒興趣，就是只顧自己的土地，做田真艱苦，學武要投入時間，常常沒空練拳。說起松師的外號叫青番松，邱棟樑微笑解釋，那是說他做人很硬氣豪爽，但又有一點番性（堅持自己意見，自以為是），有時會鬧脾氣，在「番」（耍個性）的時候又很可愛、很會講話。

陳厝厝的同義堂，火師（楊坤火）及其大兒子六經有拜祖師爐，這有認主的功用；但傳到竹仔腳時，即已不再拜了。時代變遷，於春盛堂時代是點「電土火」，而在同義堂時

代，就有電燈了。武館在光復初，一度很興盛。至於館金方面，邱棟樑估計一館四個月可以收到上千元，因為有三十多人來分擔一千元的支出，平均一個人一個月要出四、五元，彼時替人挑土一天才五角工錢，而幫人播田、割稻一天工錢則為一斗二的穀子，「起厝」（建築）的師父工亦是這種行情，一斗米值四、五角。日據時代，十五歲以上的人才算成人，男的一天四角、女的一天才一角半至二角而已，換算現在的錢差不多有三、四百塊錢，若是同樣以米為換算單位的話。邱棟樑的結論是，彼時練拳頭是有錢人閒暇時的娛樂，窮人顧三餐都來不及了，是不會學拳頭的。而米在從前是很值錢、寶貴的，不像現在如此的便宜、容易買到。另外剛光復後，做工一天的工錢是三塊錢；民國五十三年時，一斗米值三十一、二元。彼時，每天天黑後，就有較勤奮的三五人聚集在館前自己練習、複習；大伙兒差不多在七、八點到齊，因為師父從陳厝厝騎鐵馬來，通常是在八點可到竹仔腳，然後一起開始練拳，到十一點或十一點半結束。練完後，會煮大麵當點心給大家吃，點心費是大家「公家」出錢的。以日據時代的物價而言，一斤大麵才值一角多，另外再加些香料、火油的費用，韭菜則是自己種的不用錢，煮茶的「茶米」（菜葉）、所燒的柴錢總共平均由每個人分擔，一天才「八仙錢」（八分錢）而已。至於傢俬方面，剛開始練習時，是去師父家裡借的，後來才自己打造，由大家募集公金打整套。

本庄拜的是三山國王，另外，像三塊厝、虎姑崙、海豐崙亦是拜三山國王，每年農曆二月二十五日王爺生，前一天會去請彰化的聖四媽，並連大轎、獅陣一起遷庄拜拜。此地

風俗獅陣過年時沒遶庄，另外像刈香、或幫人「烏演」（日語おおえんの轉音，捧場之意）時，會出獅陣。邱棟樑開玩笑說，彼時紅包都歸師父，徒弟只是「賺拼个」，意即若是跟著師父出陣，連涼水亦要自費；獅陣的成員，所得的酬勞只是讓人家請吃飯而已，出陣只是圖個熱鬧、拼個整頭汗而已。況且他們以前都是大佃（即有大塊農地待墾種），只有師父來叫，才會出陣到外面去。從前的人較樸實，對師父較「忠」（尊敬），農村生活也沒什麼娛樂，所以師父才叫得出去。現在情況不同了，師父請也都不理睬了。現在年青人拿獅頭，就要「錢連陣」，意即要付錢才叫得動。若是外地來調人手，本庄可出去的，才剩五、六人而已。而他們出陣也僅限獅頭、旗、鼓等項目。邱棟樑本人於三、四年前即退休不再出陣，竹仔腳獅陣的負責人改由其侄邱森財擔任。

在談論到春盛堂的拳法和同義堂的不同時，邱棟樑回憶說，春盛堂站的是丁字馬，跟同義堂差不多，都較「大馬」（即兩腳的距離較遠），但春盛堂の後腳較軟，同義堂の後腳較硬，較出力，而振興社的腳馬就較小些。春盛堂的拳法有很多種，其中也有打四門的，不過邱棟樑已不大能分清楚其和同義堂的分別了。他學同義堂的順序是從四門、連環走馬、短肢（逢手搏鬥）、長肢、龍虎會，一直學到虎拳時，邱微笑說，就學不住了，即沒有練習就放棄了。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訪問邱棟樑先生（七十六歲，前任堂主），周益民採訪記錄。

（三）永靖鄉滿墘同義堂

在所有訪談的案例中，游玉但先生算是不一樣的特例，

他學獅陣是不曾拜過師，只是當人家在學時，去旁邊觀看，他的武功是平時向別人討教、請益得來的。他受訪時，採取不合作態度，任由筆者發問，有的話，他即會說有；若沒有的、或不願意回答的，他就會當做沒有聽到。不管如何，訪談資料如下：

滿墘大約在光復後沒多久，有出獅陣，游玉但十幾歲時看到有人起館在學，因為有一認識的好朋友在學，他常去看他們練習，知道火師（楊坤火）、天鎮師（蔡天鎮）來本庄教過拳頭；不過他不曾看過本庄的傢俬，而獅頭至今仍有人保留著，那時在堂主的家中練習，不過那個人已經過世，問他的後代也不會知道。因為筆者一直要求要去那個人的家，去幫那個獅頭照相；游乃說，他家也有一個獅頭，去年才向永靖後街的蔡石買的，係一個中古貨色，花了八千六百塊錢，再請在廟裡做漆工的重新油漆上色整理（此程序稱「魯个」，蔡石的獅頭聽說較「水樣」），然後自己用紅毛線編鬚毛，請人去剪黃布、紅布，接上有天空色、黑白紋、五彩色製作成獅衣；經筆者一再拜託，終於被帶到後面廳的牆上的獅頭拍照，但其後間廳有片大床，筆者問，如此獅頭不會有妨害嗎？游回答說，那間房沒有人住。

滿墘的庄廟是最近才有的，今年就要建，拜的是帝爺（玄天上帝）。游玉但說，以前埔心鄉舊館村是拜王爺的（即三山國王），每年舊曆的二月二十五日時，會去搬請彰化南瑤宮四媽來一起遶庄。但是筆者接著問，你們迎媽祖的日子是那一天；游說，他們都是在二月挑一個好日子來迎媽祖遶庄；但是現在已經好幾年（大約有一、二十年）沒有迎媽祖了。要是獅陣還在的話，迎媽祖時，就會出來。差不多一陣

獅陣要十多人才能夠。庄民入厝則很少用到獅陣，一般都是神明生日才用到獅陣。現在外面也沒有人會來叫陣，以前是有的，但叫幾次還是沒有人肯出陣後，他自己花精神學的，因為鼓目較簡單的緣故，所以他用聽的就會了，這個人名字叫游東，是游玉但的堂兄，今年六十多歲近七十歲了。游東的父親是建築工，以前游東的父親還在的時候，有人來叫就出去陣，但是現在已不大願意出去了。在他們庄頭附近也都沒有職業性的獅陣。滿墩的同義堂以前學武的時候，夜間都是用鐵罐裝「番仔油」（煤油）來點火照明；滿墩也曾出了一個拳頭師傅，即天鎮師的父親枝來師，所教出來的徒弟學得不是很好、沒出名。在散館以後，還有些「厝邊頭尾」老一輩的人出來傳些拳腳給年輕的一輩，差不多有五、六人在學，而裡面有一個人是游玉但的讀書伴，大概游玉但是那時候學的吧！後來很多學武的人先後去了臺北，所以也沒有人是學成功的。

本庄中沒有人會推拿接骨，據游玉但說法，在永靖地界也沒有幾個會接骨的接骨師，因此他從來不曾聽過有名氣的，以前也沒有過。

游玉但知道火師，他說其外號又叫賊仔火，那是因為其眼神很靈活，有點賊溜溜的。他認識火師之子楊六經，是因為楊六經當過永靖果菜市場的業務員，身材很高大魁梧，游玉但和楊六經、楊六龍（六卿，火師最小兒子）都有交情，但他們皆不曾來本庄傳藝。游玉但也認識蔡石，蔡石在永靖街仔賣麵，據游玉但說，蔡的「煮食」（料理）手藝不壞，還做過「總舖」（廚師）呢，但游玉但也不曾和蔡石一起出過陣。浮圳的張其北卻曾和游合過陣，游也較常被張邀請出

陣。竹子腳的邱森財也會來叫游合陣，游也認識邱棟樑，他還以為邱棟樑很久沒見到，已經過世呢。但他說邱棟樑並不能算是邱森財的師父，只能算是同一輩學的人中較老輩的。如此看來，在永靖地區武館的傳承普遍發生問題，此應是他們不拜爐的原因之一。像浮圳的張其北和游慶堂之間、竹子腳的邱森財和邱棟樑之間，似乎有心結不能打開。另外陳厝厝楊六龍和永靖的蔡石亦有類似的情形發生，不過其競爭者大多已亡故或向外發展了。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訪問游玉但先生（五十八歲，村民），周益民採訪記錄。

（四）永靖鄉四塊厝賜樂軒

四塊厝的賜樂軒是本庄兩個曲館中，較早存在的一個，約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在「降服」後即沒有了。當初發起人是胡龜結（外號媳婦仔），從崙仔尾（崙美村）請胡天助、胡天爐來本庄做先生。另外永靖竹子腳人邱閩（外號田崎仔）他學得很不錯，以後也是做先生的人，來這裡學過。當時曲館是由魏美做館主，館址即設在今村廟附近楊姓的「共業」、「舊厝」所在，叫清荷堂。

當時的學員有十多人，其中魏溪圳學拉絃和吹，楊國獻是「四面攏坐有到」，意思是四面椅子都坐得起的人，即曲館的樂器如鼓、鑼、鈔、絃、吹都會演奏的意思，魏有明是打通鼓的，啞狗鍾仔與傅追兩人會吹等。以上所提及的人物，十之八九已經過世了。

至於現在村廟的誦經團是十多年前才成立的，因為沒有遞補成員，年輕的女孩早就嫁了，如今只剩下一些老的、沒

嫁人的人，沒剩下幾個人了。而其後場的絃吹和老一輩的曲腳沒有關係，是看別人演奏時，自己揣摩吞吐氣，而無師自通的，算是「土師仔」，上不了大場面的。

其它相關情形，請參閱四塊厝玉同軒的記錄。

· 八十一年六月十日訪問老人會村眾、盧忠先生、傅文禮先生，周益民採訪記錄。

(五) 永靖鄉四塊厝玉同軒

四塊厝的玉同軒成立較另一曲館賜樂軒為晚，但也同樣在日人時代活動，直到換國號後才不再出陣。按照受訪者傅土井的說法，四塊厝的庄頭分成兩邊，賜樂軒設在村的入口處，即村廟附近；而玉同軒是設在庄的較內側，但離出口不遠；如此說來應該是庄頭、庄尾之分，但也有些老人用庄外、庄內的說法，即賜樂軒在庄外，而玉同軒在庄內，特別是姓盧這邊的人，或者可說是住較靠玉同軒這邊的人是用這種分法；可能與庄內分姓聚居而分出角頭有關。

玉同軒由盧坪發起，從鹿港請來一位姓施的先生，又因盧坪過去和永靖五汙頭的朋友結緣，在更早些時候，曾請那邊的陳西庚來指導。曲館設在由村廟出來右轉不到一百公尺處，是用竹筒插地圍繞而成，而其土地是向臺南的大地主吳郡山租的。陳西庚來教時騎腳踏車來，彼時，他們庄內總共也才三、四輛腳踏車而已。

本庄每逢舊曆三月要去彰化南門口迎媽祖，回來「飛莊」遶境，所以由過年後到三月初，曲館較有練習，其餘時間，則隨館員高興，喜歡的話就晚上湊在一起練，他們只學樂器和對曲而已，沒有學演戲。神明生日時，就出來排場，至

於庄內演戲都是從外地去請來演的。以前曲館子弟遇庄內的人「好歹事」，都要去排場；本庄的兩個曲館似乎有各自的負責區，雖然是義務性質，可是住在庄頭和住在庄尾的人是不會請同一館的陣頭的。因為陣頭出去純粹是服務性質，所以他們說：「沒在賺吃尪仔頭的」（即沒有在賺鈔票以維持生計的意思）。

以前買傢俬的錢、先生禮及租曲館土地的錢，都是學的人平均分擔。彼時曲館的子弟大約有二十多人。

· 八十一年六月十日訪問盧忠先生、傅土井先生，周益民採訪記錄。

(六) 永靖鄉四塊厝勤習堂

四塊厝勤習堂自從「日人時代」就有了，但是再度起館授徒，是在光復後約民國四十幾年，由本庄盧文閱再結集庄內已經會拳頭的十多人來傳授年輕的一代，因為大家都是同庄的人「豪興」來學的，盧文閱也不是以師父自居，故不收「師父禮」，而和大家打成一片。據說盧文閱的師父是唐山師，不過大家已不知其姓名了。而早前的師父是來自田尾鄉崙仔尾（今崙美村）的曾本，教拳的地點即在盧文閱家前的「土埕」，那時有收「師父禮」，不過詳情並不清楚。當新一代在學習時，已有電力設備點電燈了；每到晚上吃完飯後，有興趣的人大家自動會集結來練，差不多都練到十一點鐘左右，冬天練習的時間久一點，夏天就練短一點。起館時，才設祖師、香爐，平常並沒有在拜，當要出陣請拳時，才拜請祖師。所收到的紅包充當公金，做為補充修理傢俬鑼鼓獅頭之用，所以整套傢俬如刀槍、棍等操練之武器是到他們這

一輩才打造齊全。因為庄頭出陣都算是義務性質，收到紅包的機會很少，而庄內的頭人又不願出錢，所以傢俬只好學的人出錢買。在先前的年代，過年時，本庄的獅陣正月初一到初五都有出來「弄春」、「咬青」的習俗，現在沒有了。而本庄「好歹事」（喜、喪事）皆沒有請獅陣。他們新一代的人，正式學的時間雖然沒多久，但是合著老人還是可以出陣，直到十多年前，才沒再出陣，因為年青人才都外流，所以整個館就散了。

本庄與滿墩、新館、舊館合為一個角頭參加彰化南門口的聖四媽會，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媽祖生日到南門口刈香、請媽祖，回來時獅陣才到庄頭接媽祖，再遶庄。庄內主神是關帝爺，生日是正月十三日，以前熱鬧時，獅陣也去遶庄、排陣，現在沒有了，只是各人帶牲禮去拜而已。另外，刈香曾去過鹿港天后宮、荷婆崙三山國王的霖肇宮。像現在要請熱鬧陣頭，大多去隔壁同仁村請同義堂的獅陣出來。盧文閔以前也會推拿接骨、用膏藥，但是他沒有正式拜過師，而是他識字，自己從藥冊、銅人簿揣摩學習而來的。另外，在廟口還遇到同村的盧曜章以前牽過獅尾，郭萬一以前也拿過獅頭，但兩人都不願接受採訪。只是郭萬一說，獅頭是師父自己貼的，他家就有一顆。

·八十一年六月十日訪問盧曜琮先生（館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七)永靖鄉同安村同義堂

〈訪問陳炳煌先生部份〉

同安宅即今同安、同仁兩村，同安村共有十一鄰，約二

百多戶，一千餘人，主要姓氏有陳、王、林三姓，陳姓來自福建省漳浦縣永川。庄廟是同霖宮，主祀三山國王，神像有近三百年的歷史，尚未正式蓋廟，現僅有間鐵棚搭建的房子，每年農曆二月二十五日三山國王生日及十月十六日平安戲，都有祭祀活動。

同安村同義堂是在民國五十年左右請本鄉陳厝厝（永興村）的賴振南來教，賴振南和六經師是師兄弟，若在世約近一百歲，賴振南來同安村教約三、四年，沒有收館禮，另外他還在員林南天里教過。同安村武館設立時堂主是受訪者陳炳煌的父親陳萬金（若未去世約七十多歲）。以前只有在刈香或三山國王巡庄時才出陣，但因人手逐漸散失，目前已有十年沒有再出陣了。

〈訪問林新竹先生部份〉

同安村同義堂是由陳厝厝的振南師來教的，據說陳厝厝同義堂是一位阿乾師來教的，阿乾師原來住在二水鄉十五庄附近，後來遷居至南投松柏坑，現在松柏坑十字路口旁麵店還是阿乾師子孫開的。

同安村同義堂的祖師是華光先師，並沒有再拜其他人。·八十四年元月二十四日訪問陳炳煌先生（五十四歲，連絡人），八十四年元月二十七日訪問林新竹先生（七十四歲，成員），羅世明採訪記錄。

(八)永靖鄉同仁村勤習堂

同仁村共有十三鄰，主要姓氏為黃姓，庄廟是和同安村共同的同霖宮。

同仁村勤習堂是在光復後設立的，當時請了員林鎮溝皂

張蕭詩（現仍在世，約八十五歲）來教約四年，張蕭詩還教過雲林縣林內、溪湖鎮、大村鄉港後等地。以前同仁村的堂主是黃軒合，黃軒合之後就沒有再設堂主，由受訪者黃義益擔任連絡人。目前獅陣人手大約僅剩十餘人，只有刈香、入厝時才出陣，庄廟做平安戲時並不出陣，而且現在只出「文獅」，沒有舞傢俬，也沒有表演拳術，只有單純的舞獅而已。

·八十四年元月二十五日訪問黃義益先生（六十六歲，連絡人），羅世明採訪記錄。

(九)永靖鄉福興庄同樂成

福興庄同樂成屬南管，日據時代由溪湖頂寮人吳江起館，吳江在福興教二、三年，先後教了好幾館，庄內約有三十人學，曲館在村廟左邊路口雜貨店後面，名叫福興同樂成，拜祖師天子文生，安一香爐，貼一紅紙，每個月初二、十六要拜拜，每個人進到館要先燒香拜祖師。吳江不教後，換溪湖浦底陳緬對來接續，浦底也是由吳江教的。但是陳緬對堅持他不會教，由陳倫在同樂成教了二館，第三館時就散去了。那時約是光復前，民國二十幾年的時候。陳倫與陳緬對是同門師兄弟，兩人都是和美洪明華的學生，皆浦底人，浦底曲館名錦德成，已散。陳緬對現在七十一歲，住浦底。

福興庄往昔有二陣曲館即南管同樂成與北管福樂軒，二陣武館，即勤習堂和同義堂，最晚散去的是南管，目前還能出陣。以前娶新娘還用轎子抬的時代，南管都出去幫人家熱鬧，入厝也有、喪事也出，以前有館的時候，出陣收入皆做公金。庄內觀音媽生日，無論南北管皆無出陣，神明生日有

誦經團，另外請布袋戲或歌仔戲。往昔庄廟大拜拜時，南管在廟前，北管在對面埤邊，二陣互相拼館，同庄的人，趣味而已。福興庄較重視南管，比較不喜歡北管，認為太吵，吹的聲音讓人聽了像喪事一般，南管較清，所以較得大家喜歡。目前南管尚有出陣，但也要與浦底和頂寮的人合陣才可以，去年觀音媽到嘉義柳仔林刈香，浦底和頂寮的人也來幫忙，福興本庄出五、六人。過去聖四媽會海豐崙角福興「著爐主」時，南管會去彰化南瑤宮，北管則沒去，因為福興南管較有份量。偶爾人家也會叫北管，不過大部份是和北管的成員有朋友親戚關係才如此。南管較難學，以前庄內自己就可以出陣，現在不行了，因此到海口請牛仔陣就要花好幾萬元。

目前傢俬都放在村長家，大旗、彩牌、燈籠上都寫福興同樂成，反面是天子文生，喜事大旗是白色滾紅邊，喪事是黃色寫黑字，喪事只出大旗。南管並無上棚演出，也無女性成員，古早排場時，大旗、燈、彩牌在八仙桌前排成八字形狀，彩牌在中間，表演的人在前面排成一圓圈。

·八十年一月二十三日訪問邱發長先生（成員），陳錦豐採訪記錄。

(十)永靖鄉福興庄福樂軒

首先，在庄頭訪問江千養的弟弟江梅樵，他今年七十歲，是學南管的，屬福興庄同樂成，因為同館，以前曾採訪過同村的邱發長先生，所以先約略和他談南管的事，而筆者找上他，是因為同村的人都說江梅樵與南北管均有深厚關係。江梅樵說他三十多歲學曲藝，學了四、五年，他們的師父有

溪湖的米粉江（或江仔）和鹿港教九甲戲的陳程。本庄曾以南管（混九甲）和永靖街頭的北管陣拼過館，但那時本庄的北管並沒加入拼陣。只有迎媽祖時，南管、北管才於廟口拼陣（農曆二月十九日，迎彰化南瑤宮的聖四媽）。

江梅樵說，在他未懂事時即有了獅陣，之後才有北管，時約日據末，而南管又較北管晚一點成立。獅陣的堂號叫勤習堂，彼時有兩陣獅陣，一在庄南，一在庄北，師父來自西螺，比起曲館更早消失。北管在庄內的溝厝邊、庄廟的對面設館，南管則在邱清江、邱聰明的家設館。而南、北管的傢俬都算是私人自己打造的，並沒有公金可用。但在庄內喜事、入厝，南北管差不多皆可出去排陣，人家致贈紅包會收下，有時是大家分掉，有時則當做公金用。本庄民俗，入厝時並不請獅陣，過年時也不遶庄。獅陣兩陣各有五、六十人，但後來學成也不過二、三十人而已。一陣叫勤習堂，在江秋陽家裡起館，師父是江秋陽的丈人，名叫張少施，是員林人；另一館則較晚起館，約在光復後，是在江天南、江煙的家裡設館的，但其人手，技藝不精，有一次出陣時，大家爭著要當獅尾，因其較容易且輕鬆之故，後來決定大家輪流，即一人輪替一段。而在這兩陣並未起館之前，庄頭並沒有聽過有誰會拳頭。另外也有幾個隔壁村庄，即崙美村的人，來學過獅陣，其中有一個叫詹祿。福興庄庄廟主神觀音佛祖生日時，陣頭有時出陣有時沒出陣；但是迎媽祖時，只要陣頭仍在，就一定會出陣。如今這種風俗已經不存在了，只有在二月十九日時迎請媽祖到村中來拜而已。江梅樵說，彼時他們在吃飽飯後就開始練長短氣（對曲）；起初照明是用蠟燭、水油，後來就用電燈了。南北管都有拜祖師、香爐，南管是

拜田都王爺，北管則不清楚。

後來，江梅樵帶筆者到他哥哥江千養那裡，江千養已經很老了，有八十四歲，他是學北管的，在他二十多歲時，學了二、三年。師父是永靖人，姓名已記不清楚，但彼時永南村是「北管窟」，師父是很出名的。同時在學的有二十多人，傢俬是各人自己去打造、屬於私人的；而發起人有江千養、劉溪旺、江木發、江養來。江養來應算是館主，江木發是頭手、嗒鼓手，江木發過世後，曲館即散掉了，時約在五十年前。

當初請師父，是本庄熱鬧時請來做戲，看他演得不錯，遂留他下來教，彼時約在日據末，師父仍住在永靖，騎鐵馬來教。而學習的人要出錢交館金，不清楚交多少元。練習時間，大約在晚飯後七、八點鐘起，練到十一、十二點時休息，那時還是點番仔火照明。每年正月初一及初二，福樂軒會出來排陣、排場，但是次數不多；熱鬧時會出來迎神明，次數稍多。入厝、遶庄算是義務的，他們子弟不會向人收錢，有些人會包紅包酬謝，有些人會把他們留下來招待一頓作為答謝。當年，過年的時候，子弟還有包紅包給師父。練習時，泡茶給師父喝；練習後，沒有吃點心的習慣。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訪問江千養先生（八十四歲，福樂軒成員）、江梅樵先生（七十歲，同樂成成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二）永靖鄉福興庄勤習堂

本庄的獅陣是光復後第二年招募成員而成立，但在隔年即散館了，因為彼時為臺灣地方自治第一次的選舉，附近每

個庄頭都分了派系，像本地即分成陳派，屬於國民黨，邱派是散黨（黨外人士）！因競選活動導致不和，彼此拉後腳，勾心鬥角下導致不能出陣。

本庄的獅陣，當初那些年輕人本來要請同義堂的師父，但因為是老輩的人出面招募，包括受訪者江秋陽的父親及叔叔江鳳洲在內，以前曾和崙仔尾（即今之崙美村）的師父曾本練過拳，算是勤習堂的子弟（他們只學拳而已，並不出獅陣），所以堅持要去叫勤習堂的師父來教。遂請員林人張紹書，他是江秋陽的老丈人，曾擔任員林鎮溝里里的里長三十多年，至最近才不做，江秋陽在二十歲娶了張的女兒，到後來張才來本庄教拳頭。而張紹書來福興庄時，也在本庄租一甲多田耕作，並在其田尾處建屋，居住下來；有一、兩個徒弟偶而會幫師父種田，大部分的徒弟在逢年過節才送禮。但是有的徒弟，就算是師父有心要傳授他功夫，亦不想學，因為要忙著種田或者去經商。當初是在江金同的家裡起館，與江秋陽同一輩學武的有江余嫌、江清勤（現任本村的村長）、江梅樵（筆者曾訪問他有關於曲館的事，曾提及一些獅陣的事，但並未告訴筆者他也曾學過武術）等人。私私私

腳馬是站三角馬，拳套和一般武館所教的一樣！傢俬有鐵叉、大刀、牌等，他們有四十人，各人選一樣武器去打造，而合成整篷的。但是江秋陽說，他們並沒有人學成。

師父會用藥，有藥末、藥洗、膏藥（漢藥，可立即止血），而江秋陽的父親是「漢醫底」，其弟在庄外的街上開順保藥房，江說，中藥都是給老輩荒廢掉的。而像他丈人（即師父）只傳給自己兒子，最小的兒子現在還在開國術館。在當時，他們都是利用夜晚練拳頭，差不多「日頭暗」（黃昏

時），吃飽飯就去學了，一直到十一點、十二點時休息，有時煮點心吃大麵、米粉湯，費用由各人輪流作東出錢。堂主名叫江銅，較有錢時，也會請客，江銅也學拳，卻沒有學得很好。當時照明是用「電土火」。

福興村有一江氏祖廟，公厝的祭祀公業有三甲多田地，收三七五（即田租，另外本地「三七五」有另一義，是笑人家功夫學得支離破碎、零零落落，即學得不精、不好之意。）當作收入。另外臺南某處姓吳的祖廟亦在這附近（福興村、竹仔腳、崙美村、田藝村）也有好幾十甲的公地。

江秋陽本人也學過南管曲館的樂器，現在除負責本庄一座私壇外，還參加外面誦經團的出陣。他說，誦經團的組織在以前就有了，是源自三藏取經的典故，而在近十幾年來才逐漸流行起來。像他是做文平、後場，一夜工錢是一千元，工作到晚上十一點止。他說一般喪事的做法，在人死尚未入木（入殮），就要念腳尾經，而在頭七時，做對卷。做時，供奉佛祖彩，念佛祖經請佛祖做主接亡魂前往西方；再來「引魂」念引魂經，這時要擲筊？來問亡魂有無回來，要是擲無聖筊，即要看死者的子孫是否有到齊，若無，則要燒香禱告其理由、原因，請其見諒後再擲筊，得一聖筊，即表示七魂到，儀式便可進行下去；此時孝子要哭，請神主坐位（連桌頭），再念經給他，念彌陀經、金剛經，唸完後休息，再誦佛陀經送佛祖，結束儀式。而在一般寺廟做法會時，則有做敬、做贊、祝壽，最後才是拜果。而誦經團分為三種，即是龍華、沙門（又作空門）、道教。龍華派在中部盛行，有念龍華經；沙門穿黑色海青，念吃菜經，流行在臺中以北地區；道教主要是神明用的，像王爺、帝爺為廟中主神時，做

醮、熱鬧用的。但龍華的人也做黑衣來穿的。這三種派別，經冊大同小異，主要是誦念時的韻不同而已。科儀或有不同，像拜果時，龍華的人要踩腳步，但沙門只是站著念而已。前場最少要三人，也有五、七、或九人的，站中間的人是最飽學的，叫做中尊，是穿紅衣配甲（即指袈裟）。而後場人數較具彈性，看出資多少而定，一般正式的有打鼓手、電子琴、電子三絃（吉他）、絃、洋琴、吹、蛇皮三絃等。

江秋陽也補充說明庄頭陣頭的事情，一般出陣迎神明是舊曆三月初三帝爺（私人奉祀的）生日，請媽祖是舊曆三月二十三日，迎彰化南瑤宮的聖四媽。他學的南管，又稱「天子門生」，是皇帝親口敕封的，其典故為以前有一次皇帝生病了，心情煩悶，想聽一些較「清」的音樂，換了幾種都不滿意後，才輪到南管演奏，結果皇帝一聽，龍心大悅才冊封的。所以南管的陣頭較大，在迎神行列中，一定要在最後面，其又配兩令旗和涼傘。現在南管出陣沒用涼傘，像以前若是出南管陣來「送出山」（送喪），到庄頭，即要由孝男跪拜送回陣頭了；而現在已不時興用涼傘了，所以才可送到山頭（即墓穴處）。而南管是散路，其音樂清而不雜，沒鼓沒鑼，沒有喧鬧聲。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訪問江秋陽先生（六十五歲，成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三）永靖鄉獨鰲勤習堂

獨鰲即獨鰲村，獨鰲過去有勤習堂武館，但已經解散很久，老一輩亦已去世。

八十四年元月二十五日訪問兩位村民，羅世明採訪記錄。

（三）永靖鄉崙仔尾以成軒

受訪者胡安今年八十二歲，他在十六、十七歲時學曲藝，一共學了兩館。師父有兩位，是來自埔心吳厝庄（或梧鳳庄）的阿拔仔，姓黃，其「正名」不詳；及二重溝的空仔，亦不詳姓名。湖水坑的李錦順和胡安交情不錯，曾來本地指導過。

阿拔仔算是胡安的親戚，他的母親是胡安的「叔伯阿姑」（堂姑），因表親戚的緣故，而來這裡教館，所以並沒收先生禮；他在教曲時，是在自己的家裡（算是胡安的厝叔公家裡）起的館。而阿拔仔也有「整小籠」，會演布袋戲，成立過雙團的布袋戲。阿拔仔教時，都是先開曲來念，再依序教通鼓、嗒鼓、鑼、吹等。而現在一些舊的傢俬都搬去庄廟裡放。胡安說，吹較沒有人要學，因為要學會吞氣，不然就會比較痛苦；而胡安本人什麼都學，可說是「銅鐵攏會」，像打鼓（通鼓、嗒鼓）、絃、鑼、鈔等演奏和唱曲均擅長。他說，北管算是「古早歷史」，不讓它傳下來，是真可惜的事情，像漢樂一樣是有歷史的。而一般北管要對曲的他都會，其它像「南个」（南管）散路的絃仔、品（即推絃吹品），他也会。他認為崙腔陣較「幼秀」（細緻），其樂器有絃、抽、七星琴、好絃等。胡安還親身示範樂曲表演，用南管的大殼絃、北管的吊規分別拉了平板流水的「哪吒下山」中的一段（劇情是師父叫哪吒下山為父母效勞），和二黃、西皮的「天水關」中，孔明收姜維的那一段，胡安還說姜維後來「出世」做關雲長。他邊講解、邊示範樂曲（圖十二），令筆者更深刻地體會地方戲曲之美。

本庄知曉曲藝的，已經沒幾人了。能夠出陣，被叫出去湊人手、幫忙的，也只剩下胡安一人了。柳樹浦去北港刈香，胡安參加過，亦在那個庄頭排過陣；另外社頭埤斗及彰化和美等地亦來叫他出陣過；他和大村、東山、浮圳的江河醜，及湖水坑的賢仔友好，也一併出過陣。

崙仔尾屬聖四媽會，聖四媽會分七、八個角頭，而老四媽會分成十二角頭。他最後補充說，他們練曲時，也有準備點心，像鹹粥等給師父吃。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訪問胡安先生（八十二歲，成員）
，周益民採訪記錄。

（四）永靖鄉崙仔尾勤習堂

〈訪問曾祿部分〉

在村廟訪問到曾祿先生，曾祿之叔父曾本做過拳頭師父，也會舞獅，但他大部分在外庄教武，像鄰近的福興、獨鰲等地皆有去「荷館」。而本庄也有人找他學過，和曾本同一輩的人，約在昭和時代就有人和他學了一、兩年。在曾祿十幾歲時，就看到獅陣表演，而叔父曾本坐在師父位看徒弟們舞獅；最後一次出陣是在曾祿二十一歲時，即距今五十七年前，以後即不曾再見過本庄獅陣出來了。本庄只有一個獅陣，和胡厝的獅陣算是同一館的，輩分應是師兄弟吧！

曾本是本庄人，並不收先生禮，同輩的朋友叫曾本也教下輩的人，他回答：「不達不七，學那個那有路用！」所以下輩的人就都沒學了，連曾本自己的兒子也不會拳頭了。曾祿先生一再強調，獅陣的成員都是做農的，不是專門在「賺

吃」。曾本並沒有在配藥，不知他是在本庄或外地學的拳頭，也不知其究竟收過多少徒弟，家中也沒有留下什麼「手尾」。

庄中的主神是媽祖，屬彰化媽，要好幾年才去刈一次香。一般是在三月時，迎媽祖來庄頭「飛飛」（遶境）而已，獅陣會跟隨媽祖之後。以前獅陣還在時，刈香回來，會到永靖去接神，再送回村中的廟裡。

本地風俗，入厝並不用獅陣，過年時也沒有出來咬青，總之罕用獅陣，最後他又強調一次，昔日的獅陣，不是在「賺吃个」（即非職業性、賴以維生用的）。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訪問曾祿先生（八十二歲，成員）
，周益民採訪記錄。

〈訪問胡安部分〉

胡安是筆者在訪問他的曲館時，才知道他也是獅陣的成員。他說其師父是胡麒麟，斗六人，胡麒麟有個兒子胡學藝，現仍在斗六國小旁邊開國術館。而胡麒麟本人曾到過少林寺學武，其妻外號叫鳳陽婆，也擅長拳術，因為鳳陽婆的父親即是少林寺內的拳頭師父。光復後，胡麒麟的大兒子叫渡仔，亦來崙仔尾教，他在本庄總共教了四館，其中兩館在羅遼光家起館，兩館在蝦米珍（姓陳，詳細名字忘了）的家起館。而胡麒麟當初是在胡家的公廳起館。渡仔在教時，胡麒麟之頭叫師仔胡敖師會來幫忙教，胡敖是胡安的堂兄弟。後來渡仔到獨鰲村去教，胡敖也去幫忙，那時胡安每天晚上都要幫胡敖提燈仔火，兩人一起走路過去。燈仔火是用兩個鐵罐連在一起，內盛番仔油、或水油，或者用鉛片黏圍起來點蠟燭來照明走路。

而胡安本人在十四、五歲時即學拳術，後來渡仔教的四館都有參加。而本庄的獅陣在日本人走後、二二八事變時，差不多是在胡安娶妻前後，便不再出陣了。

師父的功夫很厲害，他練到可以用煙斗桿子做武器；他在本庄教時曾露過一手，即用一隻手將喝茶用的杯子捏碎，再全部嵌進牆壁裡面去。另外，胡安在知道筆者是高雄人後，他說，高雄旗后葉再傳也很強、很出名。

渡仔在本地教時，有收館金。練習後，通常徒弟輪流從家裡帶材料來館裡，煮點心給師父吃，而且只給師父吃，通常是煮些鹹粥、菜脯粥之類的。鳳陽婆有時候也會來本庄住，探視渡仔（其大兒子）。胡麒麟和鳳陽婆生有四個兒子皆有學拳術，大兒子即渡仔，二子為順治，三子叫三江（即胡學藝），四子名四海，在臺北的新莊、林口一帶開國術館。胡安的大哥也會拳術，但他是在南投學的，現在臺北蘆洲開一家叫胡連安藥房，是「中醫底」的，今年九十歲。

練習傢俬時要成對相對練，有籐牌、鐵叉、大刀、單刀、雙刀、鐵尺、雙鐮、鉤鐮、斬刀、齊眉、七尺、九尺、丈二等。師父胡麒麟會用藥，在開始練時要吃行氣散，他有傳下銅人簿，胡安亦有學到。胡安說，銅人簿應該叫「十八銅人簿」，在少林寺是很大本的；師父也會治療跌打損傷、推拿接骨，也會做膏藥，開青草、藥頭的藥方。而他們用藥，都是要看時辰用藥引，如此藥方才會生效。

胡安再回憶道，其師父若是「學走法」（行功、運功之意）而站上秤臺時，其重量竟可高達五百公斤。

胡安又說他若出陣刈香，都是幫人家拿頭旗的，拿頭旗不是隨便人都可拿的，特別是要腳步好的人才可勝任，一般

出陣要踏大小門、大四門、七星步等。而胡安的腳馬是受鳳陽婆的直傳，尤其是其八卦步很有應驗、應彩的，有辟邪的功能，他踩的八卦是八八六十四卦，一卦一步、一邊八步，左邊左腳開始、右邊右腳開始，踩完剛好回到原點，而八個方位皆有踩到。開始必定要生門（即坤卦☷）踏進，八方位都要燒金紙，踏在地面成一八卦圖形，即太極卦。一般是在民宅的客廳、或廟口前才踩的，此時人要子、午、頭頂三禮、左旋三花、右旋三花回來，再頂三禮；點三枝香起香，「拆金」八處（即金紙冥紙成八燉金火），燒金放炮，呼請神明，口說：「某某神明，今日吉時廟建成，要踏八卦，要是有不知冒犯之處，還望眾神指教。」

本地習俗，新厝落成會叫獅頭來弄獅。以前胡安曾隨人由彰化到笨港去進香過，他曾到全省各地寺廟去刈香，而平常較常去的是高雄三鳳宮、福興的柏龍寺（隔壁村庄）和柳仔林的碧林寺。

胡安又說，像他做人，最重道德要守，道行做好，要實心實德才會得道，天公才會保庇。眾人頭上三尺有神明，所以做人要有修養，該賺的錢才賺得著。像他身體標準正常，在做得到的範圍內，都要做得到才好。

以前是拜達摩祖師為祖師，胡安說在芬園鄉縣庄寶藏寺，祖師有裝金身。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訪問胡安先生（八十二歲，成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註）永靖鄉永靖街新樂軒

新樂軒的樂友現在剩不到三人，受訪者許樹籐三十多歲

才學，那時約當民國三十七、八年，他學樂器；另一人是謝火爐，正名謝欽，比許樹籐小一歲，學上臺作戲；另有一名吳德霸者，也有學，不過已過世了，其妻尚在。當時學的人不必出錢，參加的人都是男性，學趣味的，而且熱鬧時也可用。樂器都是庄人「寄付」（捐款），新樂軒算是屬永靖街與關帝廳的曲館，不過滿港西也有人來學。

來教過的師父都已經死了，以前永靖街很多人出去外面作戲，作歌仔戲，後來因沒有戲好演，就回來教曲館，因此老師很多，一共有七、八人，林牛港是其中之一，張文田也是，他去五汙頭玉同軒教過曲館，盧金長（阿章之父，受訪者之妻以爲他姓謝）、邱進山也在新樂軒教過。老師都沒有薪水，因爲都是本地人。

新樂軒不是大館，沒有總理，沒有人要「作頭」（當頭人），因作頭要花錢，以前都是謝欽在負責，因爲他在公廟（永安宮）邊開「點心擔」，較方便。新樂軒因爲沒有錢，戲服都用租的，只上過幾次臺作戲，之後就解散了，時間差不多是在民國五十年左右。

幾年前許樹籐成立永樂天大鼓陣，現在也沒有什麼活動了，因吹手都被叫去當師公。永靖老人會雖然說要學大鼓陣，但沒有經費。

以前在村廟永安宮（王爺宮）學曲藝，拜西秦王爺。永安宮主神是三山國王，有七十二庄的組織，是建廟時「招會」組成的，現在各庄都有自己的廟。

許樹籐小的時候，苦苓腳的曲館很盛，它與五汙頭的曲館（正成軒）相拼，跟臺中的集樂軒與新春園相拼一樣有名。以前的拼館，日據時期在豐原最多，後來臺中的拼館才比

較厲害，臺中的曲館大多是大生意人參加，規模較大。

八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訪問許樹籐先生（八十一歲，成員），林美容採訪記錄。

（六）永靖鄉永靖後街同義堂

受訪者蔡石，人稱阿石師（圖十三），自稱其功夫承自其阿公蔡枝來，因爲其阿祖很富有而沒有子嗣，遂買蔡枝來（原姓賴）來當兒子，因蔡枝來很活躍又外向，所以請「拳頭師」教他練拳術。蔡枝來學的是太祖拳，學得很不錯，因爲富有，不曾開館授徒，光坐吃田租就吃不完了，不必教徒弟來維生，可是人家還是敬稱爲枝來師。他和同義堂的淵源，乃是有一次到外方庄頭遇到一位走江湖賣藥的「王祿仔」在表演功夫，好奇上去較量一下，覺得對方也有兩下子，彼此遂結成好友，此人就是羅乾彰。枝來師邀請羅乾彰到家裡來做客，又因爲賴、蔡、羅同爲「同間厝」的（同一家的），乃結拜成兄弟。

蔡枝來原先沒有學獅頭和鼓，就向羅學習這些技藝，但兩人仍是同輩相稱交往，算是彼此切磋，互相換藝而學。而同義堂的起館，乃是羅乾彰在蔡家長久受招待，尤其是抽鴉片所費不貲，時間一久自己覺得不好意思，就找蔡枝來說要開館賺一些費用，但是蔡說，永靖街仔要學武的沒幾人，所以，羅住在永靖街仔，卻跑到陳厝厝去起館；現在陳厝厝的人，老是說是他們那邊最早起館的，這話也算是沒錯罷了，因爲羅當初是住在永靖街仔，其他人起的館，要怎麼算呢？

本庄同義堂再傳到第二代，到蔡石的父親蔡天鎮，人稱天鎮師，現今如果仍健在的話，大概有九十八歲了，他本來

是不學武的，因其三哥較早學而有所傳承，後來其三哥被木材壓死，就換天鎮師承續，傳續同義堂。

同義堂傳到蔡石算第三代，蔡石的兒子現在就讀永靖高工，蔡石自己並不強迫他兒子學武，就看他本身的意願。

蔡石有祖傳的秘方，也有銅人簿，是從少林至善禪師那邊傳下的手抄本，但蔡嘲諷說：那不知是東？還是南的？只要要是好用的、能用的、可以留下來用的，有留下來就好了。他有學到推拿、接骨、藥洗、藥粉（有效但易脫落、遂越來越沒人用了）、草藥等，但沒有傳到藥膏。

至於傢俬方面，其阿公時代那篷傢俬是募捐的，有錢人貢獻給庄頭。但在二二八事件時，有人去密告當局說，永安中醫診所的瘦脚章（本名林永章）處藏有短槍，傢俬乃放在天鎮師家，打算圖謀不軌。天鎮師和二哥怕得要死，連夜抱著傢俬往家後面的河溝丟，等到事件平息後，再要去撈時，只剩一支斬馬（是改過的、很秀氣古錐）、鐵叉和雙刀而已。所以其父授藝時，傢俬並不是庄頭寄付的，而是學的人自己花錢買的，就放在各人的家裡。而在事後隔三年餘，鄉下那邊才又有人來聘請天鎮師去教，天鎮師一共在永北開了二館、永南一館、港西一館，埔心的許厝一館，及花壇一館等。

至於拼館的經驗，在天鎮師的時代，要是有一地方要熱鬧，大家就趕快調人，風聲放出去，今晚某地要大拼陣；通常對手不會是同館號的，而本庄同義堂的对手，常是埔心的勤習堂。因為天鎮師去外地教得多，本地的徒弟反而少，所以要熱鬧時，就將外地的徒弟叫來。現在本地已無立招牌了，要出陣就聚集附近的人手應付一下。也沒有帶傢俬，因為

至少要有五十人以上的陣頭，才配得上傢俬；而且現在大家都在趕時間，根本沒讓你有時間來舞弄傢俬。蔡石說，人要是「好行」（好心）的話，就是一路通，要是遇到人家要吃你的話，只能用手打才行得通了。

本地的村廟永安宮，奉祀三山國王，其熱鬧在農曆的二月二十五日；現在國姓爺廟面臨拆遷，因此國姓爺只好暫住到那裡去了。本地的人參加彰化南瑤宮的老四媽會和聖四媽會。

另外，獅頭一向都是他們自己糊的，蔡石糊的獅頭也賣到外地去。他回憶說，十幾年前一顆獅頭才賣四千元；而在三、四年前，當他們的獅陣代表臺中市去鳳山參加臺灣省國術表演時，其獅頭還被邱坤良教授看上，他直稱讚這獅頭製造得漂亮；後來整隻獅子連獅鬚、獅身布整套賣給邱教授一萬六千元，再加上車馬費送到臺北是四千元，蔡石還從自己家裡帶土去邱先生那邊教他們製造土模，講習了兩個鐘頭。

同義堂所學的马是四平、三角、丁字馬。至於拳套則鶴拳、太祖拳、虎拳、龍行拳等。一般出陣時，則打四門而已。

訪問時，有位老先生進來，叫游介源，今年五十八歲，是天鎮師當年的徒弟，他回憶說，當年一館差不多二、三十人或三、四十人，成員有小孩子、國校畢業在工作的，也有高中生，練習地點是在土地公廟前面，一個晚上練習二、三個小時，點「電土火」照明，在蔡家才有拜香爐、祖師，紅紙上寫華光仙師，而在其它地方則只有拜香爐而已。

其所學過的傢俬有鎚、叉、籐牌、大刀、鉤鐮、鉞仔（與鉤鐮勾勢相反的兵器）、刨仔、木耙、鐵耙；而其中蔡石

先生說他比較喜歡用耙，因為拼陣時最適合，既可擋又可打，兼可用釘去剪敵人的兵器。

他們認為，練獅陣只是康樂活動而已，而不是專門的職業或表演；其主要功能是為地方迎神明熱鬧用的、鍛鍊身體、兼交朋友、聯絡感情的。他們現在較常來往的有田尾海豐、崙的楊金謙、浮圳的張其北、竹仔腳的邱森財等人，可以互調人手。而專屬本庄公有的獅陣已經解散十年了，即同義堂不再出獅陣。以前出陣，是純義務，通常是庄中有好事時，一起熱鬧，沒錢可拿，有閒的人出來幫忙、圖個好采頭而已。那像現在出陣的話，就要一天的工錢，行情差不多是一個人一千二百元左右。

在永靖這個地方堂號掛同義堂的招牌者較「大眾化」（普遍），像永北有同義堂，據陳武雄（永北同義堂堂主）說，因為在永東、永西都有同義堂，所以，他到永北起館，但終究沒有成氣候。

他們同義堂的拳是較硬的拳法，打拳用硬力，要較出力、用力，不用軟力，對女子而言，學起來較「硬斗」（困難），故沒聽過有女子來學他們的拳。不過，蔡石有兩個侄女曾在臺中練過，但不曉得她倆學的是什麼堂號的拳，只知道打的是鶴拳（軟力的），却不是勤習堂的。同義堂的拳不分長短肢。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訪問蔡石先生（五十五歲，師父），周益民採訪記錄。

(七) 永靖鄉滿港西和樂軒

滿港西和樂軒在日據時代約六十多年前，由北曾村阿鋤和阿明起館，阿鋤因為和滿港西的人有親戚關係，所以才會

來滿港西教曲藝。當時只有六個人學，現在僅存受訪人蒲鑄鎗仍健在，他現年七十七歲，十多歲時跟阿鋤學，只學通鼓。光復初曲館就解散了。

阿鋤初來滿港西教時，僅要他們買二手的傢俬，大家「撿錢」（聚資）去買，後來學成出陣，收的紅包才用來買新的傢俬。以前阿鋤是在一間原本是「煙間」改裝的房子做練習場所，沒安爐，也沒拜祖師，就是趣味而已。最初的六個人中沒人學會頭手鼓和吹，所以要熱鬧都要調人，由老師自己去調，因為人手不夠，很少出陣，沒有人會來叫出陣，若是有出陣，都和外庄湊在一起，如溪畔，溪畔也是阿鋤教的，古早陳厝迎媽祖會拜託去湊熱鬧，庄內過年時，曾去給人家「歡春」（祈求平安），彼時庄內黃厝入厝，包的紅包最大包，其它就沒出陣了，庄內土地公廟自以前就請外頭的陣頭，或是請戲班做戲；庄內媽祖會也有熱鬧，但沒出陣，只是各人拜拜而已。

日本時代只有一個土地公廟，現在還有一個公有的碧天宮，拜爺爺。原來的傢俬還留下一些，放在姓蒲的太子廟內。

姓蒲的人來臺灣，最初落籍清水，後來一部份人搬來滿港西，清水姓蒲的分得媽祖，滿港西分到太子爺。清水姓蒲的到北港刈香，路過滿港西，庄內的人就要請他們吃點心，每一戶約三至十桌，現在只有意思一下，隨便吃一吃而已，滿港西姓蒲的約四十戶，外移者全回來的話，有七十五戶左右，厝仔也有幾戶姓蒲的，每年三月全臺灣的蒲氏宗親都會到滿港西拜公媽，而不到清水，因為滿港西較寬闊、較舒適。

·八十年一月二十三日訪問蒲錦鎗先生（七十七歲，成員）
，陳錦豐採訪記錄。

（六）永靖鄉滿港正樂軒

本庄老輩最早是在距今八十年前學曲館，當初的師父是永靖人張文田，學的人有詹昌（會絃、吹、唱曲）、詹柚（老生）等。詹柚若還在世的話，有一百十五歲了，他七十歲時去世，他並不識字，絃譜都是硬學的（他認字要從頭默誦到那一個字處，才認得出來）。詹昌今若在世，為一百一十歲，不但擅長絃、吹，唱曲的聲音更好，人家稱他是「八張交椅都坐有到」（即排場時，扮仙可以連扮八仙），而永靖街上傳說，滿港有一「做個秀才」，很有可能就是他。曲館設在廟的隔壁，而先生禮（師父禮）和傢俬都是「公司」出的，即庄廟公金收租出資的。張文田只來此地教了一館，大部分傳的是銅（樂）器而已，曲則較少；他住在永靖街仔，每晚「騎鐵馬」來本庄教。詹昌他們兄弟為何那麼厲害，就不得而知了。以前出陣，若是廟裡的事都算是義務，同庄的婚事喜慶亦有出去；但是他們子弟並沒有在「上棚做」（做戲）。私人性質的排場，就有收紅包，收入歸各人。

曲館在日本時代，算是明治和大正時期成立，後來詹柚、詹昌在「詹厝內底」教曲館，因為是同一庄的人，下一輩要學都不用出錢，那時傳下來的人，有江睦宜、詹得清、詹得金、阿卿（唱小旦的，也會鼓，聲很好，曾在鹿港出過風頭）、江直南和詹獻道（現仍存，職業是做功德壇、司公、招陣頭，若要更清楚曲館事務，應去問他們）等人；而這一輩的人還算「學有起」（學成功），以前有一次到鹿港刈香，還跟人對曲拼過陣，結果他們這邊的觀眾比較多，顯然占

了優勢。

另外有人補充說，三權公（指詹昌）到任何地方皆很風光，像有次到阿罩霧（今霧峰）去排場，刚开始，人家看他頭上纏著頭巾，十足鄉巴佬的樣子，看不起他，等到一對曲了，才知道他是「老先覺」，奉上一大堆煙、酒來奉敬他；另外，他隨「橋頭媽」（指枋橋頭天門宮媽祖）去刈香，所到之處，皆很轟動。本庄的曲館最興旺時，曾達五十人，其中以水煙伯仔的吹算最好的，但是到後來卻都找不到人手，而隨便找幾個湊數，「忒援」（日語捧場之意）而已。

本庄廟的主神媽祖，是彰化南瑤宮老四媽的分身。大鑼、鼓架、傢俬都還放在廟裡的倉庫內。

·八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訪問詹賜卿先生（村廟甘澍宮廟公）及村眾數人，周益民採訪記錄。

（七）永靖鄉滿港同義堂

滿港的武館大約比曲館還要晚了十多年才成立，最早的師傅是黃仔順，他四處走江湖傳館，曾到過永靖的陳厝厝起館。而黃仔送（應是外地人，來滿港和江得照的妹妹結婚，是入贅的）就是在那邊和順師學的，送師論輩分應該是和陳厝厝的火師（即賊仔火，因為其個子矮小又身手敏捷之故）同輩，算是順師的「頭叫師仔」（即弟子中學得最佳者），送師一共在滿港教了十幾年的拳術，這是正式的，有拜師，因為大家是自己人，所以，沒有收先生禮。館主叫詹金美，之後則為詹玉柱（他後來創辦了有名的泰山企業）；而眾多弟子中，以送師的二兒子黃玉佩學得最好，所以算是「頭叫師仔」，常在練拳時當助教。武館最興盛時，有一度到臺中，出了五十人；平常，也有好幾十人在練。以前常常到外地

去出陣，像神明生日、刈香、進香的場面，人數足夠時分成兩隊人員站在馬路的兩邊，每兩人用傢俬套招做連環套，在永靖街仔，能「歸條街路洗到底」，即從街頭，兩人一組輪流交換對手，做兵器的操練、對打，一直表演到街尾。他們曾代表地方到彰化八卦山去比賽，那時，受訪者詹煌也參加。

每逢新館要開館時，弟子們會包紅包給師父以表示敬意。村內學武術的人，大約可分三個時期，上五義、中五義、下五義。剛開始是因為練拳頭的人，意氣較相投，武藝又學得不錯，所以就結拜成兄弟，村中的人也沿襲其稱呼而各有身分，上五義時期有黑仔財、詹得居、得順（今年八十歲）、得圳、阿水、余監等人，而中五義有樹枝、金水、木川、余圈等人，下五義則有大條洪仔、阿毛、阿南等人。師父有傳「打傷藥仔」，送師雖然不識字，但是他到藥房可以叫出各色藥材的名字來配藥，依時辰的不同來用藥引。也有銅人簿傳下來，被猴子、阿坐、田哥拿去說要開藥房，後又傳到阿輝、阿仁的手中，最後不曉得流落到那裡去了。

拳套有四門、五行、踏連、龍行等，同義堂和別館不同的地方，即其「倚腳馬」，就要站一館的時間；打拳時，身體並無起伏，而是四平或三角一聲令下就打到完，屬長肢的硬拳，不像勤習堂用的是軟拳；本庄同義堂也有練鶴拳和二高拳。

送師本人要是還在世的話，大約是一百零三、四歲，他擅長雙刀和「點路仔」（即按時辰來點穴），但是其「四行氣路」（又稱四季氣路，指人在一年四季裡，血路氣行路徑方向皆有差異，此即四季中行氣圖說之意）卻沒有傳下來。

在座的有一人津津樂道當年的一件趣事，他說那時關帝

廳的天鎮師（即今永靖後街蔡石之父親），常會騎鐵馬來他們的地頭，手握雙拳、瞪視前方，誇口說：「天鎮師，打殮哀」，表示其氣功很好，被打不會痛出聲音。他看天鎮師如此神氣，本來就看不過去了，有一次放水時，天鎮師竟霸占著水路，他一生氣才打了他一拳，他就站不住；結果天鎮師還回去找其母來跟他的父母理論，害他被罰。

但筆者看他的年紀與天鎮師相差頗大，大概是和蔡石同樣而已，看來可能有年代或者姓名上的誤差吧！

八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訪問詹煌先生（村民），周益民採訪記錄。

（三）永靖鄉新庄仔同義堂、順武堂

〈訪問林新竹部份〉

新庄仔同義堂是本鄉陳厝厝的人去教的，過去曾有一位人稱「送師」的師傅，但後來武館就解散掉了。

〈訪問楊復部份〉

新庄仔原來有同義堂武館，但後來解散掉，約民國七十年，再由田尾鄉饒平厝順武堂楊復（即受訪者）去教年輕一輩的，其中頭叫師仔姓劉，人稱鐵牛，現搬到永靖街仔開設「順武堂國術館」，新庄仔武館也解散掉了。

八十四年元月二十七日訪問林新竹先生（七十四歲），二月十四日訪問楊復先生（七十二歲，饒平厝順武堂師傅），羅世明採訪記錄。

（四）永靖鄉五汴頭正成軒

五汴頭的正成軒大約在民國三十四、五年就有了，活動

了一陣子之後，民國三十八年，庄廟五福宮建成時，還有出來排場，據村衆回憶說，那吊樂器的架子（燈虎）很漂亮；以前本庄的曲館很不錯，民國四十年員林的「軒園拼」還曾去參加，那時他們的子弟還可以「上棚做」，而先生是鹿港來的佬先，練習場所則是在朱錦家斜對面的店仔口前面，那時還有建曲館的房子呢！當時的成員有朱錦是演旦角的，現年八十七歲，是本庄所有子弟中，唯一還在世的，但已罹患老人痴呆症，不能接受採訪了；其它如阮金水演老旦，「手探仔」演丑角，張尙吉演旦角，張福、陳慶生演老生；樂器方面，阿佬伯的兒子、張福、劉玉鏡會拉絃，劉玉鏡、朱錦會吹品仔，其它樂器也會演奏，陳西庚是洋琴高手，另外還有朱忠和陳慶善等人。而到他們的下一輩就不學曲館了。

據村長余瓊實說，以前庄頭人口較少，鄉下人人情味濃厚，練習曲館可以互相到家裡串門子、泡茶、對曲，以聯繫情感。而據他的記憶，庄內的陣頭並沒有參與遶莊，只是神明生日在庄廟前排場而已；以前是二月十六日的百姓公生日和三月初三的帝爺生日出來熱鬧，現在統一改為十一月十六日大熱鬧，熱鬧的陣頭都請東天宮的北管陣或是員林公園旁邊的雷震天鑼鼓陣較多，據說雷震天的興起是因為有公園裡的老人班做基礎，其樂器表現較活絡，而能支援出陣的人比較多。

本庄參加彰化南門口的神明會，即聖四媽會和老四媽會，原本各自占約百分之三十八的人口，現各有五百至一千人左右的信徒。本庄屬聖四媽會五汴頭角，在七個角頭之內；老四媽會則屬陳厝厝角，是十二個角頭之一。現任村長余瓊實把傳統的會份改變成整個五汴村的人都有份，即祭祀經費

都由衆人來負擔，所有的村民都要出錢，而不分是為聖四媽會成員或老四媽會成員。他解釋說，如此做是避免讓神明會散掉。像去年輪到老四媽會值角，由陳厝厝角的浮圳村卜到爐主，其它各村的小角頭，一個角頭就要捐兩萬元，支援浮圳的爐主，撐起面子請外地角頭如臺中、豐原等地的人吃飯，而這筆錢當然是由全村的村民共同來分擔。

本庄在過年、喜事、入厝時，並沒有請曲館表演的習慣，只有喪事會用。以前有所謂「孝子會」的組織和曲館有連帶關係，其成員比曲館成員多，而曲館的子弟又大多為「孝子會」的成員；其性質和現在民間的「互助會」類似，即參加的成員一人要被還一次，也就是說任一會員家裡有喪事時，當會員的都要去幫忙，每一個加入的人只可被幫忙一回喪事；若其間成員過世不能克盡義務，則交由其後代來幫他償還服務。據余村長說，以前附近的瑚璉村的組織分工更是精密，第一到二鄰負責扛棺材、二到四鄰負責挖墓窖、五到六鄰的人負責搭布蓬，披麻戴孝、伴隨送到墳墓安葬。如此各鄰的分工是輪流性質，誰也不會特別佔到便宜，而喪事也都有足夠的人手來幫忙，不會造成過多的花費和家庭的負擔。八十一年六月九日訪問老人會的村衆及余瓊實先生（村長），周益民採訪記錄。

（三）永靖鄉瑚璉改樂軒

〈訪問邱家將部分〉

瑚璉的改樂軒主要是在日據時代大正年間活動，而光復後館主兼先生的邱傳丁過世後，整個曲館就算是散掉了。聽說當初邱傳丁去田中拜師學曲，回來後即自己擔任總綱，受

訪者邱家將是邱傳丁的侄子，他學「吹」，學的人幾乎都是本庄邱姓的人而已，偶爾有一兩個隔壁庄的人來學。學員練習時零零散散，但在出陣時，仍有二十到三十人之多。並沒有其他先生來本庄教過，而先生教曲不但純是義務性質，而且還要花錢，像買傢俬、修理絃線、茶米錢等，都是由先生支付供應的，因為當時先生的家裡算是庄內最有錢的。

嚴格說來，本庄的曲館學得並不多，陣頭都是自己人在用而已，像神明生日或迎媽祖時，出來飛庄遶境；在本庄人有喜事娶某、入厝，也會請曲館去排場慶祝一番，因為大家都算是熟人，所以也沒有收紅包，只是請吃一餐罷了，算來曲館也可以算是一種地方的娛樂團體；還有過年時，曲館也會出來熱鬧一番；至於喪事，本庄人過世並沒有出曲館。通常在吃過晚飯後，即各自隨興到先生家裡練習，時間長短不限，累的人要回家就回家；當時還是「點電土火」照明。

本庄的庄廟是光復後才興建，廟名叫輔天宮，主神是關聖帝君，神明生日是六月二十四日，向來都請外地戲班來做戲，往年很少有平安戲的演出。本庄參加彰化南瑤宮的聖四媽會，但平時刈香都是去鹿港。

至於和外面曲館互動情形，若是要交往恐怕都帶點競爭、刺探情報的性質，這是為了爭取優勝旗的原故；以前日據時期的國家慶典天長節時，附近的曲館都到學校（今永靖國中）去排場，結果他們改樂軒被賞給優勝旗；據邱家將先生說，這跟運動會一樣，你若比賽得勝，旗子就送到你這邊來。另外有一次他們到鹿港刈香時，也在龍山寺前和人家排場「軒園拼」過。

〈訪問廟公部分〉

另外，據輔天宮的廟公說，他們廟裡上個月底（即五月底），又開始組織曲館陣，先生是請員林湖水坑的李錦順，目前學員有十四、五人；發起人是管理委員余夫，學費、「傢俬錢」都由廟裡出，目前因為尚未學會，所以沒有取館號，怕被別人嘲笑的緣故。

·八十一年六月十日訪問邱家將先生（八十歲，館員）及廟公，周益民採訪記錄。

（三）永靖鄉陳厝厝同義堂

同義堂的創始人羅乾章，在清末時，是十八兄弟所組成的飛虎班成員之一，於日據時代從大陸來臺。初到時，四處走江湖賣藥（即王祿仔），他擅長雙刀，使少林羅漢拳，至二水街時，那時在二水授徒的是媳婦仔師，羅乾章看其教拳三天後，冒稱其師門與其較技，將他打敗，遂在二水授徒。

現今彰化地區的同義堂大多是由受訪者楊六龍的父親楊坤火（俗稱火師仔）及大哥楊六經所傳下。楊坤火七歲即在員林跟著乾爹習猴拳及草藥，紮下武術根底。年紀稍長後，有一次黃仔順（即民間有名的賣鹽順仔）途經本地，指導楊坤火二個月後，發覺已沒有什麼可教了，二人遂同奔黃仔順的師父羅乾章處，一起習武。

據說，有一次同義堂的弟子被臺南剃頭和尚所欺，黃仔順和楊坤火一道南下，才把場面討回來。

同義堂在光復後極為興盛，一時之間曾多達四十幾館，像楊六龍在十六歲時，即自行負責一館。而楊坤火在日據時代，曾因不服日人而被拘留十九天，做詩曰：「落泊羈留十九天，心安神靜膽不寒」，可見其民族意識及文采。

楊坤火傳下其子六經、六仁、六藝……至六龍，六兄弟皆有學拳脚、草藥，現在各地同義堂規模大致相仿，大家都是楊坤火及楊六經父子二人所傳的徒弟。

其祖師爲華光先師，又名五顯帝，沒有裝金身，只有用紅紙黑字端寫神號，要出陣時，燒香祭拜，順便還要拜請當地的土地公，以示對「管區仔」（在地神明）的尊重。在楊六龍先生的廳堂原也設置香火爐和紅紙神位，不過久未出陣，現已沒有了。

現代所傳的子弟們，稍有成就的人都各自忙著自己的事業，其餘不是庸碌，就是心性不好，所以國術漸趨衰微。以前光練紮馬就需三年，到楊坤火只要求四個月，現在年輕人更吃不了這種苦。而馬步不好，拳術即花俏不穩，就是所謂「藝拳」，一點也不合「死手活馬」的原則。

楊六龍講到有關獅頭的傳說，獅爲金獅（金毛獅，身帶五彩），本爲玉皇大帝駕前護衛，爲玉帝最心愛的寵物。但因私下凡間，爲禍不少生靈，天庭諸神都束手無策，據說玉帝要派孫悟空，孫悟空卻怕此獅口吐之三昧真火；後由華光先師派出平時即參養此獅的紫微星，化身爲獅和尚，以蒲扇把火搧熄再引回天庭，正當玉帝猶豫不知如何處置時，由聖母奏明，因彼時人間妖魔盛行，請用八卦封住金獅頭頂的王字，再把牠降凡人間，讓牠爲人們驅邪降魔，以補前愆。

楊六龍認爲要出陣，就要陣容整齊、傢俬全出，如此花費必多。所以陳厝厝的同義堂接受出陣得先看交情、關係如何再說，通常都另外介紹別人來承接。若是他本人出陣，且需隔日過夜的話，其開價曾高至十萬元。其它地方像溪畔，場面較小，一陣才六千元而已。去幫竹仔脚湊人手，才四萬

元。一般的話，一個人一天約一千元，過夜則一千五百元至二千元不等。

目前同義堂系統較有連絡者有五福游玉但、浦墘阿報仔、浮圳張其北（阿標）、竹仔脚邱森財、永靖後街仔蔡石。此皆其父火師和其兄六經所傳下門徒。

八十年一月二十二日訪問楊六龍先生（師傳），周益民採訪記錄。

（五）永靖鄉浮圳新樂軒

受訪者莊富的父親莊甲、其叔莊坤的時代就開始學曲藝。莊甲會唱曲，會絃、揚琴和琵琶等樂器，莊坤則最擅長拉絃。正因爲他們精通此藝，所以很鼓勵後一代的年輕人學習，由其父莊甲起來帶頭招募人手，由永靖那邊請林港來教，在莊家舊宅學曲；傢俬則是個人想學什麼樂器就去買什麼來學。而莊富本人則是在十多歲時，開始學的；學兩館後，因學得不錯，在十八、九歲時，即被叫去草屯亂彈班表演，當時約在民國三十幾年；兩年後，回到本地時，新樂軒業已散館。

當初，一起學的人有十幾人，像莊富學的是總綱，師父也有教曲牌、唸曲，他都一一在行，可說是全才。但師父並沒有教脚步、上棚演戲。莊富在本地學的只是基礎功夫，主要是在外地混時，再跟人家一點點地學起來的。他還會亂彈、九甲、歌仔戲、布袋戲等，而目前的職業則爲道士。他學道士並不是拜師學的，而是在後場看多了、聽多了，也就會做法事了；而人家看他做得有板有眼，也常常會來找他做。

師父林港住在永靖街仔，每天晚上騎「孔明車」（脚踏

車)來教;而先生禮是大家「公開」(Kung-kin) (平均分攤)地湊出來的,其詳細數目已記不清楚。也常由成員輪流買東西來曲館,煮給師父吃點心,大部分是煮麵,而師父喜歡喝一些燒酒(米酒),故須準備。偶爾弟子們也有陪師父一起吃,通常是學完後休息,大家吃個點心,就各自回家休息了。

莊富曾到草屯一個叫木杞仔那邊的亂彈班子去學。而事實上,其師父林港也會演亂彈,也曾演過戲,上台的脚步跨得很漂亮。莊富自認為大部分漢樂(即國樂的樂器),他都會演奏。

在曲館處,早晚要拜祖師西秦王爺,有香爐也有金身、練習的時間約在晚上七、八點左右開始,在夏天因晝長,就練較晚到十一、二點休息,冬天則在十點多就結束了。當時照明是點「水油」(番仔油)。他師父曾和臺中某園拼過戲,那時常常拼陣,有時可以拼整個月。師父有時也會來本地調人手,可是,因他們功夫學得尚不足,所以大部分,只是去當人頭看熱鬧捧場面而已。另外,北管排場的時機,除庄頭迎神熱鬧外,入厝、娶新娘也有人來請。至於人家會來請的理由,就是每當曲館在庄頭練習時,即會有人來圍觀,所以一旦有熱鬧、喜事,自然會來請了。北管陣出陣純是義務性,因為本庄的人大家都互相認識,就算包了紅包,也因為有喜事,相互沾喜只收紅包紙而已,而把錢退回。而晚上請客吃飯,也因為出陣的緣故,知道了人家的喜事,不送紅包反而過意不去,所以賠錢的成分較多。而別村有熟人來請時,情形也一樣。所以以前他們出陣,純粹是大家熱鬧一下,都不拿錢的,學北管也沒有要賺錢的心理。現在本地除了莊

富之外,也沒有人會曲藝了,更不用說出陣了。

本庄的村廟叫乾巽宮,主神是天上聖母,為以前從大陸迎奉過來的,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熱鬧,要到溪湖的福海宮去刈香,當天文武陣皆要出陣去迎神明;但今年回大陸去刈香,文武陣沒有跟去。本庄屬彰化老四媽會,去年才在此廟前進行過爐,廟公說他還特地請臺視「天天開心」節目的全班人馬來當康樂隊,引起很大的轟動和人潮。而在筆者訪問本庄時,乾巽宮正在舉行三天祈安法會,拜斗求平安,由地方的頭人,對廟盡心盡力的有力人士,發起誦經超渡的法會。一些和此廟有關係的廟宇都會派出陣頭,主要是誦經團來贊助和「烏演」(日語「応援」之訛音,意為幫忙助興),他們不但來誦經、敬果,並且還會捐獻一、二千元的香油錢,贊助的順序造冊公開在黑板上。現在本村的文武陣要出陣的話,若是本地子弟出去則純屬義務,若是調外人的話,則要由村廟付錢。

莊富也擅長誦經團的後場,他說,師父教的是基礎、做底的,自己要到外頭去奮發。他認為誦經團中,經典是相同的,都是由佛祖傳下的,流傳四處而造成今天的科儀之字同而韻不同,如同用國語、客語、臺語來念經書一樣。而今天的誦經團大致分三大派,即龍華派,屬於佛教脈絡,沙門即菜堂中的菜姑所念,道教系統則融有三教的法門。

目前法事的招聘,乃是先由廟裡的住持、理事們決定要找那一位道士負責,再經雙方議價彼此同意後,再由該位道士找其他的人,如助手和後場的吹、打、電子琴、電子吉它等。例如此次來做法事的吹手,即別人叫來的,一天可收到二千元,因此開價一天六萬塊錢,負責承包的人就要考慮能

不能做，或是一共要找幾個人來做此次法事。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訪問莊富先生（六十一歲，成員）

，周益民採訪記錄。

(三)永靖鄉浮圳同義堂

二十六日晚上遇到浮圳村長游慶堂先生，庄頭現在的獅陣即是由他主持，但因法會忙著出陣剛回來，所以只能匆匆問了幾個問題，知道本地的同義堂在游慶堂的阿公生前即有了，應該有上百年的歷史。其阿公名叫張田，只知道他會拳術而已，而不知道其師承為何。

游慶堂的父親名叫游錦，其姓游乃是因「呷人住」（入贅）的緣故，他也學拳術，是跟火師（即楊坤火，陳厝厝的元祖）學習的。而游慶堂本人在十幾歲學拳，剛開始和本地人張其北學，他說此話時，曾停下來向廟祝等其他在場的人解釋，基本上還是承認張其北為師父，但游自認大部分技藝乃是楊六經（即火師之大兒子）傳授的，到此村長因故離開，訪問中斷。隔天另外找到張其北訪問。

二十七日在乾巽宮前找到張其北先生訪問，他說本庄同義堂遠在日據時代就有了，也就是在張其北之祖父張田即創立。而在張其北之堂兄弟張炭、張養、張三平的時代，即設立同義堂的名號了。其中以張炭拳術練得最好，他最擅長的傢俬是鉤鏢，差不多有上百年歷史了。張田與游慶堂的父親游錦（因招贅故）父子兩人皆學過拳術。張炭本人拜火師（楊坤火）為師，在本庄就設立了兩館，一度曾有三陣獅陣，而那時一館差不多有二、三十多人在學，學成的差不多有十多人左右。本庄兩館，一館是設在張炭家的隔壁，一館是在

顧厝。另外張炭還到外地去教，像社頭張厝村、丙寅庄、田中的外三塊厝、內灣、埔興村等地都教過。

張其北本人是在光復後，十九歲時才學武，學了五、六年左右，他特別強調，迄今浮圳同義堂仍是由其掌理，但村裡廟祝和村長游慶堂則持另一說法，謂張已退休，現由村長負責事務。十一月二十六日村中獅陣出陣到員林，據筆者所見，乃是村長拿獅頭，而行列中並未看到張其北本人。不過據張說，他們到今天還剩下十幾個人左右，成員都在「吃頭路」（工作），差不多是四、五十歲的人。又說，他在三年多以前，又教了一批十多歲的年輕人，總共約有十二人，其中有六、七人可以出陣，但要在例假日，才可以湊齊人數。據說等到村廟改建落成後，村中的人計畫再培養一些新人。

張回憶，他自己在初學時，剛開始拜師練拳，都有拜香爐，紅紙黑字寫祖師是五顯大帝；而等到張自己在教時，就沒拜了，因為大家都嫌麻煩，那時本庄人是這樣，外庄的人也一樣。館金則是由每個人分擔，一個月交二十元，可算是公金，因為武館的費用大家一起出，像電火錢、茶米錢、火炭錢等支出，都由此開銷。師父的用藥大部分是青草，有時也配服一些藥粉。傢俬則是公家打的，現在已分散到各人家裡。獅頭是由張炭糊的。本庄熱鬧是農曆正月十五日，獅陣會出去遶庄，其他出陣的時機，像是入厝、刈香等，一律是義務性質，不收費用。

拳路的順序名稱為：鶴拳、四門、五行、龍行、踏連、連環走馬、龍虎會、五鶴，再來才是拿獅頭；本地是一面練拳、一面練傢俬，像「對仔」十幾天即可學成。腳馬有三角、四平、隨肩、低四馬。張其北較擅長的傢俬有四角齊眉、

銚仔、丈二、雙刀、鋼等。張說，獅頭和拳頭是「同脚馬」，但另外又多了七星步和八卦步，一般出陣時，是三拜禮後，再踏四門、咬鬚、再踏七星、再踏八卦。張其北回憶其師父張炭練拳術，練到「吞截」，即手指除大拇指外，其它四指練到等長、平頭，攻敵時可用以插到別人的身體中。這除了本身要有才能外，還要苦練才行。

張其北特別和採訪者說明獅陣入厝的程序和意義，獅陣入厝是要讓人家地氣旺，再來才是有制煞的功用。入厝時，隨主人的意願，來踏七星步或八卦步（兩者只可以選踏一種），有時也有踏四門的。而一般普通的樓房（二層樓的），則是上層踏八卦，下層踏四門；但也有上層踏四門，下層踏八卦的；而三層樓時，是一樓八卦、二樓七星、三樓四門；其他一般的原則是在安神位的那一層樓踏八卦，而一樓則踩七星步。平時入厝時，要先看門的方位，拜門神，而進門時要用「白虎脚」，即先舉左脚裝作欲前踏，卻突然收回，以右脚踏入，此動作據說是要讓「歹物仔」（不祥之物）跑出來；進到屋裡拜神後，再四處、各角落舞動，將潛藏鬼物趕走；然後再到神座前踏八卦，出門時則要在門口咬青（即將紅包，用「榕仔叢」綁著，咬青是爲了要好采頭，事後榕仔枝仍要拿去插在家裡的香爐內，直到枯萎爲止，一般要十二天才拿掉）。

現在本庄的入厝請獅陣的風俗仍很頻繁，一年平均獅陣要入厝十二次，而出門時仍是要咬青，但事後是把紅紙收下，錢則退回，因爲大家都是鄉親，不好意思收錢，而且也只是一下子工夫而已，一般大約只花半個鐘頭。入厝時，沒有調不到人手的麻煩，因爲入厝的日子和時辰是找神明問乩、

或擇日師來決定，一般都是在半夜子時（十二時），或「透早」黎明的卯時（即凌晨五時）。據張說，入厝沒有人在下午或傍晚舉行。而入厝的人家到當天晚間請客時，獅陣的成員可以去赴宴，不必包紅包，但現在大家都吃得不錯，有些人寧願在家裡而不去。

一般來請獅陣的，大部分相識，或是自己人的親戚，只有很少數不是朋友的人來請，才會收紅包。現在出陣也沒有限定人數，不用去叫別庄的人來湊陣，用自己本庄人手就夠了，一般只要十個人即可出陣。而外庄有時候也會來調人，本地有三、五個老人家可出去幫忙，本地的行情一天算一千元，也有看交情互相幫忙，而不收錢。調人手一般都是同義堂調同義堂的人，但也有因出陣時，大家混在一起而認識的別館人。像同安、竹仔腳、枋橋頭、社頭、朝興、埔心、滿墘、及南投的胡清輝都曾來調，而神岡鄉圳堵也有同義堂。

另外張其北提及去年在永靖往社頭橋頭的車禍現場，因爲事端多，所以去西螺叫法師（司公）來處理，一般由法師自己決定要不要叫獅陣的，結果法師來叫張其北拿獅頭出陣。法師做法，配合獅陣踏八卦將「歹物仔推出外方」，即趕到溝底，押送到外鄉去，方向由法師決定之。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訪問游慶堂先生（村長，負責人）、張其北先生（六十四歲，師傅），周益民採訪記錄。

（笑）永靖鄉崙仔同義堂

筆者在浮圳張其北處得知崙仔和崙仔尾是不一樣的地方，一是現在崙仔村，一是現在崙美村，兩地相距甚遠。因爲

張說崙仔曾有同義堂，遂到崙仔村問路問拳頭師，但此地實在很難查訪，筆者一連問十處以上的人家，包括一家雜貨店在內，都推說不知道。只隱約知道本地曾有一位拳頭師叫松師，外號叫青番松，曾到外面教拳，後來在竹仔腳證實曾到竹仔腳教過，早已去世，其子叫劉獻倫，現開一家鐵工廠，不會習武，筆者往訪時他不在家，其媳婦、孫子皆稱不知其事蹟。幸好遇到一好心的村幹事帶至陳厝厝松師當年的徒弟之一陳才枝的弟弟的家裡，陳先生未透露姓名，他當年亦曾學過拳術，但稱什麼都忘記了，但是身體狀況不錯。其兄的師兄弟另有劉朝慶（已遷去員林，八十多歲了）、林仔發、賴進南等人可去拜訪。陳先生還特別好心地推薦一位現任省議會簡任秘書劉傳惠，當年受到松師特別好意栽培才有今天，他說要收集松師當年的事蹟和同義堂的歷史、淵源，要去拜訪他才會了解。以後的事，陳先生就全知道了。那位村幹事又好心地带筆者到詹任從的家裡訪問，詹任從、詹謝金多兩位先生則很客氣、謹慎地回答了若干問題，在此要特別向那位未具名的村幹事致謝，沒有他的協助，筆者恐怕走遍全村，也採訪不到資料。

兩位詹先生的師父叫詹五湖，又叫湖師，和前面所提的松師是同門師兄弟。不過據兩位詹先生說，湖師才真正是火師（即陳厝厝的楊坤火）的「頭叫師仔」（即功夫最好的徒弟），因為連火師自己的大兒子楊六經的拳術亦是湖師代火師傳授給六經的，因為火師長年在外教拳術不在家的緣故；所以湖師不但教六經的拳、糾正其姿勢，而且還和楊六經以師兄弟相稱，兩人情同手足；以後為讓楊六經接火師的衣鉢，才將「頭叫師仔」的名義讓給楊六經的。本地熱鬧時，楊

六經的兄弟也都會來。據兩位詹先生回憶說，松師曾自述當二十歲時才開始練拳，三十幾歲即開館授徒，也到外面去教別人，他活至七十九歲逝世，若今天還活著的話是一百零九歲。所教過的地方有：大溝尾、賴厝、九截、埤脚、永靖等地。

本庄的館則是設在湖師的「本厝」（祖居），即訪問處的廳後，平時並沒有拜祖師，在出陣時，才會拜鑼、鼓，插在鼓亭、鼓架，像俚上面則要綁紅帶，紅色布帶的作用是怕人去擦到，沒紅的（沒有繫紅帶的話）跟人家相遇的話，一定會打架。那時本庄學的人有二十多人，像俚是隨各人要學什麼自己去打造；獅頭則是師父自己糊的，一個獅頭就要花好幾個月來製作，但完成後，師父到那裡去教，就留在那裡的館或徒弟家中。像新厝村的阿叢、水瓢家裡即有。另外像鐵叉、單槍、關刀則流落到枋橋頭等地。師父平時教學甚為嚴格，不管是傢俬、脚步都一絲不苟地要求確實做到。另外，本地不曾有過曲館，但師父不但會鼓、古樂（包括絃仔、百家樂），琵琶等亦很擅長，以前傍晚在廳前也會拉絃和唱曲，也不曉得他老人家是在那裡學得。據說師父賣了一甲多的田地，都花費在拳頭路、私生活方面。

本庄出陣不收禮，若有紅包歸師父分配，即一人給一些，其它留著自己用。所學拳套有鶴拳、洪拳，屬硬拳，剛出手時很柔，看似不用力，但拳打到時卻剛強有勁；腳馬踩的是四平馬，講究平穩踏實。猴拳是軟拳，是開嘴獅用的；鶴拳有稜有角，是閉嘴獅用的。

本地的獅陣時在土地公生日、拜（謝）平安、進香（到松柏坑、彰化南瑤宮、笨港等地）時。在迎神熱鬧和過年時

，亦有遶庄。另外像入厝、喜事出獅陣是要「洗門風」和助威。

曾經有人見詹任從的雙刀舞得好，叫他去教，但湖師卻說，還是留給師父來「賺吃」較好。詹謝金多是外省人，來到本地被招贅，外號叫基財，是師父最疼愛的最小徒弟，在師父晚年，當隨著四處去出陣或授徒，故知其身邊的一些瑣事。聽詹任從的口音，本地的居民應是福佬客。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訪問詹任從先生（成員）、詹謝金多先生（成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三、田尾鄉

（一）田尾鄉海豐崙福興軒

受訪者吳英協首先對筆者講解「軒園拼」的典故，其實無論軒或園，祖師均是西秦王爺，但是起先學習「對曲」的所在是在書房（即書軒），可是後來因為學的人越來越多，書軒無法全部容納，所以就分一半的人到御花園的閣去練習（即園閣的由來）；而軒園所學的曲和諧都相同，為著要鼓勵學員認真練習，遂常舉辦比賽，看誰練得比較好、進步得比較快；所以演變到後來，「軒的」和「園的」一有機會就對台，可說是「一遇上就要拼」；而雙方所比的，個人會的、擅長的、優越的並不被重視，主要是整個團體都會的，搭配得好才行。因此吳英協說，拼館是要拼深淺的，看你整團是學深、學淺，到底學了多少、下了多少功夫，直到看那一方的「齣頭」（曲目）沒有了，即沒有新曲可演出，樂曲必得重覆時，那麼就表示那一方輸了。

本庄曲館的師父即是吳英協的父親吳添丁，他從小就時就到員林、彰化跟人學曲，十七歲就可以「上棚」演布袋戲了。吳英協笑說，老父若現仍在的話，上百歲了，這是「古早頭路」。但聽說他老父曾有一次做頭手去排場，扮仙連續九天皆不同，可見他有多飽學了。

本庄的曲館其實在吳英協懂事前就散館了，所以他不知道當時的活動情形究竟如何；但是在吳英協十幾歲時，其父親又重新開了一館，吳英協會曲藝，就是在那時候學的。當時他們是在庄廟的廟埕學，大約有十多人學，傢俬就是他父親做戲時在用的，其實在沒開館又沒演出時，他們也會幾個人湊在一起敲敲打打，算是練習；主要是那時正逢戰爭時期，日本人禁止做戲，而使戲團活動就此停頓了。吳添丁所設的曲館是在光復初設立的，但開館沒多久師父就「過身」（逝世）了，算來也死了三十多年了。而當初學習的人，相隨的徒弟亦凋零殆盡了，庄內現在會曲藝的人，只剩下吳英協一人了。有熱鬧活動的話，則四處去調人來幫忙，如大鼓陣、或北管。當初師父教館是義務的，沒有收禮金，而庄內的曲館在師父死後，就不會再出陣了。若算歷史，福興軒的歷史比隔壁庄福興的曲館還要早很久。

一般是在神明生日時，即舊曆二月二十五日王爺生，在廟口或在爐主厝前排陣。原先曲館還在的時候，入厝、娶新娘時，會叫北管來排場，那時是義務的，沒錢賺，有的話，就是收的紅包當做「公金」。大家練習後吃點心，大部分是滷菜加飯，平常只有先生有得吃，徒弟們沒得吃，若有「茶米茶」可以解渴，便算是差強人意了。那時的物價，一碗麵才幾角銀，一般點心是五仙銀（分）即可去店仔（那時

稱做「五仙店」用袋子裝麵了。吳英協十多歲時，常從本地擔香蕉到員林、田中去賣，是做「路差」（指專門替人家搬運東西，像「挑夫」那樣的人），那時員林街一碗大麵才三仙（分），茶米茶一大杯也才不過一仙錢而已啊！

另外，吳英協認為南管和北管是不同的，南管成立較晚，而把北的「揀起來」，自稱天子門生流傳下來。他又說：三筆鑼是通俗的誤稱，其實應叫做「三不合」，因為那是鈔、鑼、鼓三項配合「三朵鼓界」（三段曲目）所敲打出來，最簡單，是從前的人要熱鬧時所採用的，也是北管最基本的基礎之一，它原只是一種鼓界名而已。像「做籠戲」（演戲），布偶出台就要用「花炮」、下台時要用「收入台」的鼓界，而「拉衫跳台」又要用不同的鼓界。

吳英協認為學曲館的樂趣很難用言語來形容，首先以打嗒鼓為總綱，那個人不但要通曉所要表演的所有曲目，並且要和其它演奏的人感情交融，而且知道他的功力深淺如何，而大家號令一致、動作整齊的團隊精神融合在一起，也是他們最陶醉而樂此不疲的原因。另外，以前出陣所得的費用，嗒鼓手通常可分得較多，但是因為現在錢少又人手難調，都改為一律平分分了。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訪問吳英協先生（成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二）田尾鄉海豐崙同義堂

海豐崙的人在受訪者楊忠謙的父親楊維嶽的時代就開始練拳術，那時並無起館，所以差不多有兩代的人，每一代有十二、三人，都是到竹仔腳跟老叢師學的。老叢師是從大陸

過來住田尾的，也算是田尾人，他算是振興館的人，拳套較短肢，當時學過的有四門、連盤、踏連等。

而同義堂的歷史起自光復後的第二年，永靖陳厝厝的楊六經來本地起館，才有教拳、教獅套。楊忠謙說，勤習堂和同義堂比較起來，要算同義的較有穴、齣頭（即是有起伏、花樣之意）。剛創館時楊忠謙才十三、十四歲，國校剛畢業沒多久，即來跟六經師練拳，六經師一共開了四館，開始學時有三、四十人，約二十多人學成；接下來是同一輩有練過的人，彼此「相洽」（一起）研究、互相參考觀摩學習而已，至今還能夠出陣者，只剩下和楊忠謙同輩的本庄人三人而已。

獅頭是師父帶過來的，後來楊忠謙也自己糊，但他說他較不專門。整套的傢俬是用館金買來的，一館四個月，每回收來的錢，差不多是幾十銀錢，約在四十元到六十元之間。出陣要是收到紅包就歸給師父，楊忠謙說本庄參加陣頭的人是自己豪興，那時的人都是這樣；不像現在，因為工作的關係，人手難調、調不到人，出陣都只剩下老輩伴隨而已。六經師有運動散給徒弟吃，但是並沒有使用藥洗；而楊忠謙本人卻懂青草藥、接骨、筋路等，並且兼及一些漢醫，那是其父楊維嶽，算是振興館的人流傳下來的。

本庄文的、武的陣頭差不多在同一个時代成立。當年練習時，起初是點「電土火」，之後是用舊電池點燈泡，最後才用電燈照明。通常從晚上八點鐘，練到十一點鐘左右停下來休息，徒弟們會準備點心給師父吃，大部分是稀飯一類的，間有煮麵、炒麵的，楊忠謙笑說，那時他們很會弄花樣。師父並沒住在本地，而是晚上從家裡騎鐵馬來教，武館設在

林厝，館主叫林慶珍，曾學過拳術，當初是他發起，說要學，才去把六經師請來教。目前與他們較有連絡的同義堂武館，像臺中的江德育，永靖街仔、浮圳、陳厝厝，社頭的新厝張水瓢、舊厝等，都有連絡。

傢俬有學雙刀、大尺、丈二、齊眉、藤牌、九尺、鋼等。拳套是練鶴拳、五鶴等。振興堂和同義堂的拳法其實差不多，只不過振興堂的马馬是三角馬，較小，同義堂的马步較寬，長肢的打法。

本庄過年時，獅陣沒有出去咬青、歡春。村廟拜三山（音仙）國王（俗稱王爺），有村民參加彰化南瑤宮的聖四媽會。而王爺則是到埔鹽「刈天香」（即到海邊去祭拜大陸的開基祖），媽祖以前曾到過北港刈香，只有這兩位神明熱鬧時，獅陣才有「飛庄」（即遶庄）；他們的陣頭反而不大在本庄排場，而是到了那裡刈香，即在其廟口排場。出陣是因為以前的人沒事做，大家湊熱鬧、「看豪興」（即看是否高興，有興致即可出陣），可以算是一種娛樂。而且出陣時，可以趁機大家彼此複習一下以前所學的拳術，看拳路、拳節有無遺忘；順便可以活動筋骨、「放筋路」；或者自己「技能變化」能夠化出新招也不錯。當初在學時，拜祖師只用香爐，沒有寫紅紙；而在排場時，亦要供奉香爐，陣頭開始練習時，更要燒香拜請祖師——至善禪師，並且要稟明現在教的師父的姓名，以免弟子們做出背師的行爲；香爐前還有兩枝館旗交叉綁著，那時很講究的；但現在大都荒廢掉了。

楊忠謙又說，本庄的王爺應該說是獨山國王，因為三山國王分角頭。大主角是舊館、二主角是巫厝莊、三主角才是海豐崙本庄。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訪問楊忠謙先生（館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三）田尾鄉饒平厝振樂園

饒平厝振樂園是由一位張姓，人稱阿發的先生來教的，阿發以前在四平隊戲班，入贅到饒平厝來，於是就在庄裏教四平，四平是一種「南唱北打」的形式（南管唱腔，北管鑼鼓），又稱「大班仔」，阿發從大正年間教到日據末期時去世，若未去世，現約一百二十多歲。

四平在傳統音樂中是比較特殊的一種，祭祀的祖師是田都元帥，據受訪者張水生表示，除了「南唱北打」的形式之外，學四平的對南管、歌仔、北管的曲目都可以演奏，排場時隨時可以變化成南、北管或歌仔，甚至四平的曲目演奏「福祿」（舊路）時就用殼仔絃，改換「頂路」（新路）就換吊規，而且若和北管陣頭一起排場，他們四平的一定佔大位，北管陣頭佔小位，他們都要看這邊的動作，四平演奏其他北管的陣頭才能開始演奏，而且張水生他們演奏「醉仙」，其他北管陣頭演奏「天官賜福」。

饒平厝振樂園的館主是張添燈，學的時候大約有二、三十人，而且常練到半夜二、三點才離開。振樂園喜事、喪事、迎神都有出陣，大部分都是義務性質，而且都是社頭張厝庄來調人手出去的佔多數，振樂園和本鄉曾厝崙，社頭張厝庄三陣常合在一起排場，他們兩館都屬南管，若要演奏四平，就只有本庄才有辦法，光復後有好幾年到南投松柏坑刈香，就跟埔里北管拼館。振樂園除了「醉仙」之外，還有學過「薛仁貴回街」等曲目。不過目前振樂園因成員年老過世，已

有二十多年沒有出陣排場了。

張水生還表示，除了四平的樂種比較特別之外，其實南管也不是完全相同，像永靖鄉福興庄的南管稱為「品館」，而寶斗街仔的南管則是「簫館」。在樂器上，同樣是吹唢呐，也有分「一號仔」、「二號仔」、「三號仔」，由小而大，一般布袋戲，大鼓陣都是用「一號仔」，北管及迎神時都用「二號仔」，「三號仔」則多用在做法事上。

八十四年二月十四日訪問張水生先生（八十歲，成員），羅世明採訪記錄。

（四）田尾鄉饒平厝順武堂

饒平厝即饒平村，共有十二鄰，六百多戶，約三千人左右，目前外來人口很多，姓氏相當複雜，但原來在地人多姓張，庄裏有一間很大的廟天乙宮，主祀蘇府千歲，是從田尾村王厝那裏人家廳堂請來的神，建廟已有十多年，但因廟裏委員會委員皆由私派而非公選的，故亦非屬公廟。

饒平厝順武堂是受訪者楊復一手創立的，楊復為二林鎮梅芳里（土子崙）人，當地的武館為順武堂。順武堂的淵源據說始自楊復的師傅吳東獅，吳東獅的父親是大陸人，吳東獅五歲時就跟父親從大陸來到雲林縣水埔下去一處叫淡墘的地方。吳東獅喜歡和別人打架，他父親就將他關在家中，十五歲那年，他叔叔來家中，看到他的情況，就將他帶到大陸去學武，後來再回到臺灣，四十多歲時吳東獅就到彰化一帶來教武，教過二林土子崙、街內（中西里）、外路竹、大城鄉大厝庄、溝底厝、和美鎮等地，吳東獅在二林土子崙教約五、六年，在彰化縣待了約十年，當時約在大正年間，之後

就轉往雲林縣淡墘那一帶去教。在土子崙時候，武館成員約有七十多人，相當熱鬧，而且光楊復一人就會六、七十種拳套，在溪湖排場拼館時都十分風光。

楊復約三十多年前搬來饒平厝，民國七十年左右，開始教授本庄及永靖鄉新庄仔兩地，本庄教了十多人，徒弟中甚至有後來得到博士學位的，楊復教徒都是義務性質的，想當初在二林老家學武時，卻得出館禮，爲了學武，他光是在館禮上就花了三分地。三、四年前，村裏要成立社區，遂又請他再教些年輕的小孩子，楊復教他們都是義務性質，但後來因爲出陣紅包均分的問題不愉快，遂導致獅陣解散掉。去年楊復一次嚴重車禍，小腿骨折斷，無法再教武藝，使得武館再重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饒平厝獅陣出陣，都是因爲神明生日（如媽祖，蘇府千歲、太子爺、玄天上帝等）刈香或有些慶祝活動，出陣若有收到紅包，則楊復拿一部份，其他人再均分剩下來的部份，以一萬元紅包爲例，楊復約拿其中三千元。但三、四年前社區成立獅陣後，某次到員林爲青年活動中心開幕活動出陣，楊復將收到的二千元紅包捐出去，同時自己又補貼了三百元支付此次出陣的一些開支，完全爲公家犧牲出陣，但回庄裏後，卻不爲出陣這些少年所諒解，要求要均分那二千元紅包，鬧得極不愉快，楊復遂不願再教和出陣。

楊復從其師傅那裏學了不少醫理，但師傅所教的醫術還需自己再深入研究才能通徹，接骨方面若有X光片可以十分準確接上，若用手摸則可抓準七分，八卦、地理等亦是從師傅那裏傳下來的，尤其特殊的是師傅的妻子傳給他「符仔路」，楊復還有極難得見的「符簿」，但楊復不敢傳放符的

技術給人，因為無法拿捏對方的心術是否純正，若用符爲不善，他要擔教人放符害人的因果，所以只有自己拿來行善而不傳，目前很多獅陣踏七星、八卦都不知原理，甚至不知如何進行，楊復表示，踏七星、八卦都要唸咒語，而且八卦有分先天、後天，他自己甚至不必舞獅，用三枝香就可以踏八卦了。

順武堂的拳種爲太祖拳，拳法中極硬和較軟勢的拳都有，獅頭是簕仔獅，祭祀達摩祖師。

·八十四年二月十四日訪問楊復先生（七十二歲，師傅），羅世明採訪記錄。

(五)田尾鄉會厝崙（南會村）新樂興

新樂興於二二八事件之後，才由邱從發起設館，是爲了村庄熱鬧才設立的。會厝崙分南會村及北會村，北會村於日據時代即已設館，由邱創煥的叔（伯）父阿陶先教，但現在已荒廢十幾年了。南會村設立新樂興只請了一位老師，人稱溪先，不知何姓，寶斗（北斗）人，教了三、四館，他屬歌仔的系統，也教南管、九甲仔、子弟排場，因此新樂興學的東西很混雜，南北管都有，也有歌仔。

館名是邱從命名的，他現年七十五歲，吹、絃都會。新樂興的成員現在只剩下四人，邱從之外，即是受訪者王嚴春籐，他絃、鼓、鑼、鈔都會；邱傳喜，現年五十八歲，絃、電子琴都會；邱清正，會鑼、鼓，也會作布袋戲、放電影，他有一團職業的大鼓陣，邱從亦參加。最初有五、六十人參加新樂興，後來有一些人不來學，有些搬去臺北，有些過世了，新樂興已二十五年未出陣。以前庄內二月二十五

日廣霖宮三山國王生日、三月初三帝爺生日及媽祖生日會出陣。

現在王嚴春籐及邱傳喜參加南會村村廟廣霖宮、北會村村廟肇天宮，以及北會村一私壇彰華堂（主祀媽祖，自南瑤宮分身）等三個宮堂的誦經團，擔任後場，他不是鸞生，但義務去奏樂。這三個地方的鸞堂都有乩日，廣霖宮逢六，肇天宮逢一、四、七，彰華堂逢三、六、九。有關曲館曲目王嚴春籐說他都忘了，因爲鸞堂不用這個。新樂興以前活動時，因其屬於南會村，故參加廣霖宮的活動較多，較少參加肇天宮的活動，二二八之後，政府禁戲，因此新樂興較常出來排場，後來很少排場，而是作戲較多。

·八十一年八月七日訪問王嚴春籐（六十四歲，館員），林美容採訪記錄。

(六)田尾鄉會厝崙（南會村）振興館

會厝崙的振興館是光復前後由紅毛社（隔壁庄）的松師（陳松）來「荷館」，那時的館主是李寅（即受訪者李宗禮的父親），練習的地點即是在李家；因爲李寅算是松師的「頭叫師仔」之一，自從光復後，會厝崙即由李寅做師父來訓練獅陣，後來李寅只教拳頭，改由李宗禮來教獅頭；而李宗禮、李宗儀兩兄弟都受其父李寅的教導，會舞獅和製作獅頭，並不是「花穴的」（指花拳繡腿、不切實際的功夫）。當初組成獅陣時，有五、六十人在「練拳頭」，雖然李寅不收「館金」，但要求練習的人要認真地學習。「傢俬」則是庄內熱心公益的「有志之士」捐獻的，而李寅早期出陣所收到的紅包，都送給師父松師，因爲那時松師的生活還很艱困。

李寅於六、七年前去世，而庄內的獅陣也已三、四年沒有出陣了，現在要出陣都要到中庄去調人手過來幫忙了，出陣所得是大家平分當工錢。

倚館時期設祖師神位，用香爐，以紅紙書寫「達摩祖師」來拜，出陣時，松師會用三枝香拜請祖師來「起馬」，而且在松師的家裡有「雕金身」奉祀，在達摩祖師日（其實是弟子們設立這尊神像那一天）做千秋祭典，弟子們會聚起來（恐怕有上百人）在祖師前各施展特長、自由表演。大家師兄弟都很和氣，師父常告誡大家不可以「冤家」（吵架）、欺壓善良，要為村眾服務、迎神賽會出來服務，練拳主要是練身體、強身，而不是用來打架滋事的。拳套就振興館的系統而言，是屬硬拳，腳馬是三角馬和一字形馬。

通常在三月初三的帝爺生日和三月二十三日迎媽祖的時候，獅陣會出來「飛庄」（遶庄），曾厝崙每次刈香前先出去飛庄和安五營，因為如此有兵馬在看顧庄頭，神明才好出境去刈香，大部分是在二月二十五日去溪湖荷婆崙刈香。此外作醮和選新乩童坐禁也會用到獅陣，以前過年時也有出去「咬青」。獅頭還有剋邪的功能，有些地方若有邪氣而較不平安的話，會來請獅頭去，像本地的南鎮國小就曾有過不平靜而來請獅頭去踩七星、八卦步，因為那裡以前是墳墓堆的緣故。本地的風俗，入厝會請獅陣去踏七星步、八卦步，商店開幕、辦公室啓用、廳堂落成，獅陣會從四門踏起（一般是家裡有麻煩、困難時，即是有「歹物仔」作祟，才如此做的，還要燒壽金），再踏七星步、八卦步。

田尾鄉範圍內及北斗地區內的村庄常會來請獅陣，大多是找松師系統的人，調個二、三十人，聲勢就很不錯了。民

國三十七、八年時，曾厝崙振興館曾和崁頂同義堂在田中市場互相排場，但是沒有直接衝突，只是排場，看誰的觀眾較多而已。那次他們師兄弟出去一、兩百人，用了五、六十人下去「牽陣」，聲勢很大。

一般舞獅的課目及其順序如下：起馬後，探鼓架、入廟門、洗龍柱、探神等；排場的齣頭有洗脚、舔尾、踩四門、踩七星、踩八卦步等。當出陣和其他的獅陣「會獅」時，剛開始接觸，兩隻獅會驚惶，等過了一會兒，會漸漸和氣、恢復活潑的樣子，就歡喜得互相親熱、舔尾，頭尾相隨繞個大圈，然後互相離開，再走上原來的方向和路線。

·八十一年八月七日訪問李宗禮先生（館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七) 田尾鄉柳樹浦涼樂軒

涼樂軒在十幾年前便已解散，且先輩圖（傳承系譜）亦亡佚，故無法知其傳承，據受訪者吳玉煖指出，本館曾一度解散，在民國五十幾年時才由教師張玉聰（本村人）復館，親自義務授徒，初有子弟二十多人，因天賦有異，學成者僅十二、三人。張玉聰並邀住在打簾村慶樂軒的師兄弟四人助教，但其姓名不詳。先前每日晚間八點至十一點為練習時間，練習場所不定。本館出陣是村中有「好歹事」時才出，為神明出陣則多在以前叫集會所（今為活動中心）的地方，屬義務性表演，不會拼曲。柳樹浦因是聖四媽會的範圍，故有「過爐」時，有時本館亦需出陣，和埔心五湖宮的角頭輪流，約四、五年輪到一次。

涼樂軒屬於北管，遺有總綱曲簿，但因打簾村慶樂軒的

人借去不還而佚失。據吳氏指出，樂器分文、武場，當日給我們看的，則僅有小鑼、大小鈔而已。本館祖師是西秦王爺，起館時拜，封館時就化去。吳玉煖指出，西秦王爺是北管創始人，後被神格化，但沒有偶像，只有壇位。

涼樂軒和打簾慶樂軒（隔壁庄）有互相往來，臺中太平鄉某園及和美某軒曾應邀來本庄排過陣。本館尚存成員，列述如下：小旦周東海、謝續，小生謝樹生，後場周柳、吳圳興。

·八十年一月二十二日訪問吳玉煖先生（館員），邱詩晴、邱詩文採訪，邱詩文整理記錄。

(八) 田尾鄉柳樹浦龍英堂

龍英堂的館址並無定所，因堂下各館，館主輪番任命，約四個月便換一館，據受訪者周萬能指出，有位館主名為羅萍，而最後一任館主是周增輝，在三十多年前便已封堂。

龍英堂在四十多年以前，約光復不久後才成立，其立館者不詳。未封堂前，師父是同鄉豐田村的王田林和林生靈，在三、四年前去世；弟子都是本村人，每天晚上約八點至十一點練習，兵器和學費都由學的人自費負擔，練完後兵器便置於堂主家中，但在二二八事件後，警察局便將兵器收繳，去向不明。練習場所不定，多在空曠地，有時亦在館主家中練習。一次出陣人數約需五十至六十人，由各地同一師父教授者合作，本堂最後一次出陣亦是在四十多年前，出陣的時機多是在村內的喜慶之日，是義務性的。本堂不拜祖師，亦無明確屬那一拳種，只記得幾套拳名：如烏鴉落田、打結、打節、七步蓮、八步仔、落地金勾剪，都是空拳（不需兵器

之拳），兵器種類亦多，如耙、牌、大刀、長刀、鉤仔、牌帶（和籐牌合用）、七尺仔、齊眉、雙刀、鐵尺、雙鋼、斬馬仔。

除了田尾外，在北斗埤頭亦有一龍英堂。武館名稱有社、堂、館的不同，報導人的說法是因拳種的不同。會發生拼館多是因為貶低他館的聲望，輸者會再報仇，本堂曾和某館拼陣，但報導人未曾參與。

以前龍英堂多和他村同是龍英堂者相來往，而且柳樹浦村民信奉南瑤宮彰化媽，但後來亦請埔心五湖宮媽祖，祭拜時間在十月至十一月的吉日良辰。

·八十年一月二十二日訪問周萬能先生（成員），邱詩晴、邱詩文採訪，邱詩文整理記錄。

(九) 田尾鄉鎮平厝仔曲館

訪問蕭鎮是因為其父親蕭牛以前是鎮平厝仔北管陣頭的師父，蕭牛若是還在世的話，今年應是七十八歲，而他過世已近三十年了，在蕭鎮十六歲時過世的，蕭牛本身是「整戲籠个」（戲班的人），後場的文武場，北管、打鑼、唱曲都會。蕭鎮也會布袋戲，但其技藝卻不是父傳，而是蕭牛將他送到西螺的友人處學的，而在送蕭鎮去後不久，蕭牛即過世了。蕭牛只算布袋戲班的老板，布偶還是要請人來演。而蕭牛的北管陣可能有人來請去指導吧，因他四處演戲，經常不在家裡，所以蕭鎮並不太清楚；只知道其父生前，逢年過節經常有徒弟來家中拜訪而已。而當其父在附近庄頭指導時，都是夜晚時分，騎「鐵馬」出去。

·八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訪問蕭鎮先生（曲館師父之子），

周益民採訪記錄。

(十)田尾鄉鎮平厝仔振興館

〈訪問村眾部分〉

鎮平厝仔振興館開館於戰後初期，開始時有五、六十人學，因為以前農業社會，村民空閒的時間比較多，所以從睦宜請老師來教，那位老師是外地來睦宜做生意兼教拳的。

振興館屬公家的，拜達摩祖師，打的是振興館的拳，傢俬由公家出錢買，放在館主家，以前天天到館主家練習，庄內好歹事皆義務出陣，外庄也會來請，要收錢的，得款用來買傢俬，若人手不夠則到外庄調人手，如曾厝崙、張厝仔、中圳仔等同館號的武館，過去並沒拼過館，日本人管得嚴，以致後來大家乖習慣了。

現在庄內沒再練習了，要出陣時才臨時湊人練一下。村廟國聖宮，主祀國姓爺，有一誦經團，本庄參加南瑤宮聖四媽會。

·七十九年四月四日訪問村眾數人，陳錦豐採訪記錄。

〈訪問許坤部分〉

受訪者許坤的住處本屬鎮平村，今則改稱新生村而獨立為另一村，振興館和同義堂、和義堂一樣，全都出自少林寺，相傳本館在鄭成功遷臺時就隨之傳來臺灣，最初的館址、館主均不詳，到日據時代更由於日人禁止，聚所更是不定。

館主為住在北斗的許金（已歿），至於出陣的時機，多因為媽祖過爐或是他人請託。傢俬自費購買，拜的是達摩祖師，但只有學成者才可以拜，最後一任教師是陳松（其子為陳紹輝），本有子弟二十多人，後漸減少。振興館在二、三

年前便已解散了。

至於拳種，則是達摩所創的拳，包括鶴拳、虎拳、蛇拳，另外還有普通拳、澎湖種拳，學費由整群人合出二、三千元，若另外再學習別的項目的人再繳幾百元，兵器自費購買，放在私人家中。據許坤指出，本館不會與人拼館，附近除了中圳有個振興館外，其他均無。

本庄例往彰化南瑤宮及睦宜龍州宮進香，本庄振興館和彰化市南門口振興社關係頗善。

·八十年一月二十四日訪問許坤先生（村民），邱詩晴、邱詩文採訪，邱詩文整理記錄。

(土)田尾鄉鎮平玉馨軒

本庄曲館活動的期間是從大正初到二二八事變後。師父叫陳其生，人家都叫他「大肚其生」，是鹿港人。大正時代的館主叫蕭萬寶，也是發起人，其年紀比受訪者劉加壹大一歲，學得不錯，既會吹又會打嗒鼓。而劉加壹則學花旦唱曲，另外小生是巫通，他們兩人的聲音很好，庄內的人和庄外的人都說好。另外，鎮平的六、七支吹在這附近的庄頭也很出名。

繼任的館主叫蕭毛，館址設在蕭厝內，師父也住在曲館內，出門都要坐轎，算是「秀才底」的，很飽學，字也很漂亮，可惜其所抄的曲譜都毀壞了，那時一館四個月，「師父禮」一天算四角，但實際教一百天、休息二十天，收費可說很低廉了。那時曾經有一次師父要回家過年，但是手頭沒錢，還要靠弟子四處找人來請師父寫春聯及公媽牌湊錢。剛開始時師父帶來一個小戲籠，所以沒有買傢俬，後來是學的人

正月初一過年時去庄內人家厝裡「歡春」，就說要買「傢俬」，叫大家多包一點，結果他們買了兩付「傢俬」，還是劉加壹親自去彰化買的，一付的價格是七十五元。又因為陳其生來本庄教之前，曾先在永靖五汴頭教過曲館，所以本庄曲館剛開始要熱鬧時，五汴頭的人都會來贊助；那時候，本庄還是以迎五穀王為最大的熱鬧。後來，五汴頭的人和苦苓腳（即今永靖果菜市場）姓邱的宗族（有錢人）拼戲時，本庄的子弟都踴躍的拔刀相助。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詹厝的詹更（曲）、詹細（吹）、詹洪（曲）三兄弟，本來到海口替人「駛牛車」，庄內的人還叫人騎鐵馬去叫，並且補貼他們兄弟做工的錢，叫他們趕去拼戲。以前鎮平的曲館的確學得很不錯，曾和北斗、員林和樟普寮的亂彈班拼過戲，軒園拼。市場的人常來叫去表演，據說是其師父也教過北斗某軒的原故。師父的平常教學極為嚴格，一板一眼都要做到，常常一個拍子弄錯，其嗒鼓就會停下來糾正，直到對時才繼續下去，有時一館連一齣戲都教不完。師父會絃吹、唱曲和腳步，但是老一輩的人並不會上棚做過戲。

等到光復後，師父又在本地教了三館，那時新學的人有劉秋爐、番王（打嗒鼓）、巫鐵、阿松（吹）、阿狗由等二十多人，差不多有十人學成，不過連新的這一輩人也都「死萬代」（過世很久了）。但是後進的這一輩曾經配合老一輩在廟口搭棚和同是本庄的歌仔拼過戲，彼時戲服還是向二水的曲館租的，而歌仔從員林請來金蓮歌星石水鳳和其妻來拉絃助陣，歌仔戲的師父是從南投新街來本地演戲時，被留下來教戲的。而那時，廟口的平安戲要做，遂兩邊相招做對臺戲，當時北管演的是他們的本戲「打春曹」。

除了陳其生之外，也有其他先生來本庄教過，像永靖的盧俊義，和一位叫相師的人來教過曲。本來他們也打算要做戲服，劉加壹還曾到彰化西佛谷去打聽過行情，一組要一百五十元，包括很多件衣服和戲籠。但是因為後進站上臺頂，看到有人在圍看，怕見笑，就不想學了；彼時又遇到二二八事變，整個曲館活動遂告中止，也因此而失傳了。

本地庄廟是鎮安宮，拜的是三山國王，歷史算是有六十年了，以前神明隨爐主，到二、三十年前才正式蓋廟。王爺生日是六角頭輪流祭祀，即鎮平、鎮平厝仔（兩處算同一保）、曾厝崙、浦港、新厝、永靖街，六年輪一次，在五月十五日的時候出陣頭。這六個庄頭都參加彰化南瑤宮的老四媽會。

劉加壹當初學曲館時，差不多是一、二十歲，新一輩像番王他們學時，年紀是二、三十歲左右，他們曲館的成員中，有人亦去外面學過亂彈；而本地風俗娶新娘時，也有奏八音的。

八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訪問劉加壹先生（八十四歲，成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三）田尾鄉鎮平同義堂

〈訪問廟旁賣金紙的老板部份〉

鎮平同義堂在戰後初期起館，館主阿火師是陳厝厝的人，他向唐山仙仔學得武藝，到鎮平來教。以前幾乎全村的男人皆學，天天晚上在較寬敞的「人家厝」練習，現今解散十多年了。以前庄內迎神明必出陣，好歹事則較少出陣，屬於義務的，而外庄來請要付錢，收入交在師父手上，也用來買

傢俬，最早傢俬是以公錢買的。出陣時皆調功夫好者，因學的人太多了。獅頭、傢俬至今還在。

本庄同義堂跟陳厝厝同義堂較有來往，屬硬拳，沒拜祖師爺。因散了十多年了，所以目前庄內熱鬧，皆由外庄請陣頭來，不一定那一村。

以前北斗鎮為市集所在，鎮平的人到北斗去常跟人打架，北斗人輸了幾次就乖了。以前迎媽祖時在北斗與溪仔底拼館，陳厝厝也有參加，從前不同系統的武館常打架，因有些人學了「兩三步七仔」（即半調子），就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故常與人結仇。

七十九年四月四日訪問廟旁賣金紙的先生，陳錦豐採訪記錄。

〈訪問傅鉗部份〉

本地的師父據說是唐山人，不詳其確實姓名，只知道人家都叫他大肚順仔，他曾在永靖陳厝厝起館，他和火師（楊坤火）的父親同輩，來本庄教時，差不多是一百一、二十年前的事情，而他所傳下的是頭叫師仔圳師，也是本地人，算是和火師同輩的，當初有二十多人學成，結拜成二十四兄弟，武藝皆十分傑出，聽說彼時他們和陳厝厝的人一起出陣到西螺時，因為路邊的人圍觀太多而擋住路了，一生氣就整隻獅子，兩個人一跳，跳到人家的厝頂去弄、去舞。而其中還有人輕功練到可一跳，跳過三層桌子疊起來那麼高。那時，他們常常到外面和人家相拼陣，也和附近的幾個庄合起來一起出去。

阿圳的師兄弟再傳下來，有阿金連、詹涼、張圈等，上、下庄一度同時有四、五館在學，雖然一館只有十多人，都

是同義堂的，出陣就合在一起出去，聲勢還是很壯觀。那批人若現存的話，也有九十多歲了。再來有火龜平仔來本庄陳厝起館、松師來徐厝起過館，在老一輩學的時候，都有交館金，但再輪到年輕人跟本庄老一輩「兼學」的，則只有交點心錢而已。傢俬是隨人要學的項目，就去打造的。種類有齊眉、砍（斬）刀、雙割格、勾鏢、雙刀、雙鐮等。老一輩的人在那時候，設有祖師、香爐，但等年輕的這一輩即受訪者傅鉗這一輩的時候，即沒有拜祖師了。師父有傳藥末、藥洗，本庄會推拿的人，有阿圳、平師、金章等人，而阿圳能自煮膏藥，治喉嚨症有特效藥；至於草藥是沒人傳，要是有人講會的話，攏是「散仙」、「三七五的」（即「不達不七」、沒系統脈絡的）。

傅鉗本人沒有學武，但聽那些老輩說，有時練習站腳馬，站到連要上廁所都深覺困難、痛苦，簡直比播田還要來得累。以往本地王爺生日，即舊曆二月二十五日，請彰化媽「飛庄」（即遷庄）——現在改為「奉敬」而已，另外神明去別地方刈香回來，也會飛庄，這時同義堂都要出陣。本地比較特別的風俗，是元宵夜要點「擔仔火」，用粗竹四分，再以粗紙網紮起來，有時可高達丈二，獅陣挨家挨戶去「弄獅」，關於這一點庄中有人說是「迎元宵」（即元宵節的慶祝活動），有人說是迎五谷王的遺緒。白天時，遶村莊四周外圍，「暗時」（晚上）才到庄內每戶登堂入室去弄；而大家包紅包回禮，老輩的將紅包交師父，年輕的則收做點心費，點心是吃些鹹粥，或煮米糕粥一類的。

筆者覺得傅鉗所報導的年代似乎有誤，張圈應是和曲館的劉加壹（今年八十四歲）是同一輩的人，他似乎都提早了

一代。

·八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訪問傅鉗先生（七十歲，村廟鎮安宮廟公），周益民採訪記錄。

(三) 田尾鄉新厝仔曲館

新厝曲館子弟僅剩兩位，一為邱邦基，當初唱小旦，因不識字，且不曾涉及曲館事務，故拒絕受訪；一為胡金木，會鑼、鈔，亦曾上臺做過戲，也以年少時生活艱困，到山上做工，不知村中事務為由拒訪，不過聽村眾說胡金木正為家庭糾紛所擾，就不便再叨擾他。

當初曲館是設在今社區活動中心的旁邊，以前是用竹筒泥巴建的，現今改成鋼筋水泥的平房倉庫了，其旁為一題名受安宮的將軍廟。新厝曲館在當時附近的庄頭是很出名的，還曾被請去做戲，可見得名聲之好了。發起人是土地公廟的管理人黃興，因為彼時土地公會有「大本」（即充裕的基金），共十二甲田在收租，所以出錢請和美的「短肚先」來教曲，先生（師父）禮、傢俬、戲籠都不必學的人出錢，戲服才是學的人購置。先生是「八張交椅擺坐遍」（意思是功夫很好）的老先，所以本庄的絃吹好，唱曲也真好。他們的南管是拜田都元帥。本庄歸屬彰化老四媽會有二十多份，並沒建村廟。曲館還會到過北斗軍營中去表演，最後會解散的原因，是有一次到松柏坑去排陣時，因為對臺的布袋戲班怕他們曲館的名聲好而導致自己沒觀眾，遂跟其廟祝說，他們不會來，不要替他們搭棚，所以他們一路走到那邊，雖然沒拿錢，但也沒有戲可演，子弟因此就很生氣，後來就因此解散了。而彼時的成員有：頭手嗒鼓呂英傑，通鼓李朝英，絃吹

邱二、呂歹狗，吹唐落、呂文，鑼鈔胡金木，邱邦基唱小旦，蕭正順念曲，蕭博是前場唱老生（若在的話，有七十多歲了，擅長扮王爺，其扮相極其莊嚴生動，唱腔亦佳，也會後場鑼鈔），呂樹川也會吹、絃，修理傢俬，他購置的「傢俬虎」（即吊樂器，如品、蕭、絃仔等，裝飾得很華麗的架子）非常的壯觀、漂亮。

·八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訪問村眾數人，周益民採訪記錄。

(四) 田尾鄉睦宜和義堂

和義堂在日人時代即成立，在光復前後便散館了。但村中會拳腳的人，仍有留傳下來，至今更傳新生代二十多人，平時每逢星期六晚上，在受訪者詹炳勳的家召集有興趣的國中生、國小生練習，其中最小的讀國小二年級，學習頗有成就，拳頭由陳阿三教授，獅陣則由詹炳勳教，傢俬也都放在詹家（圖十四、圖十五）。

其師承乃是大陸來臺之矮仔師，他先到本庄教，後有阿塵、陳洋仔、鄭回等也先後來教過。拜達摩祖師，出陣時，要燒香拜請。拳式屬少林長拳，「腳馬」踩的是「三角馬」。與同義堂算是師兄弟館，師傳淵源應可溯源至羅乾章。

詹炳勳笑說，以前學拳頭要包紅包，送館禮，現在不但免費，而且要煮點心給徒弟吃，新生代現已學會後場如鼓、鑼、鈔和套陣，在去年里長選舉時，還趁著學校放假之便，實地操演送匾至臺北樹林呢。現在出陣約二十至三十人，已不大需從鄰近調人手，反而常常去支援其他陣頭。以前的武館重拳種，不同系統是不能隨便混用的，現在不同脈絡的看其交情、關係，也常常互調人手了。而拼館是以前才會發生

，現在兩陣相遇，要「會獅」，即打個交道，交接行禮，表示相互的尊重。

詹炳勳記得在年輕時，有一次庄頭出陣到南門口的南瑤宮刈香時，途經員林要歇息吃午飯時，和南門口的振興社會陣，經由縣立員林家商入街路，兩陣遂開始拼陣，即兩個獅頭、陣頭，開始渾身解數，施展各種所學，傢俬也拿出來套招比劃，就迎熱鬧的技巧、體力互爭風頭；並沿著員林街道，在經員林分局，一直舞到員林水利局才歇下來，此即所謂的「洗街」。當六尺與耙、丈二等長兵器不斷交換循環使用套招，是一件很刺激過癮又很累人的事。

另外在前年七月二十九日，北斗市場普度時，和義堂獅陣不但出陣，而且還去排場，獅套先行演出一個多鐘頭，拳頭、傢俬跟著操練一個多鐘頭，合約三個小時左右。這是應邀請人的特別要求，才如此做的。

鄰近地區較有連絡者，如新生村（即鎮平厝仔）振興館阿松仔（現專職接骨），常互調人手。為本庄的庄廟活動出陣皆屬義務性質，此外，出陣費用依人數定價格，通常一人一天一千元，半天五百元。

八十年一月二十四日訪問詹炳勳先生（連絡人，獅陣師父），周益民採訪記錄。

（五）田尾鄉紅毛社集和軒

本庄的曲館溯自日據時代，差不多是昭和元年成立（一九二六），距今六十多年，活動到三十年前，即不再出陣了。與受訪者李岩同輩的師父叫陳金榜，是山脚人，來本地教兩館，彼時有三十五、六人在學；李岩當初是十六歲開始學

，而且每種樂器都學，擅長的是念曲，唱小旦、小生（幼口），至今本庄還可派上用場的也只剩他一人而已。

可是李岩回憶，他們的上一輩時，曲館就很興盛了，彼時請鹿港先來教過，但詳情並不清楚。他說紅毛社的人在日據時代種很多農田，很是繁盛，但是現在是講究工商的時代，農業已經「沒路用」了。當初他們這一代的曲館是黃盆發起，他並且做了第二任的館主；曲館設在頭一任館主黃再華的家裡，黃再華也是做頭手、嗒鼓手。師父會做布袋戲，也曾出去「整過」戲籠，來本地做戲時，因為表演得不錯，遂被留下來教北管。而傢俬是向村人募款買的，師父有教絃、吹、唱曲，李岩說，北曲就是作戲時演奏的，亂彈才是在作戲。他們會在婚喪喜慶、入厝替人排陣，卻不會扮仙。先生禮（師父禮）是五天算一次，一人交四角。彼時替人做工一天的工錢才三角三，五仙（分）錢到店仔即可吃到飽，買一甲地也才三千八百元而已。庄頭神明生日是拜媽祖、帝爺，庄廟是拜關聖帝君，在二十多年前建立的。而迎媽祖是在每年三月中旬，庄內的人去請時，北管陣只送到庄外而已；但是神明要回去時，就要用陣頭送至彰化了。本庄的人參加彰化南瑤宮的媽祖會，現在幾乎每尊神明都有人參與，像大媽、二媽、三媽，但是以前卻只有七份而已。當初這附近幾乎每個庄頭都有陣頭，也有參加彰化媽，所以本庄的陣頭很少出去，偶而去大紅毛社（現田中鎮大社里）出陣。出陣大都是義務的，有時候收紅包，就要看雙方彼此的交情了。而在庄廟落成時，他們還有招人來「鬧廟」。

他們在學曲時，日本人正在戰爭，所以時機很壞，日人到處搜刮鐵器，連一根廢鐵釘也要收去。其實日本人較沒有

管制文館，在昭和時代，雖然日本神社不燒香，只是行禮而已，但是天照大神也算是天神，所以子弟戲、獅陣也會去熱鬧、參神。

先生（師父）教時，是騎鐵馬過來，晚上則住在曲館處，練習完，弟子們會請先生吃點心，像鹹粥一類的；師父沒教時，他們就自己「圈人」（找人）來練習，外面的軒園相拼，並沒有來本地叫人。

本庄的獅陣在日據時代是可以出陣的；光復後，約三、四十年前，也曾一度找人要再學，那時館主叫「科仔」，李岩即在那時學的，但是他們這陣沒學成，沒能出陣。師父叫陳松，人稱是阿松師、松師，九十歲時過世了，若有的話也有百來歲了。但是依他的記憶，本地曲館的歷史應更早。關於武館較詳細的事，要去問松師的大兒子陳紹輝，他曾經做過縣議會的議長，去問他比較清楚。

在場有一位旁聽者，問說，若是要訪問彰化媽範圍內的陣頭子弟，有無問到他們田中鎮，他們那邊大紅毛社，從以前就有參加彰化媽，現在仍有。筆者答稱將回去查資料，並留下他的通訊處。

當時李岩笑道，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輪到去訪問你，「彰化媽生一女兒，沒才調（能力）飼了三擺」，大家轟然大笑。筆者詢問其故，原來此地迎媽祖是十二年一輪，若養一個女兒，才熱鬧沒兩次，就把她嫁出去了，所以女兒是不大可能養到第三次熱鬧的時候。

·八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訪問李岩先生（七十五歲，成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共）田尾鄉紅毛社振興館

〈訪問村眾部分〉

紅毛社的振興館，師父名叫陳松，人家都叫他松師。他的功夫是去西螺七崁學的，學成後回來傳授拳術；但是本庄的人跟他學習拳術的並不多，因為他的館都是設在望村和社頭居多，所以其弟子也是以這兩個地方為多，尤其是望村的人最多，有一個叫大頭仔的可以找他採訪；另外還有一個住埔頭的阿蹦仔，在田中開了家「瑞生接骨院」，也曾做過田中果菜市場的市長；有關松師的生平故事，恐怕要找這兩個人採訪才能明白。因為松師死時是九十二歲，現在若還在的話，已經一百多歲了，連他的徒弟們也已經死得差不多了。而他的兒子並沒有跟他習武，所以有關獅陣的事情恐怕也不會很明白，只有學到一些醫術而已。石石石

·八十一年六月十一日訪問村眾五、六人，周益民採訪記錄。

〈訪問陳紹輝部分〉

本庄紅毛社的武館其實並無獅陣，只有十幾個人跟松師（陳松）練過武術，而松師大部分時間在外地、附近庄頭傳館，教拳頭和獅陣；而自己庄頭熱鬧時，反倒是外地的徒弟趕過來為師父服務幫忙的。

陳松（即受訪人陳紹輝的父親）十多歲時，生活很艱苦窮困，其父又吸食鴉片，將家中的田地賣光，陳松只好到處打雜、替人做工、賣菜（從本地擔到阿里山去賣），從南投挑水缸回來賣。他既要賺錢活口，還要長途跋涉，越過西螺溪去探訪明師學武。首先到西螺廣興庄拜陳成為師，後來又

和肉丸成學接骨，另外，很有名氣、常在武術界走動的澎湖龜師對他更傾囊相授，將其推拿、接斷骨、治脫臼的經驗及有關中藥的銅人簿、草藥的秘方都傳授給陳松，使他日後的接骨所業務能蒸蒸日上。陳松約三十多歲才出師到外地去教，因為他少時勞苦，所以身強力壯、行跡很廣，像田尾的南北曾（曾厝崙）、溪湖、林內、斗六、南投、鹿谷、竹山、田中、社頭，甚至嘉義的梅山等地，他都去開館授徒過，教過不計其數的徒弟，其中較有名氣的有：田尾鄉的黃練、李井、李寅（曾厝崙人），田中鎮的萬土仔、陳興、陳火榜（三光里人）、蕭德修（住在火車站附近，也開一间接骨所）、斗六的李常、竹山的余木清、嘉義梅山的王清良（今年八十多歲的老師父）、埔里的鄭錦水、陳德修、賴萬寶、徐龍和，社頭的蕭群、張漢秋等，都是在地方上有衙館、掛旗號的，每逢陳松生日時或紅毛社有熱鬧，會回來幫忙，平時也都有連絡、較熟悉的人。

本庄有人參加彰化南瑤宮的媽祖會，每年三月十六日迎媽祖，但從十幾年前儀式就簡化了，不再出獅陣；也有請獅陣來替人入厝、開幕、或是開廟的風俗，但是本庄的人沒組成獅陣，大部分是從附近的庄頭，請陳松的徒弟來舞獅。陳松在光復後，做了本村的村長，長達三、四十年，不但當選了特優村長，更入選了好人好事代表，接受中央的表揚。接骨所的业务是他中年以後（約四十多歲）才發展的，雖然他生平沒有賺到很多錢，但仍然樂善好施、造橋鋪路樂於助人，像地方上貧苦無依的人，他治病常倒貼錢給人家去買豬腳來補身體，還常「寄付」棺材給地方的可憐人士。他懂漢文，能自己開藥單，還考到中醫師的執照（那時他已六十多歲

了），那時的中醫師檢定比較簡單，除了筆試外，還重實務經驗和口試，不過已很不簡單了。陳松除了教徒弟練拳和舞獅外，自己也會貼獅頭，拉絃吹「古吹」、打鑼打鼓等技能，可說是文武全才。本庄的庄廟也是陳松一手發起籌建的，在很早以前，本地就有鸞堂慎化堂飛鸞示教，還曾分香到斗南、員林一帶，像埔心武聖宮就是一例；慎化堂歷史至少有百年以上，但在光復前即沒落了一陣子。約在四十幾年前，由陳紹輝的母親，即陳松的第二位太太和一位叫李炎的地理師捐錢，又蓋一間草寮來奉祀關聖帝君和三恩主，在二十五年由陳松出面募款，向蕭姓祭祀公業買了公地來改建現今相當堂皇的順天宮。

陳松武術練得很專，認為這對身體健康有幫助；又因為他長時間在外頭走動，除了本身的少林拳法外，其餘像猴拳、鶴拳等拳套皆有涉及，也曾練過鐵砂拳的外功，但後來不練了，認為練了這種掌法之後，對自己和別人都沒有好處。陳松活至九十歲（約去世十多年了），生平比較善用和喜歡的兵器有雙刈刀和長棍；他去世時的告別式，親手教過的徒弟到場帶孝的有上百位，而象徵性拿獅頭的人是李井，因為他年紀最大，李井若在世的話也有一百零四歲了。

陳松生有三個兒子，老大陳敏清有練拳頭及接骨技術，老二陳紹輝、老三陳紹卿，比較少隨父親出門。陳紹輝（圖十六）曾聽其父親傳述一次比試武藝的經驗，即在其父親五十多歲時，曾在臺南太子宮和一位在南部很出名、專門以打倒拳頭師父為樂的人比武，陳松原先以為大家只是彼此切磋武技，點到為止而已，所以一開始即點到對方就罷手了，沒想到對方不承情，一記重拳擊中陳松的左胸，但陳松卻沒有

應聲倒下，只退了兩三步，硬是吞氣吐納，站住了腳馬，對方和旁觀的群眾卻已經很驚訝，因為很少人能如此被打而不倒下去的，但陳松因自己手下留情反而挨打而很生氣，隨即要找人家拼真的，但對方已不敢再和他比試了。在陳家客廳掛有一幅八十生日的照片，聽說在陳松八十大壽的前夕，五路來的徒弟們會集祝壽，當在二樓大廳聊天時，個個誇稱他武功現在練得多好、多棒，陳松聽得有些技癢，叫他們五、六人圍成一圈，自己低身一掃，只有梅山的王清良仔爲人沈默少言、武功練得紮實而將倒未倒地勉強站住了，其餘的人都倒在地上，一時引爲地方的趣談。由此可見，松師武功之高強，以及他注重實際、樸素，而不喜歡耍花招和高談闊論的人。

·八十一年八月七日訪問陳紹輝先生（師傅的兒子），周益民採訪記錄。

附錄：

彰化媽祖信仰圈之外的曲館與武館

（一）秀水鄉陝西庄西樂社

陝西庄西樂社，是歌仔戲班，是在「四脚仔時代」（指日據時代），光復前十五年成立的。現在已改爲大鼓陣，陣號叫西樂天，目前只剩四個人。受訪者吳恭華打銅鑼、鈔、大小鼓，他以前擔任前場的武小生，林清水會絃吹和鑼鈔，他以前即是後場，吳、林兩人也都曾打嗒鼓，擔任總綱，李樹枝（其綽號叫木吉仔）也會打鑼鈔，林博厚也是負責後場

的絃吹，另外李銘德會「散路仔」，即絃仔方面樂器，但因年老較少出陣了。先生是大村的賴樹松，綽號叫矮仔松，曾經教過臺中、南投一帶，來本庄教唱曲和腳馬，其實是「南北總加」，南管、北管都有教，也會演歌仔戲和大鼓說書，兼會拳頭、舞獅，可說是文武全才；他在本庄教到「降服」（日本投降）後過世。西樂社也曾上棚演過戲。祖師則是拜田都元帥。

當初是張厝的張振發起的，故由他做堂主，練習的場所即是在張振的家裡，並且由他負責先生的飲食起居問題；而副堂主叫林土，負責供應照明用的「番仔油」（石油）。「先生禮」是一館四個月算一次，合起來不會超過十塊錢（其時仍用日本錢，錢很大，一甲田地也才不過兩千塊錢左右），由學習的人各自量力分擔。傢俬是由館主打造，若有毀損再由私人各自出錢來修補。

陝西庄在民國五十二年以前還參加彰化南瑤宮的老大媽會，後來因爲公金被頭人吃掉，沒有錢交會費，所以撤銷會份，另外組織一私會，奉祀老大媽的分身，採取爐主制，每年四月初九日過爐，一年輪一庄，參加的四個角頭爲秀水鄉的陝西、金陵、彰化市的荊桐脚、後港仔。陝西庄現分成金興村和陝西村，金興村舊名新興庄，部份參加老大媽會，金圳羊、圳仔岸參加二媽會，陝西村現拜黑面將軍，相傳爲清朝打臺灣，鄭成功的部將馬信殉身於此受封的。

在日本時代，子弟有出去「打春」的風俗，光復後即無；迎媽祖則是在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中間選一天來進行，西樂社和獅陣（勤習堂）也都出來遶庄；本地的風俗娶新娘要用八音，所以他們也去幫忙演奏，八音分「大八音」和「

小八音」，「大八音」是八種樂器齊全：吹、三絃、殼仔絃、品仔、打響、小鑼、小鈔，「小八音」則六個人就可以了，樂器減掉三絃和品仔。另外，以前中部人娶新娘，都是坐轎子，直到光復後十幾年才不興坐轎，不像南部人都是用牛車來載新娘，到光復後十幾年了還是如此。另外入厝也會有人來請八音去扮仙、排場，和曲館有關係的人之喜事皆會出陣。

·八十一年八月五日訪問林清水先生（連絡人）、吳恭華先生（館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二）秀水鄉陝西庄勤習堂

陝西庄的武館自從「四脚仔時代」（指日據時代）即有了，那時的堂主是張生傳（即受訪者張進丁之外公），已逝了，明年即是張生傳的百年忌辰。在日據時代是不准臺灣人學武的，所以大家只能偷偷地練，傢俬兵器也是個人自己打造，後繼的堂主叫洪棟樑，做了二十年的堂主，其間學員集資，加上一兩個外人的支助又再打造一「篷」新的傢俬。之後再傳到張進丁的手上，張進丁年輕時代曾到外地去求師，拜過溪湖的坎經師（已歿），勤習堂的館號即傳自坎經師，此外亦向大肚的陳春成、西螺的廖秋等師父學過，總計在外面學了二、三十年的功夫，回到本庄後，他把勤習堂的館號改成勤習武德堂，這是因為他把軟拳的鶴拳加入勤習拳的系統的緣故，剛開始時還極興盛，有七、八十個人，不過鶴拳終究是學沒起來，又加上本庄是一個窮庄，年輕人不到外地去工作，就無法謀生，武館也就因此散了，差不多已散了快二十年。

但現在庄內的年節活動，還有一些當初的老人可出來撐場面，約還有二、三十人可出陣，像庄廟烏面將軍廟的千秋日八月二十三日，以及每年陝西同鄉會來本地做春秋二祭，甚至馬防部司令劉玉章葬於此地，獅陣也都出來接送。另外，迎媽祖是每四年一次在四月初九，由四角頭輪流舉行，四角頭為彰化市的荊桐、平和里及秀水鄉的金興、陝西，香案會擺出來，獅陣也出陣邊庄和「釘符仔」。以前這附近參加彰化媽的庄頭，都有獅陣或曲館的熱鬧陣頭，出陣時也不必互相調人手，因為各人顧各人的庄頭而已。神明刈香時，獅陣也跟著出去，他們曾去過松柏坑、北港、高雄三鳳宮等地方。

張進丁會醫術，像一般跌打損傷的推拿，漢藥、青草也會一點，最特別是蛇藥，當有人被毒蛇咬到，只要將傷口洗一洗用藥一抹，即可當場用嘴巴將毒吸出，這一招常讓許多蛇醫生大驚失色。張進丁還做過二任鄉長和一任農會理事長，他的醫術因為其兒子不學，恐怕就將失傳了。

·八十一年八月五日訪問張進丁先生（七十多歲，堂主），周益民採訪記錄。

（三）花壇鄉番仔墩祥樂軒

番仔墩又稱金墩，曲館祥樂軒成立於日據時期，當初是由保正陳仔顧鼓募的，館址就設在本庄土地公廟厚載宮（圖十七、圖十八），學曲的人必需出錢。祥樂軒成立的確切年代不清楚，但在受訪者郭秋明（圖十九）小時候就有了，郭秋明約十六、七歲開始學，現年已七十八歲，他的父親也參加曲館，屬羊的，若還活著，也有一百三十幾歲了。

曲的先生是李魚池，住磚仔窰警察局附近，魚池先和郭秋明的祖父是好朋友，在本庄教了十幾年，他教過白沙坑溪南的曲館。以前魚池先晚上來教，教完就回家去，也教了好幾十齣戲，而腳步則由臺中人寶戶先生來教。祥樂軒學過的戲齣包括郭子儀、紫臺山、三進宮、南風草、秦世美反奸等，其餘已忘了。

最初有七十幾個人在學，皆是男性子弟，而無女性成員。郭秋明音色很好，學旦角，其父則是打嗒鼓，李金火學苦旦，現年已八十歲。另外還有老丐叉、謝藍、李仔剪、清傳、李漢隆等成員。

以前學曲館時有拜老王爺，而學曲的人每人都有一本曲簿，像在學校唸書一樣。本館先後共傳了三代，也都有上棚作戲，現年七十歲以上的成員都有學成，而最後一輩的成員雖然在光復前就已參加，但沒學起來，只上過一次戲棚就散了。因光復後流行歌仔戲，而沒什麼人要學曲館了，既有七十幾個成員的子女沒一個參加，所以曲館無法傳承下去，即使現在要學曲館也請不到先生了。

以前爲了上棚演戲，保正陳仔順便鼓募村人共同出資去臺中買戲服，祥樂軒在本庄神明熱鬧時會出陣表演，尤其是冬尾神明熱鬧時，約十年前，一年還有好幾次的熱鬧，現在則只有十月一次而已。然而番仔墩祥樂軒純粹是本庄子弟娛樂而已，不出外庄賺錢，除非是外庄朋友的生日、喜慶婚宴才會去助興表演。

以前花壇派出所落成時，祥樂軒曾和口庄玉梨園拚了好幾個晚上。光復後本館沒活動後，凡有熱鬧都請外庄的陣頭來。郭秋明記得他一、二十歲時曾在庄內上棚作戲，二十七

歲娶妻，到了三十歲以後就沒再作戲了。

金墩未參加彰化媽，但有些人會去南瑤宮燒金。

·八十一年一月三十日訪問郭秋明先生（七十八歲，館員）
，林美容採訪，李秀娥整理記錄。

（四）溪湖鎮竹圍仔三鳳珠

三鳳珠是南管陣，奏的是南曲，所謂的「南唱北打」即指南曲有名。成立年代約在日據昭和年間，距今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了。先生是頂寮人，姓巫，人稱「矮仔師」，是「做後場」的（即演戲時，負責樂器演奏的樂師），教唱曲和吹奏樂器，所學習到的曲目有：秦世美反奸、出木棍、困南唐等。祖師是田都元帥，有「雕金身」（雕刻神像）放在庄廟裡奉祀，而練習的場所即在廟埕。

當初要學曲館時，並不是庄內的頭人發起的，而是有一些人豪興、喜歡熱鬧，就到番婆庄去請一位叫天賜的人來教八音，八音吹得有興趣了，才正式請先生來教曲館。學習的成員有：楊春雄拉大三絃，許萬也會絃樂器，萬春仔打通鼓，楊仁忠（即楊春雄之二哥）、黃倫（亦會通鼓）打嗒鼓，其它還有萬發、阿人、阿界、楊阿桑是「吹」。後來整個曲館不能夠出陣，主要是失去吹的人手，尤其是十幾年前楊阿桑去世後，因爲平時他最熱心，最好商量的，一叫就肯來幫忙。

「先生禮」是一個月交一次錢，有時先生忙的時候，先生的哥哥矮仔南會過來幫忙教，他也是後場樂師。剛開始有三十多人在店仔「學長短」，到後來能堅持下去的只有十多人而已。那時候做農夫很辛苦，但因爲大家已經產生興趣，

常常練習到深更半夜；有時，爲怕湊不夠人手練習，還要硬性規定，在晚上幾點鐘以前，沒出來練習的人便要罰錢。傢俬是學員大家共同出錢到彰化買的，特別是那座葫蘆形鼓架，是用整塊木材雕刻而成的，價值約有一分多地的代價，當時爲了集資買鼓架，「先生禮」一時湊不起來，而去跟先生要求延緩一段時間時，先生還罵說：「連曲都還沒學好，就連棺材板都準備好了」，先生的脾氣並不好，大概是因爲孩子太多，照顧不來而常心情不好，常常板著臉，不苟言笑，但他喜歡喝酒，大家就輪流煮點心去陪先生喝酒，等先生心情好時，再乘機請教曲藝，如此像長春共有一百零二目，他們二、三個晚上就學起來了。先生生前教了很多地方，但真正得到真傳，也只有本庄而已。而要不是嗒鼓手楊仁忠死得太早（約四十二歲即過世），曲館差點連「傢俬虎」也要訂做了。

出陣的場合像迎媽祖、刈香，還有庄裡人娶新娘的時候；有時旺季時，曲館還要分成兩陣八音出去演奏，因爲他們有兩支大吹和兩位嗒鼓手的緣故；娶新娘時，不但前一天晚上要排場二、三個小時，拜天公時，還要充當後場，如此折騰到天亮時，又要組成八音去迎娶新娘，實在很累人。另外，和曲館有干係人物有喪事，像明治仔的母親九十多歲過世、楊榮啓的母親過世，曲館也去排場。喪事和喜事的曲目其實是一樣的，但是在表演時，方式略有不同，像是秦世美過錫時，雖然是件皆大歡喜的事，但牽涉到一個「死」字，所以樂聲不能太響亮，而要簡捷的輕輕帶過去，但是他中狀元時，則是件大大的好事，所以樂聲還是要「很響」才行。附近的庄頭像汴頭、草湖也常來請曲館，但庄內的出陣

都是義務性質，只有在排場的場合接受人家的檳榔、煙酒的招待，另外收的紅包，留下一些當修理傢俬的費用，其餘退回。

印象最深的一場拼戲，是四十多年前，他們才學成沒多久，即去溪湖媽祖宮和汴頭有歷史、有傳統的北管陣拼館，那時的嗒鼓手楊仁忠還害羞得直低著頭，也不敢看別人，只是顧著敲他的鼓界而已；照理講，南管的口白是白話的，不像北管用聲唱出而較得老人及男人的欣賞和歡心，南管大多只有婦女和小孩子看而已；而先生爲了爭面子而出奇制勝，叫了兩三個「菜店查某」（即酒家裡的藝妓，其因職業需要，有人學南北曲，一樣很飽學）上棚唱曲，一時造成轟動，衆人都爭著看他們，結果北管的人直罵：「爛牛肉還吃三遍，真是丟人丟到家了」，但從此後，他們的膽色具備了，什麼大場合也不再怯場，而能處之泰然了。

另外像楊春雄娶媳婦過門時，雖然兩家只是住對面而已，但曲館的子弟們堅持要熱鬧一陣，大家穿起長衣、拿著傢俬吹八音，帶著新娘轎子到溪湖街上去遶一圈、風光一下。

而他們沒有學「上棚做」（上臺演戲），一般只是坐場、排場而已，而演奏的曲目，九甲曲即品仔管路，南曲則是銅管路。傢俬原先說要放在店仔保存起來，結果也不知被誰借走了，就因此遺失了，而曲簿卻還有很多，保存在村人楊榮啓的家裡。庄廟的主神是媽祖和王爺，庄內沒有人參加彰化的媽祖會，也不會到彰化刈香。

· 八十一年八月五日訪問許萬先生（七十六歲，館員）、楊春雄先生（七十四歲，館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五) 溪湖鎮竹圍仔振興館

竹圍仔振興館的歷史比同庄的曲館還要早，當時的師父是田尾人，大家都叫他「老機師」，跟他練拳的人，一共約有三、四十人。練習的地點原先在保正徐石慶的家裡，後轉而在學習的人家中「門口埕」較寬者練拳，最後則改在庄廟前面練習，傢俬兵器也多放在庄廟中保管。最後一次出陣是在二十多年前到鹿港去刈香，那次，受訪者許萬、楊春雄雖然是曲館子弟，在空閒時也被叫去拿傢俬，幫忙去遶境，還記得那些會武的，從一開始出庄就操練拳套、傢俬，說要打到湄洲媽那邊，聲勢好不盛大，不過倒是件累死人的硬差事，尤其是師父所糊的獅頭很重，有十七、八斤，普通人拿著走就很吃力了，更不用說是舞動了。

獅陣還存在時，請媽祖或刈香，都會出來走在熱鬧陣頭的前面。在師父過世後，即沒有其它人來教了，只是由老輩的成員彼此觀摩指導而已，並沒有訓練新成員。

·八十一年八月五日訪問許萬先生（七十六歲，曲館子弟）、楊春雄先生（七十四歲，曲館子弟），周益民採訪記錄。

(六) 彰化市後港仔木金國術館

本日下午所找的是靠近「頂番婆」的後港仔，因為據人指點，彰化市內並不止一個後港，故只有找最近的後港仔。

報導人卓金樹，人稱木金，招牌上雖是寫國術館，但內部反而比較像是接骨所，此國術館已經有三十多年歷史，當初成立主要是為了參加臺灣省國術協會，故自費創立此國術

館，他以前曾經練過武術，先後拜過三個師父，在二、三十歲時被日本人調去當兵，回來以後開始習武，順便學習接骨技術，木金國術館現已不再招收子弟，以前來學的人多是四、五十多歲的人，且在學成後便自己發展去了，木金現年七十五歲。

卓金樹曾向林錦郎學習武術，並學一點接骨，學了十二年，他們二人有親戚關係，林錦郎是卓金樹姊夫的叔叔，荊桐脚（今荊桐里）人，現已歿。林錦郎曾開設武館，叫做「張義堂」，這個張義堂聽說是唐山人來臺創立，何時起館無法確知，曾出過陣但只限於庄內，通常只有廟會以及八月十五日請媽祖才出陣，出陣純屬娛樂，並不收取紅包。獅頭現已燒掉了。

張義堂在每晚七、八點至十點之間練習，不知是否有拜祖師。不知傢俬如何來，但通常是有錢的人出錢修理，拳種屬義高拳，是硬拳，林錦郎若仍在世的話，則應該有一百多歲了，阿郎師掌館時約四、五十歲。日據時代並未被禁，活動只限於本庄，而且也限於荊桐脚內發展，未曾和他庄互有交流。另外，也教授鶴拳。此時代（光復時）木金國術館已成立，剛開始替人接骨是免費的，但日後接骨出師後就漸收費了。

卓金樹在向阿郎師學功夫的同時，還拜埔心梧鳳村的黃禮學接骨，剛開始的時候，黃禮不肯收他為徒，然而最後還是教他，前三年類似去打雜工，第四年才正式開始傳授功夫給他，自此學了十年，為了學習接骨，他曾至墓地與人一起撿骨，藉以了解各種骨科疾病。

跟阿禮師學了十幾年後，和唐山人（不知那省）王樹金

學拳頭一年，王樹金來臺後住八卦山，教授形意拳，他來臺灣未曾開館，但曾在臺中某館教授過。當時木金已經四十三歲，一年後又與彰化市李貴昌兄弟學習六年太極、八卦、形意拳。

· 八十一年一月三十日訪問卓金樹先生（七十五歲，木金國術館館主），邱詩文採訪記錄。

作者簡介

林美容女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所畢業，美國加州大學 Irvine 分校社會科學博士。專攻文化人類學，目前主要研究領域為臺灣漢人傳統社會組織。已出版「人類學與臺灣」（稻鄉）、「漢語親屬稱謂的結構分析」（稻鄉）、「草屯鎮鄉土社會史資料」（臺灣風物）、「臺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中研院民族所）、「臺灣人的社會與信仰」（自立），另有「臺灣的民間信仰與社會組織」（聯經）一書，正在出版當中。

— 彰化媽祖信仰圈內的曲館與武館 —



圖一 埔心鄉埤腳鑿梨園成員黃石先生



圖二 埔心鄉羅厝永梨園大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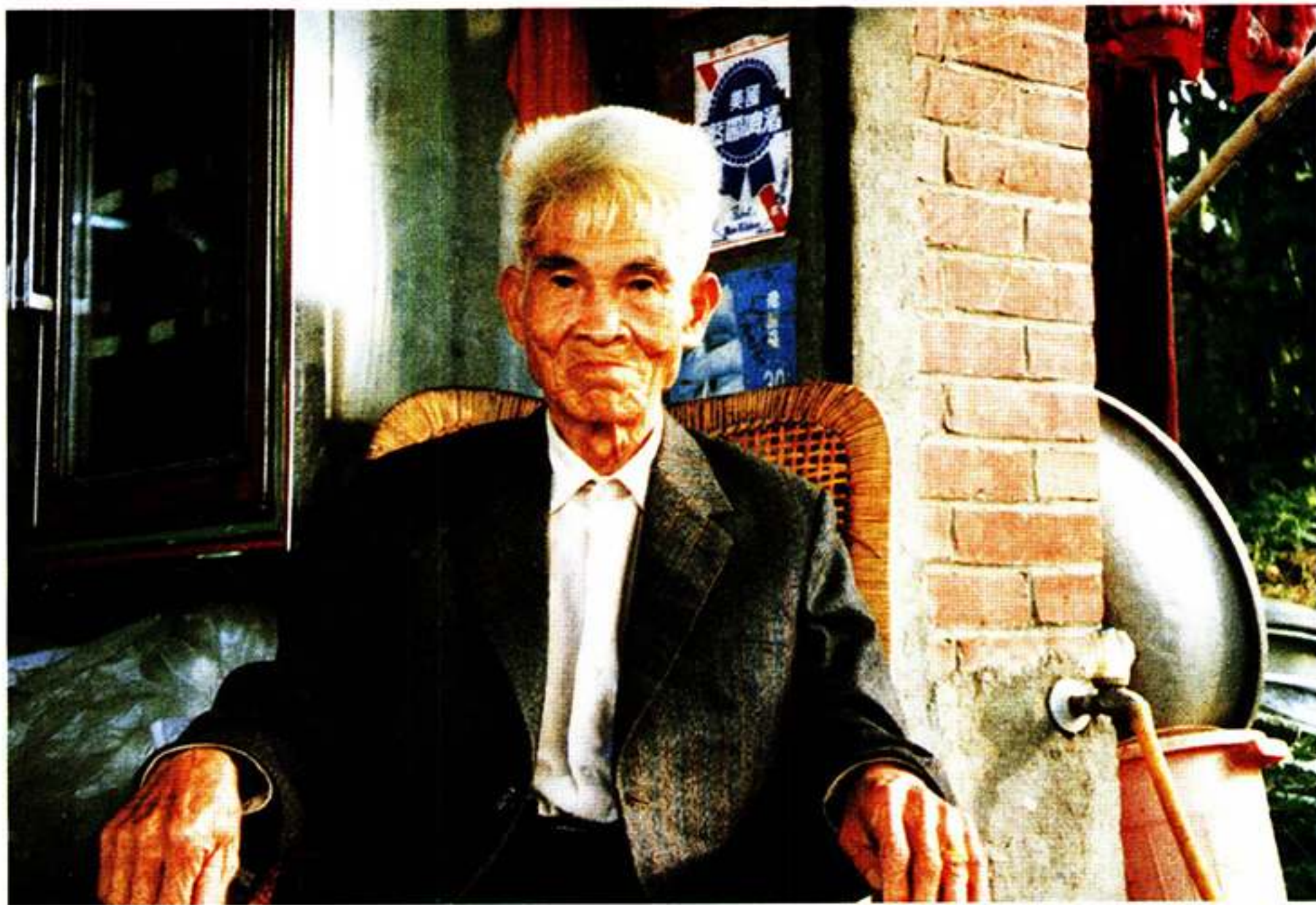
圖三 埔心鄉羅厝勤習堂師父邱白及獅頭



圖四 埔心鄉舊館員樂軒受訪者蔡垂發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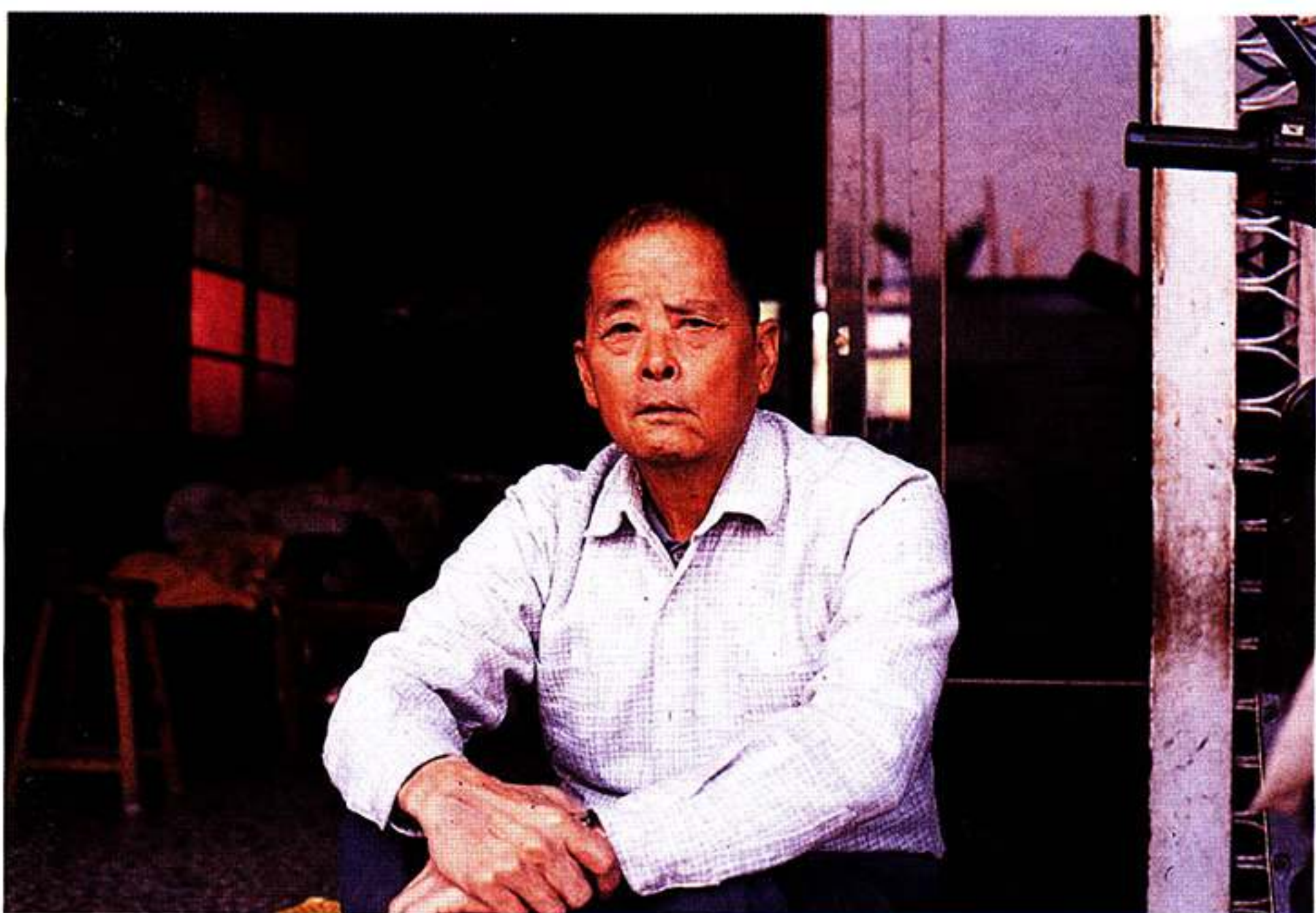
圖五 埔心鄉義民集成軒師傅謝富有曾組慶樂團掌中班



圖六 埔心鄉仁里雅南珠師傅巫連通先生



圖七 埔心鄉仁里北邊角勤習堂受訪者涂俊成先生



圖八 埔心鄉仁里南邊角勤習堂受訪者張金逢先生



圖九 埔心鄉瓦窯厝勤習堂瓦南村負責人陳耀東為患者包紮



圖十 埔心鄉瓦窯厝勤習堂瓦南村負責人陳耀東奉祀五祖



圖十一 永靖鄉竹雅軒師傅邱閩先生與筆者合影



圖十二 永靖鄉崙仔尾以成軒曲脚胡安示範殼仔絃演奏



圖十三 永靖鄉永靖後街同義堂師父蔡石先生



圖十五 在田尾睦宜和義堂訪員試拿籐牌



圖十四 田尾鄉睦宜和義堂獅頭與傢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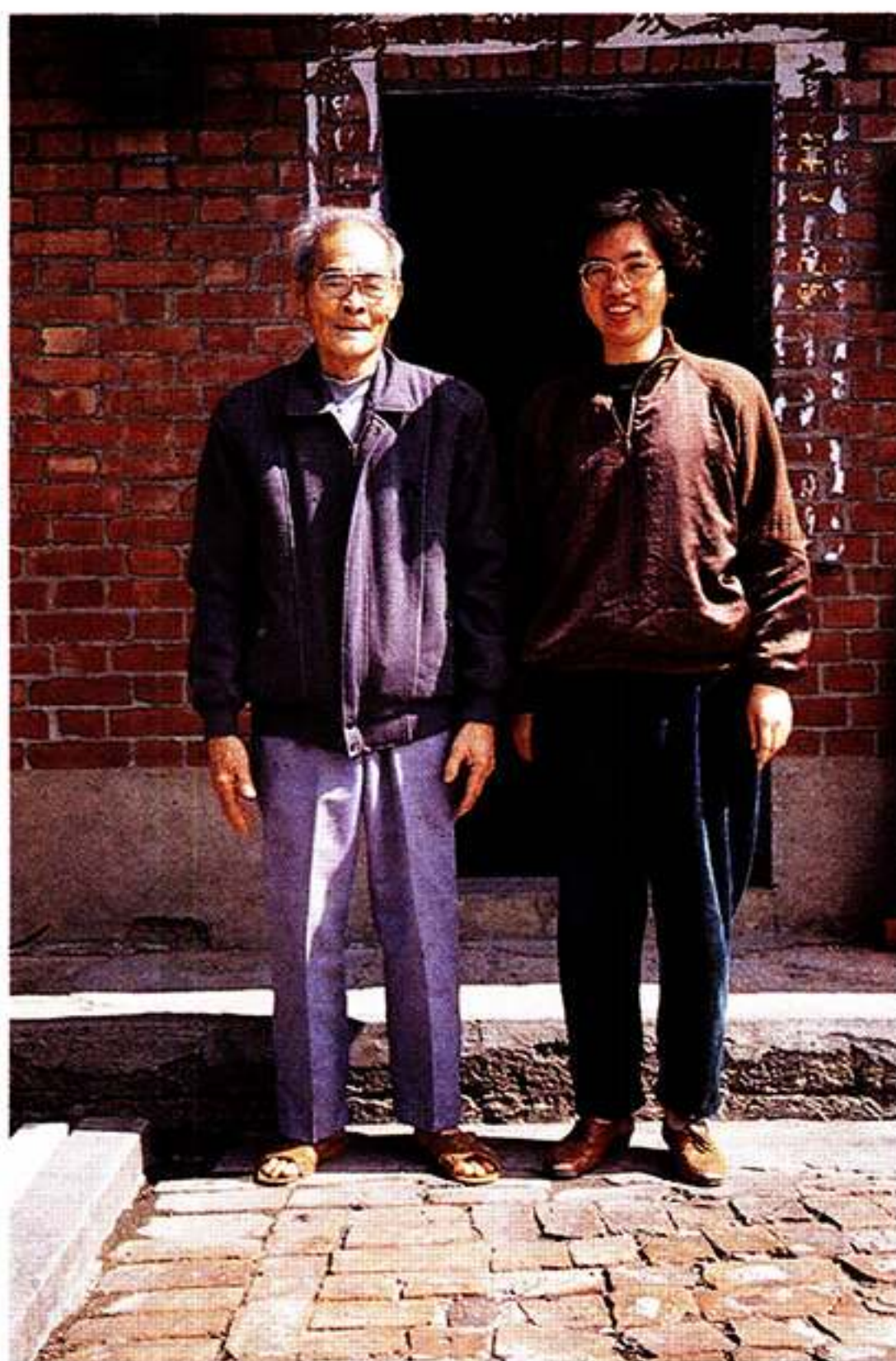
圖十六 採訪田尾鄉紅毛社振興館老師父陳松之子陳紹輝縣議員



圖十七 花壇鄉番仔墩祥樂軒館址所在的村廟厚載宮



圖十八 花壇鄉番仔墩祥樂軒館址在厚載宮左廂



圖十九 花壇鄉番仔墩祥樂軒受訪者郭秋明先生

